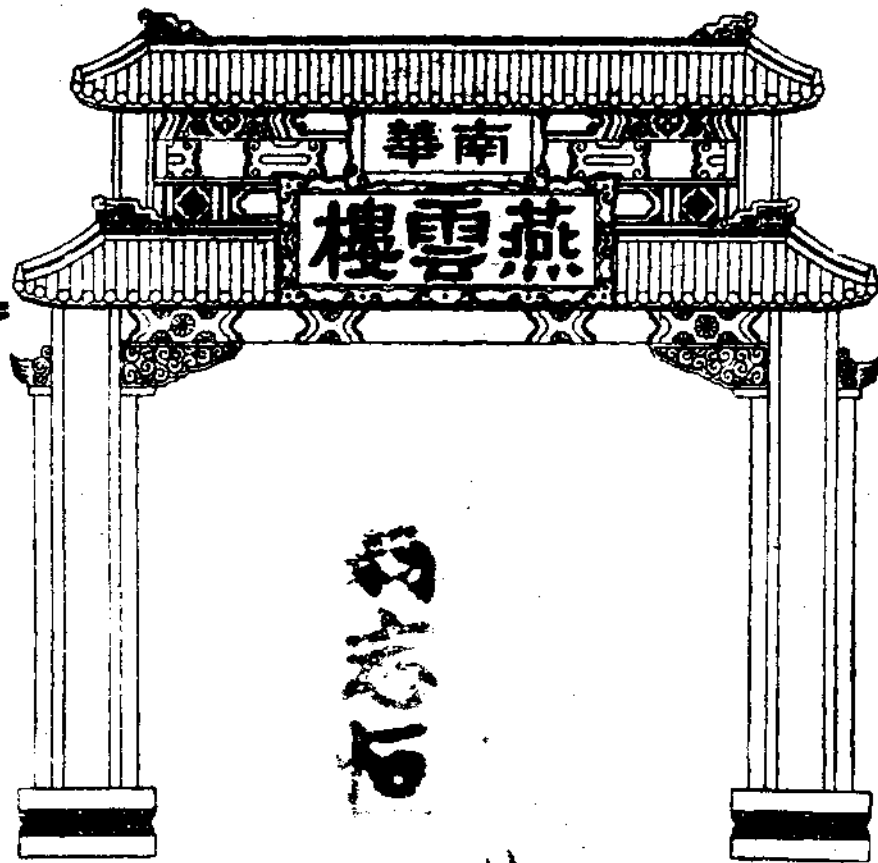


加復以無厚之張皮

店商帽鞋鳴鶴

港香 海上 京南



· 迎合上海人胃口 ·

· 提煉北平菜精華 ·

燕雲樓

午餐

三種菜餚 · 三種價錢

小盆 | 中盆 | 大盆

在午餐時
間，本樓供應
小吃菜餚，分
小盆、中盆、
大盆三種，盆
子雖分大小，
菜餚同樣烹任
，同樣美味可
口。貴客光臨
，可以視需要
而斟酌點菜。

盆子有大小
菜是一樣燒

電話九二五二

南京路雲南路口

第三期 目錄

漲潮的時候 (上)	施濟美文·魯少飛圖 (六)
論 Lady First	羅塔 (一五)
白官主人的苦悶 (附圖)	陳湘 (一六)
舞潮案始末記 (附圖)	徐步 (二二)
謝北城做夢	謝北城文·樂漢英圖 (二五)
小慧集	鄭逸梅 (三三)
白淮仲的過去及其它	孟侯柯 (三四)
到之江大學去 (枕簟雜記之二)	胡山源 (四〇)
還珠樓主及其作品的研究	徐國楨 (四六)
被放棄了的情感線	錢今昔文·秋嘉圖 (五二)



星社感舊錄……………范烟橋(壹)

空中時代的來臨(附圖)……………郁強(次)

浪子手札……………小鳳(次)

香烟和李增跳和阿水……………徐淦文·歐陽紫圖(次)

小宇宙(附圖)……………洪荒(次)

在死亡的邊緣上……………蕭羣文·董天野圖(二四)

海市勞生錄……………眉子(二四)

珍珠……………(史坦培克原著)麥耶譯(二六)

• 長篇 • 包羅德偵探案 弱女驚魂……………姚蘇鳳(二三)

• 長篇 • 七彩盤……………韋茵(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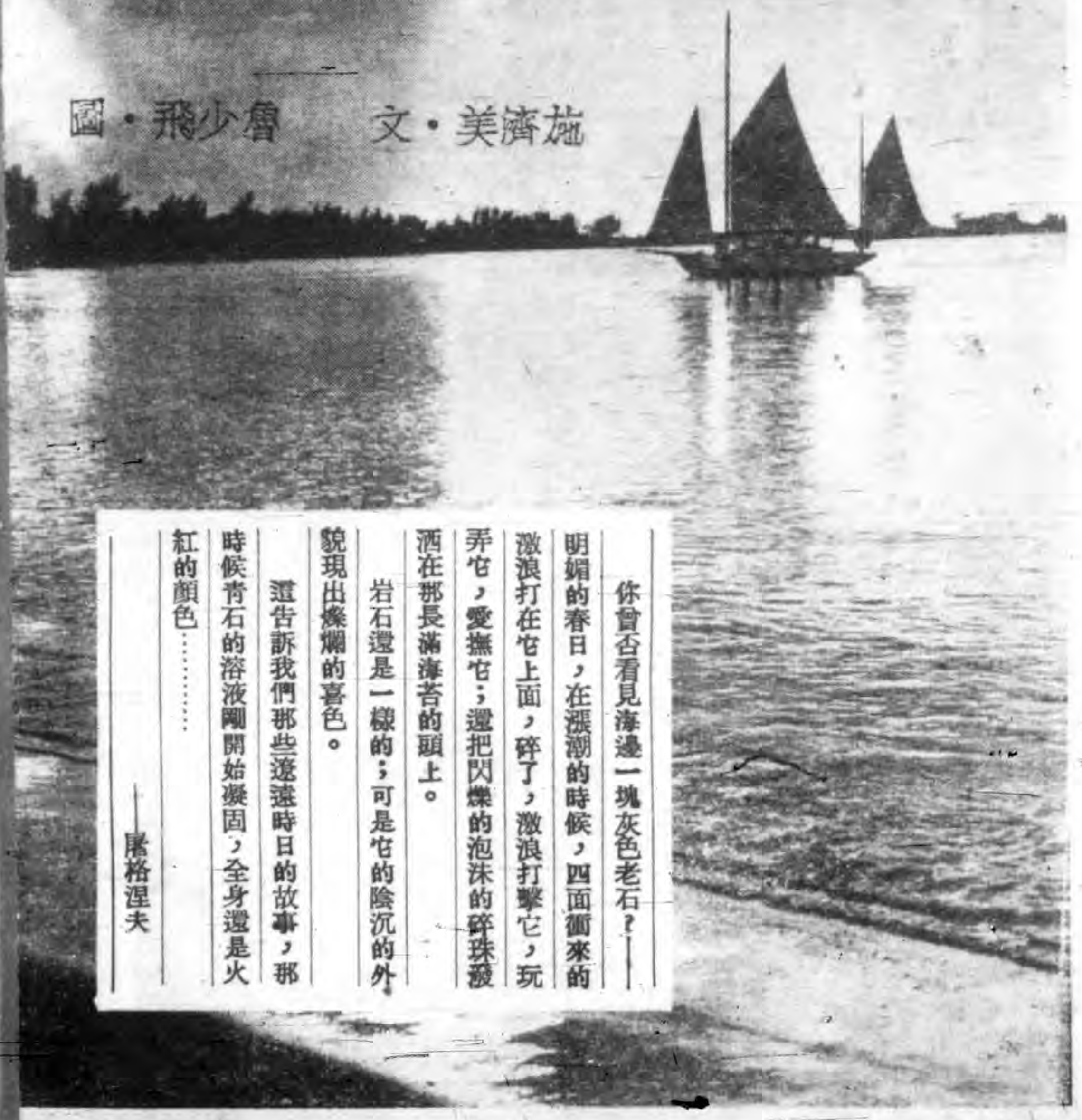
•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版 •



漲潮的時候

圖 · 飛少魯

文 · 美濟施



你會否看見海邊一塊灰色老石？——

明媚的春日，在漲潮的時候，四面衝來的激浪打在它上面，碎了，激浪打擊它，玩弄它，愛撫它；還把閃爍的泡沫的碎珠潑洒在那長滿海苔的頭上。

岩石還是一樣的；可是它的陰沉的外貌現出燦爛的喜色。

這告訴我們那些遼遠時日的故事，那時候青石的溶液剛開始凝固，全身還是火紅的顏色……

——屠格涅夫

那時候，雨好像漸漸的小了。

蘇虹一個人站在盡頭的迴廊裏，迴廊那邊，轉灣處的圓形的窗門，替烟波浩渺的五里湖鑰上了框，遠遠的一抹，若有若無的青色的痕，隱隱約約，又像山，又不像山，湖上無舟，只有寒風和冷雨，一隻大的水鳥，飛過來，只輕捷的一掠，又不知何往了。——這絕美的畫，應該給它一個名字，可是尋思又尋思，她想不出什麼比較適當的。她的心也像這迴廊一樣，幽暗而又空寂。

她低着頭，漫不經心的朝前走，一段暗沉沉的路走完了，到了拐角的地方，眼前突然亮起來，抬起頭：驀地瞧見一個人，拿了照相機，鏡頭對着她，在給她拍照哩。蘇虹生起氣來，正待責問他的無禮。

誰知道那個人先發話了：『你怎麼這樣無理？』他雙目炯炯的盯着她，一臉的理直氣壯。

沒想到有這一着，她倒一楞，冷笑道：『怎麼？「我」無理？』

『我要爲這條長廊留一張影，你偏在這個時候闖得來。』

『是我走進你的鏡頭麼？』

『難道還是我的鏡頭找上了你？』他諷刺的說：『就只剩下這麼一張底片，又被你弄糟。』

世上竟有這樣不近情理的人！蘇虹無法叫自己不

發脾氣，勃然的道：『先生，如果你有神經病，那也算了。否則，一個挑大糞的比你懂得一點禮貌，一點規矩哩。』她真恨不得抽他一個大耳刮子，這個一臉倨傲的傢伙，像是選擇了全地球最硬，最冷，最冥頑不靈的石頭雕起來似的。

「石頭」搖搖他的頭，笑了，極飄然的一笑，之後輕描淡寫的說：『到處都是講規矩的人，天哪，又是一個。好吧，上等的小姐，請問怎樣才是一個「不是挑大糞的」人應有的禮貌呢？』

蘇虹不理睬他，撥轉身就走，氣忿忿的離開了盡頭。

她搭上一輛開往龜頭渚的汽車，車子裏除了她之外，只有三個鄉下人，顯然不是遊客，跟禮拜天佩瓊陪她來時的擁擠情形是迥然不同了；大概因爲天氣太壞的緣故。於是她有了這份從容的閒情，向車窗外眺望，雨又漸漸的大起來，由一點一點，成了一絲一絲，漸漸的化爲一片白茫茫；白茫茫的雨，在白茫茫的天和白茫茫的湖之間，這世界也變成白茫茫的了。

快到龜頭渚的時候，汽車行駛在太湖的邊緣，好像一個不小心就有開到水裏去的危險。另一邊却是一帶山崗，被雨水沖洗過之後，那土紅色分外的鮮明了，鮮明的色澤使得這山崗更挺秀起來。——蘇虹忽然覺得這不是江南，江南的水是軟的，山是溫的，——

這壯麗的景物，頗有幾分像浙西。蘇虹長到這麼大，從不會去過浙西，但是在她的夢魂中，浙西的山山水水就是這個樣子的。

下了車，依舊是那樣濃密的雨陣，只一剎那，她的臉上，頭髮上，就沾了許多水滴，剛陰乾了的雨衣，又淋得濕漉漉的；蘇虹想起自己怎麼會忘了戴上雨帽？但是，當她此刻想起來，才發現雨帽已經不知在什麼時候丟了。

龜頭渚也像蠶園一樣，一樣的寂寂無人。連駝背的老公公和他的一羣泥娃娃也沒有來，因為這樣壞的天氣斷然不會有遊客來扔圈子。

蘇虹站在半山處，再去看那對面遠遠的青山，和茫茫的太湖。假使蠶園是輕描淡寫的煙雨樓台，那麼龜頭渚就是一幅潑墨山水。——自然，三天前，佩瓊帶了她來作第一次觀光的時候，這幅畫在冬天的明麗的陽光裏是著了色的。但是蘇虹却比較偏愛今天的情調。

她懷着一種奇異不安的心情在滑滑的山路上走着，朝前，向上，有什麼使命似的，一步也不停留，像「天方夜譚」裏的落難公主到寶山上去拜訪那全能全知的會說話的鳥麼？一步也不停留。……雨越下越大了，她才走進一家茶室，裏面沒有客人，只有一個白髮的老婆婆在燒茶，嘴裏喃喃自語，仔細一聽原來她

在唸佛哩。蘇虹跟她要了一杯香片，揀了靠陽台的座位坐下。她把雨衣晾在籬椅背上，然後從手提包裏找出一把梳子，整理被雨水打濕了的頭髮。老婆婆唸着楚佛到裏面一間屋去了。

陽台外面，是天，是雨，是青山的影子，是湖水的聲音……

一陣脚步聲響在她的背後，不是那老婆婆蹣跚的步子，準是什麼吃茶的客人，蘇虹沒有回過頭去，却無端的皺起眉。

「小姐，這是你的帽子麼？」
她掉過臉，有點慚色：「謝謝你。」不自覺的站起身來，也不知該怎麼才好。

那個人將雨帽放在茶桌上，抖了一抖他自個兒身上的雨水，挺有禮的說：「你把它忘在蠶園的迴廊裏，我追出來，車子已經開了，只有等後一班車，本來我並不打算到這兒來的。」

「真是……」她期期艾艾的道：「太勞駕了！」
「那兒的話！」他笑了笑：「我想；照規矩」
「我此刻應當說『再會』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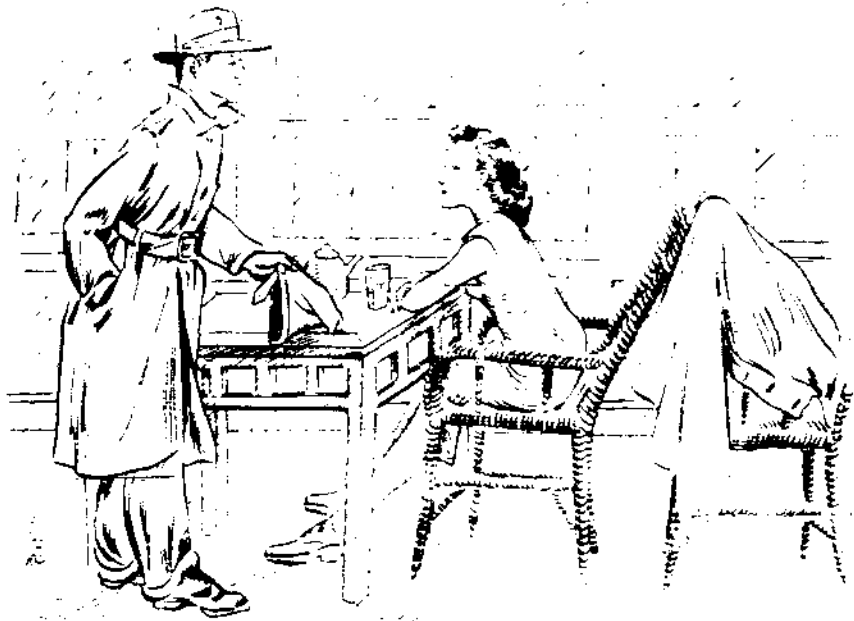
蘇虹漲紅了臉，窘得說不出一句話。她看了看陽台外面的天，黑黑的雲層，萬馬奔騰似的湧過來，傾盆大雨就在眼前。她捉住一點「靈感」，含糊的說：
大雨就要來了。

他「哦」了一聲道：「大雨就要來了」？那麼我有了可以暫不離開此地的理由；「脫下雨衣，他瞅着蘇虹笑道：『小姐，你很「外交」，但是寫文章的時候暗暗寫往要費較多的思索。現在，你總該覺得「禮貌」比「挑大糞的人」更加來得討厭？」

蘇虹板起臉，冷冷的說：「先生，我的確很感激你，但是我想我們沒有因此就將話題從「雨帽」扯到「禮貌」的必要；」她拿起手提包和晾在籐椅上的雨衣：「現在我要走了，讓我再鄭重的說一聲：謝謝你送還我的雨帽。」像在蠶園一樣，她很快的撥轉身，打算走出這茶室。

那個人從她背後走過來，輕聲的，心平氣和的笑着說：「小姐，你又忘了你的——雨帽。」

蘇虹一咬牙，暗暗埋怨自己的粗心，她接過他手裏的帽子，想着也不禁失笑，然而不能笑，由於一種古怪的自尊心；她僵僵的道了一聲謝，臉上還留着沒有來得及收起的半點笑意，但也凍住了。她把帽子戴好，忙不迭



的就要走。走得越快越好！

這時候，他有禮的走過去為她開了門（蘇虹看得出這一回不是那故意偽裝出的過份的禮貌），門外的山路上，滔滔的大雨直往下沖，翻山攪海般的，地上

冒起一層白煙，一個風勢過來，那雨水就跟潑進來似的，飛得他們滿身滿臉；蘇虹「嚇」了一聲，人直朝後退；他把門關上，回過頭來，對她說：「這麼大的雨，停一會兒走吧。」他臉上的表情，呈現着極度的謙和與真純，沒有倨傲，沒有嘲諷，蘇虹默然了。

老婆婆走出來，看見這位剛來的主顧，雙手合十，唸了聲「南無阿彌陀佛」，熟悉的問：「這位先生，還是來一杯菊花清茶？」

他搖搖頭，沉吟道：「今天我想喝茉莉香片。」

老婆婆詫異的瞥了他一眼，不言語，沏了茶，自顧念着經蹣跚的走開了。

蘇虹瞧着桌上的兩杯茶——兩杯又濃又苦又有

芬芳的茉莉香片，只是出神，她的思索也像這茶煙的繚繞；既然她不會告訴那老婆婆這剛沏的一杯茶不該擺在她的桌上，那麼她也就更想不出一個婉轉些的方法拒絕這陌生的人和她坐在一起，何況——。蘇虹像大多數剛從大學裏出來的女孩子一樣，有時候不知天高地厚到麻木不仁的地步，一下子又會連走一步路也要瞻前顧後的考慮，愛發脾氣却又頂容易怕羞，怕惱了人。此刻的蘇虹和剛才有點不同了。……

茉莉香片漸漸的淡了。

雨已停，雲影兒背後有一縷晴光在移動，指不定太陽就要出來，他們將籐椅搬到陽台上坐着，無限好的潮光就全在眼底了。

『一會兒陰一會兒晴的，正月裏的天氣像黃梅一個樣，』蘇虹在自言自語：『真是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的事情多着呢，你從南京往上海，我從上海去南京，彼此却在無錫遇見。』

蘇虹忽然想起她的學校裏女生訓導主任徐素珊碩士的冷若冰霜的嘴臉，以及碩士所有的金玉良言，禁不住有所戒備，她害怕聽這一套，什麼萍水相逢一類的话，連忙以極科學的方法更正：『這又有什麼稀奇？從A到B畫一根綫，從B到A畫一根綫，自然要在中點C相遇了。』

『當然，』他挺正經的承認：『這一個中點C就是一頂雨帽。』

蘇虹忍不住笑了。

太陽給大雨洗過的自然抹上新鮮的光艷。

蘇虹讚嘆道：『這樣的山，這樣的水。』

『你爲什麼不再說一句？——這樣的人物。』

『但是這兒看不見什麼「孤舟蓑笠翁」，也不見「遙指杏花村」的「牧童」，更沒有琴、棋、書、畫，漁、樵、耕、讀，和春、夏、秋、冬。』

『難不成你，我，都算不得人物？』

『抱歉得很，我忘記了尊駕。至於我，』她抓了一個報復的機會，冷笑道：『已經弄糟了人家的照相底片，怎敢目不量力的和這明山秀水相提並論？恐怕污了這幅畫兒麼？』

『你還在生氣？』

『什麼叫「還在」生氣？告訴你，我壓根兒沒生氣，我從來不爲了不值得生氣的事情生氣。』

『那就好，』他點頭道：『我也是。』

『你也是？』她皺着眉：『那我就不是了。』

她的稚氣的執拗十分可愛。他笑起來，告訴蘇虹道：『你真是應該入畫的。』

『好像你對於繪畫倒挺有研究似的，果真，我很榮幸了。』

他仍是笑着，對於她的諷刺不加理會。隔了一會兒，他忽然說：『我很想聽聽你對於職業問題的意見。』

『沒有什麼意見，教育系的畢業生無非是到中學裏去當「人之患」罷了。』

『那也不一定呀。』

『你打算給我找別的事麼？』她開玩笑的問。

『也許。』

『我可具有一份「萬世師表」的鴻圖哩。』

『天下最慘的事，莫過於一位年青小姐有一張「刀槍不入」的教員面孔，我不忍目睹這樣的慘劇發生。所以表示反對。』

『更慘的是，我並不要徵求誰的意見。』她有點兒悻悻然。但是想到訓導主任，那張碩士的臉兒，真的是「刀槍不入」，不禁啞然了。

『譬如說家庭教師就好得多，因為用不着對許多人講經說法的緣故。同樣一張教員面孔，學校教師是滿面秋霜，家庭教師就是「秋天裏的春天」——』

『看樣子，你可以以「教員面孔」為題，寫一篇出色的畢業論文哩。』蘇虹諷刺他說。

『我沒有那麼大的抱負，』他笑着：『我只有一个希望。』

『希望？』

『希望能給你介紹一個家庭教師的職業。』

『那你一定要失望了。』

『爲什麼？』

『因爲我的皮包裹已經有了三封介紹信，我想到上海之後，也許不會落空的。』她有意要給這個人一點難堪。

『那也難說。』

『多承關注，但是我很樂觀。』——而且，就是找不着事，我也不當家庭教師。』

『爲什麼？』

『需要家庭教師的學生，不是嬌生慣養的太子和公主，就是留級生，』她惡意的說：『再不就是小癆病鬼。』

『你怎麼可以出口傷人？』

『我傷了誰？』蘇虹睜大了眼睛。

他「唔」了一聲：『沒有誰，』笑了，停了停，固執的道：『不管你去不去，我總存這麼個希望，我有個朋友，那家的孩子，不是公主，不是留級生，也不是小癆病鬼；但是需要一位家庭教師。』他從上衣的口袋裏拿出幾張大小不一的名片，挑來挑去，選了一張，正待寫字，忽然笑了：『說了這許多話，我們彼此還不知道姓什名誰哩。』

『你打算請教我的尊姓大名嗎？』她也笑起來：

「我姓蘇，蘇州的蘇，單名虹，天上的那個虹。」
「蘇虹，」他唸了一遍：「這名字好極了，好得像是假的。」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爲什麼假的呢？」

「是真的就再好也沒有了。」他在那張名片背後

寫了幾個字，遞給她道

：「我的「尊楷」見笑得狠，但是千萬別因此就把它扔掉，說不定有點兒用處。」

蘇虹接過名片，先不去看他的「尊楷」，也許她更快的要知道一下這個人的尊姓大名，她輕輕的唸道：「陳

——亞——男，」然後驚奇的朝着他：「這名字更好極了，好得像是——真的。」

那個「陳亞男」搖頭直笑：「我忘記帶自己的名片，所以只好冒牌別人，來一個「借屍還魂」。」他

在一張破報紙上寫了三個字：趙堯進，告訴蘇虹道：「道才是我的尊姓大名。」

陳亞男名片上趙堯進的「尊楷」是：「茲介紹蘇

虹女士前來一談，請予接見爲感，此致謝實樹夫人。」——後面又寫了一行路名及門牌號碼，想是謝家的地址？蘇虹問也懶得問，打開手提包，隨手朝裏面一放。

趙堯進叮嚀道：「請你將它和你的三封介紹信擺

在一塊兒，千萬別跟那些不值錢的五百元幣混在一起

蘇虹站起來，心裏實在惱他，昂了頭，把脖子一僵，說：「謝謝趙先生的「栽培」。——收拾起雨衣，打算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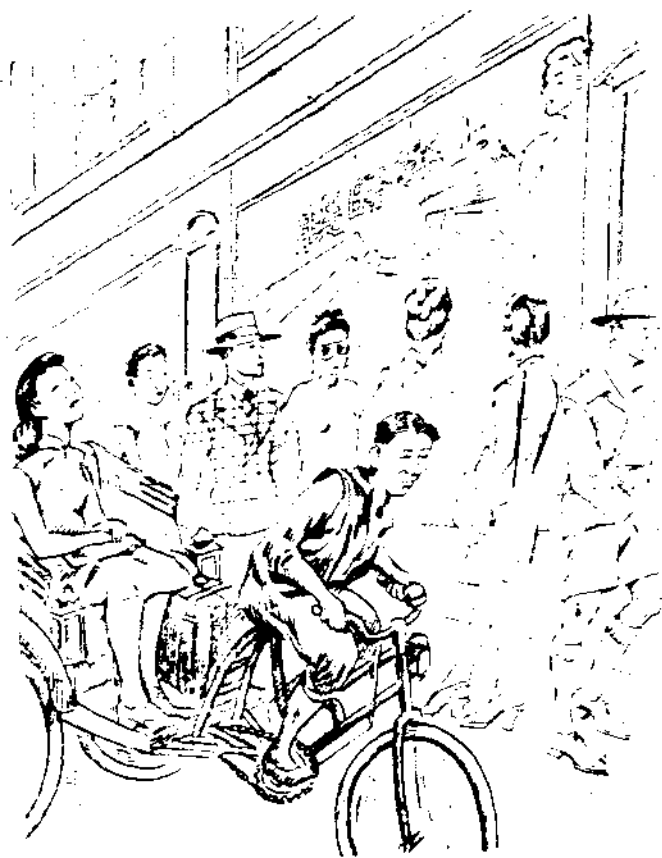
趙堯進找着那老婆婆付茶資，蘇虹堅持她的一份要自己付錢，趙堯進兩手一攤，聳肩說：「那就乾脆你

請客吧。」

也不。」

但那整扭的趙堯進偏不肯給錢：「爲了送帽子，這趟車錢也比一盞茶資貴哩。」

蘇虹沒奈何，只得「逼上梁山」的請一下客了。



X X X X X

兩天以後，蘇虹到了上海。

她寫信給她的朋友佩瓊：「……三輪車經過最熱鬧的大街，那陸離的燈光仍是依舊，我眼花心亂了，不像去年隨學校參觀團來時的鎮定。這麼多的燈光，這麼多的聲音，這許多陌生的人臉，我覺得我是孤獨的了。但是同時，又覺得這一切全是我的，因為從今天晚上起，我也是這大城裏的一份子，正像那些熙熙攘攘的人一樣。我要活得理直氣壯，我是如此的樂觀……」

沒有等得及無錫的覆信寄到上海，她的第二封信又付郵了：「……今天去過一個地方，那是一個極有名聲的女子中學，校舍很好，環境幽美，正是讀書的勝地，校長黎學謙女士，是個學問道德均有很深修養的人，和藹可親。她已留下我的地址和電話，並且表示極願爲我設法，……小瑜問你好，因為她的「小小瑜」在長牙，發了燒，這兩天很不乖，所以她不能給你寫信，盼望你有暇到上海來玩，像招待蘇虹一樣的招待佩瓊：「不好的吃和住，還得幫着我抱抱孩子，但是給你足够的睡眠，給你一餐弄一個頂愛吃的菜，還給你大量的無價的恬適和愉快。」——這幾句是小瑜自己寫的。她問我：「我的字是不是比以前更潦草？」我答：「你的性情還是跟以前一樣的愛熱鬧。」……我還沒有去看過一場電影，雖然報紙上告訴我有

那許多好片子。在無錫，當你去辦公的時候，下雨天氣我尚有興一個人從宿舍溜出來去逛蠶園；在上海可就不同了，小瑜很少能陪我出外走走，一個人看電影我却無此「勇氣」，只有在滿是陽光的大街上看看樹窗和路上行人，上海的小孩特別好玩，上海的女人也特別漂亮，……現在，黃昏已經過去，大概你正下了班，回到宿舍裏，在織那件一九四七年春季最流行的絨線衣了？對過的夏小姐，這時候她正坐在床上，雙手抱膝，膝蓋上放着徐舒的「風蕭蕭」，那本她看了不止一遍的書，和你爭長論短，批評着白蘋和梅瀛子的誰好誰不好吧？……你瞧我多昏，上次信上就忘了寫，這一趟差點兒又不記得，小瑜叫我謝謝你的「骨頭」……」

蘇虹寫給佩瓊的第三封信：「……那位穿馬褂的事務主任摘下他的老花眼鏡，期期艾艾的告訴我，他們的校長先生很古板，很少聘女教員，尤其是年青的女教員，因為這是一個專收男學生的中學，所有的教員也都是男的，只有一個護士是女的，但也有五十來歲了。……別了事務主任回家，小瑜給我一封信，那是黎校長派人送來的，原來她的學校裏只缺少教數理和理化的先生，問我願不願就。當然，我沒有不想去之理，可是我只得謝絕了，「是不能也，非不爲也，」現在真悔不當初，當初讀書的時候不在理科方面多

下點功夫……」

蘇虹寫給佩瓊的第四封信：「……我並不「英雄氣短」，然而也究竟樂觀不起來了，今天懷着鬼胎似地去進行最後一處地方，大有「生死存亡，在此一舉」之感。你看慘不慘？誰知道天下竟有更慘的事情哩，那個學校的校長看見我，也大有「如獲至寶」的樣子，說了沒有三言兩語，立刻「成交」，（我之所以要用道「成交」兩字，因為聘一個教員斷沒有如此迅速的。）她吩咐那個教務長爲我馬上排一下課程，那個教務長不假思索的就先在口頭上報告了一遍，她說話極快，像一把豆子，撒進了油鍋，又似說繞口令：「高中一英文，初中三國文，高一中國史，初三外國地理，初一初二中國史地，高二高三公民，一共二十個鐘點。」好傢伙，我忍住了笑，心想這倒通通都是文科的，但也够瞧的了，像菜單子上的「炒雜碎」，又似唱「戲迷傳」，幸而我是如此的「淵博」——學貫中西，博古通今——所以倒難不倒我，只是這個學校沒有宿舍，不能寄宿，距離小瑜家中又極遠，要換兩次車，途中要有一小時多的耽擱，我不得不加以考慮……直到今天，我才深切的體驗到找事是何等的難……」

蘇虹唱了一個月的「戲迷傳」之後，她寫信到無錫：「今天我領到薪水，只够半個月的電車錢，這還

是開學第一個月哩，以後物價還要不斷的上漲，也許期終的時候，連一天的車資也不够了，如果我有錢，也許我能爲這「神聖」的事業盡點義務，當然我並不會忘記「人生以服務爲目的」，但是同時人生也要吃飯才能够不死。……學校裏已決定不再去了，小瑜勸我不要當教員，其實開學已逾一月，事實上也不易再謀到教書的工作，她不知打那兒給我借了一架打字機來，我開始練習，不過遠水救不得近火，並且即使現在我已打得很熟習了，事情也並非一找就會找着的。……一個多月以前，我抱着海闊天空的希望來上海，誰知道竟是如此……回南京去，舅舅也許會替我在局子裏找一份小事，但是舅媽的臉，表姊表妹的冷嘲熱諷，我死也不去；現在，我天天注意報紙上分類廣告的聘請欄……」

又是一個禮拜之後，蘇虹告訴佩瓊：「……應徵的信寄出多多少少，有的如石沉大海，有的是原件璧還，只有一處約了面談的，原來是在三百個人中挑選兩個面貌娟秀的問訊處女職員……小瑜勸我不要氣餒，今天無意中被她發現了那一張「陳亞男的名片」，她說何妨去一試？萬一試成了，到底是個「事情」，如其不成，也無所謂，想想也只有這一着了。我打算明天去找那位謝寶樹夫人……」

（未完）

論 Lady First

羅塔



女人是曾經統治過這個世界的，以後不知怎的大權漸漸旁落於男人之手，我想當 Women 之中出現了 Ladies 以後，men 之中出現了 Gentlemen 以後，男子統治世界的大功已經告成，這無論在東方和西方都是一樣的。

但西方的「勁頭鯁」(Gentlemen)有一種怪癖，就是出外訪友或逛馬路時總不願空着兩手，非帶一兩件東西，例如：手杖，哈吧狗之類在身旁不可，有時他的被征服者「賴地絲」(Ladies)也就盡了這種任務，於是她們就能够在別的「勁頭鯁」家裏或其他公共場所露面，我想起先 Lady First 不過是禮貌上的需要，藉此表示各「勁頭鯁」間的友誼，其中含有「愛屋及鳥」之意，以後就是不用帶她自己也會在外面亂跑，由於西洋科學的發達，火車，汽車，輪船，電影……都一一發明，「賴地絲」們在人叢中擠的時候也就越來越多，這時她們

的身體已不及她們的祖先了。尤其是西洋「賴地絲」們中樞神經的構造比他種人特別脆弱，只要稍微一震動或受驚，就立刻「啊呀！」一聲暈倒地上，所以「賴」裏面的「賴地絲」們個個都隨身帶着「通散關」以防萬一。試想：當一個女人暈倒地上，怎不會因許多人圍着看熱鬧而途爲之塞呢？西洋人是最重秩序的，於是衆「勁頭鯁」相約曰：「此後無論何事女賓先請！」我想這就是 Lady First 從禮貌上的需要進入實際上的需要，此約大概起於工業革命策源地的英吉利，惟其正確年代已不可考，正如盧騷也無法告訴我們「民約」(Social Contract)究竟起於公元前幾年一樣。

總之，Lady First 所以起於歐洲的原因有四：①由於西人某種非東方人所能了解的精神；②由於「勁頭鯁」之怪癖；③由於歐洲科學之發達；④由於西婦之善暈。

且看東方的中國人是怎樣對付他們的「賴地絲」吧？我們的方法恰恰相反，因爲西方的文化是動的，東方的文化是靜的，所以洋人愛把她們放出來大家一塊兒玩或一個人公開玩給大家看；國人愛把她們鎖在房裏獨個兒陪着她玩，不准別人偷看。於是前者注重男女間的交際，後者注重男女間之「大

防」；「男女授受不親」，「七歲不同席」！此後還有什麼話可說呢？這當然是受了儒家的影響。最可笑的要算是「孟子」中的一節：淳于堯問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對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這裏所謂「權」，若用現在話來說，就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辦法」。我以為就是在平時，和嫂子有意或無意之中碰一兩下，實在也無沒關係。至於「嫂溺援之以手」更不必說了。但道學先生們又偏偏放不下心，還要費盡心思來解釋一番，假使他們在上海林森中路上碰見一對手挽手的男女，那麼對這一雙手（男女各一）作何解釋？算不算「權手」？我想除了拔劍之外別無他法。「防」就是吾國古時「勁頭鰻」對「賴地絲」最好的禮貌了。焉用 Lady First。

但話又說回了，「防」固然可笑，Lady First 實在也不怎樣的了不得。西方女人不必沾沾自喜，東方女人更不要望而生羨。我在前面豈不是已經說過了嗎？東方女人是被關起來玩的，西方女人則放出來玩，前者像動物園裏的動物，後者像馬戲班裏的動物，都一樣的被玩弄着；既要放出來玩，就不

得不教些花樣，給些小便宜；馬戲班裏的虎，豹，獅，象，會直立，會走索，會用鼻子吹喇叭，但不准跑出圈子以外的地方。西方的男子主張婦女參政，但又不給她們實權；擁護女權，但又不讓她們有完全發展的機會；要這樣才玩得有勁，又沒有危險。Lady First 就是逗她們玩把戲的一種小便宜；所謂禮貌，和實際上的需要，歸根結蒂難道不就是起於玩嗎？

Lady First 終於隨着一切的西方文化慢慢地傳入了東方一個有四千年歷史的古國來，現在就以上海這一地來說吧！上海可以算是一個科學很發達的地方了，交通設備方面有汽車，火車，電車，飛機，輪船，電梯；娛樂方面有電影院，劇場，跳舞場，游泳池，屋頂花園；人物方面則有國貨的「賴地絲」和「勁頭鰻」，總稱為「高等華人」，真可謂「人傑地靈」，在那裏我發現了變相的，上海式的 Lady First，這些新「勁頭鰻」們雖然會說 Yes 和 No，但我一直就很懷疑他們的國文程度，想必是少喫墨汁的緣故吧？他們當然沒有古「勁頭鰻」們能在繡花的絲手帕上題詩的本領，只好代之以「L. First」。現在讓我把它當衆介紹一下：何謂變相的，上海式的 Lady First。答：「當一部公共汽

車或電車到站時，裏面的新「勁頭鰻」們先用「審美的眼光」把上車的 Lady 從頭腳到打量一下，以視其有無 First 的資格；如果認為「滿意」，「勁頭鰻」就立正以示敬意。不幸這位 Lady 的尊面在「勁頭鰻」的審美的顯微鏡下發現了雀斑，或者鼻子不够「希臘」，頭髮梳得「不合時代需要」，那麼就恕不招待了。這時「勁頭鰻」們可以裝聲作啞，顧左右而言他。其實他們奉行的不是 Lady First，是 Beauty First。

西洋的 Lady First 雖然也很無聊，但實行的人到底是有誠意的，不但見之於公共汽車中，就是當輪船觸礁放下救生艇的一髮千鈞的時候，也能堅守勿渝。記得幼時讀「鐵達尼失事記」，連我這樣硬心腸的人也都給感動得流下淚來；洋人畢竟是洋人呀！他們能認真的玩，拼命的玩，負責的玩，玩的規則又那麼多，這種「忠於所玩者」的偉大精神，又那裏是我們東方人所能瞭解？你這般自以為能夠分別牛油和 Margarine 就很了不得的「勁頭鰻」算什麼？

一般人一提起婦女，總愛拿東方的，西方的，或古代的，現代的來作比，我以為就以此時此地的城市的和鄉村的相比，在某種意義上更有價值。現

在把城市歸入 Lady First 區，簡稱爲 L·F 區；鄉村歸入 No Lady First 區，簡稱爲 N·L·F 區。（但這裏的 N·L·F 和上面所說的在本質上完全不同，所以比較的結果可以得到另一種的結論，請勿併爲一談。）

L·F 區中的女士們在表面上好像處處都受着人家的優待，一切的設備也都爲着她們，但實際上是無時無刻不被玩弄着。N·L·F 區中的女士們在表面上沒有得到什麼，男人對她們也不怎樣客氣，沒有專門供給她們化妝品的工廠和商店，更享受不到 Lady First 的權利，我覺得她們所過的生活比城市中的摩登士女有意義得多，雖然鄉下佬打起老婆來也真狠，但我敢担保她們始終沒有變成男子的玩物，也未嘗受過侮辱性的優待，因爲她們拿起鋤頭，挑起糞担來，決不比男子遜色，所以也能直接參加生產工作。

N·L·F 區裏，我發現了「不東不西」「非亞非歐」的村野國的俄國（或許應稱「蘇聯」），在那裏，婦女們表面上比別處享受得更多，但實際上當然也幹得更多，這單靠着她們目前的社會制度是不够的，還有一個更主要的要素在——就是她們的鄉下氣，不要 Lady First。

白宮主人的苦悶

陳湘



• 宮白——府統總的國美 •

美國今年又達四年一度的總統競選，候選人的競爭已漸臻白熱化。但是，誰要爲了貪圖安樂而想擠入白宮，那才犯了大錯。——做總統實在是一件短壽的職務，假如當選者不是在白宮內消磨了自己的精力，他絕對可以多活幾年。

從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起，到現在的杜魯門止，總統就職時的平均年齡是五十四歲。連連任的時間合算在內，一位總統在白宮內所度過的光陰平均是五年半左右。總統死亡時的平均年齡則是六十八歲。

據美國戶口局的統計，一個五十四歲的美國男子祇可以期望再活十九年。如此推算起來，被選爲總統至少要減壽五年。

不錯，總統的物質享受是奢華的。但是，他却如同囚犯一樣的沒有自由自在的機會；聽差，警察，祕書，政客，和文武官員，一天到晚圍着他，就好像是他的沉重的責任的提醒者。

而當他冒險在白宮之外的時候，可能有一個帶槍的刺客向他行兇。

他沒有福氣抽空在星期日下午到朋友家中去談天，假如他去看球賽，在緊張的關頭他不能失態的呼喊，而必須穩重地坐着，就像是一個在保姆監視下的循規蹈矩的小孩子。假如他想吃花生米，場裏的每一只眼睛都會盯住他的嘴巴。

更糟的是他不能夠稍微着了一點涼而在世界之前搖鼻子。股票市場的漲跌全根據發自他的床邊的

文告。

但是，美國人又爲甚麼寧願犧牲他們的健康，他們的家庭生活去做總統呢？答案是不同的：母親對兒子的期望，威望和權勢，還有自有歷史以來的使人們不顧一切犧牲的領袖慾的誘惑。

哈定夫人意識到總統之職對她的丈夫的危險，便懇求共和黨的領袖們不要要求哈定出來競選。連哈定本人都不聽從她的懇求，但是，後來哈定終於祕密的告訴他的朋友說，總統之職是一個「殺人者」。

除非能够保護總統不再受美國人民所加於他的無謂的折磨，總統之職在將來還要殺害更多的白宮主人。

這些折磨之一是挾着風雪俱來華府的冬季帶來的社交季節。

從總統就職的初期起，成千的人們在冬季的黃昏擁向白宮去與總統握手，吃他的食物，在他的音樂中跳舞，還有東張西望。

在十九世紀初葉，男客們穿了泥污的釘底鞋跑來，把地板踏得一塌糊塗，鞘刀又把器具割壞，再加上吃喝的習俗，弄得杯盤狼藉。

近代的賓客舉止看上去就比較以前好多了，男賓穿着燕尾服，女賓穿着美麗的長袍，混身珠光寶氣。但是，這種莊重的舉止大部份都僅現於表面而已。他們偶而也會醉倒在矮樹叢中，有時候並且要做賊。當威爾遜總統夫婦舉行招待會的時候，會後他們發現計失竊刻有總統府字樣的銀匙四百把。

白宮的每年社交季節開始於十一月末，直到四旬齋開始爲止。（註：復活節前四十日間之齋稱四旬齋，或者大齋。）總共舉行外交宴會兩次，內閣宴會一次，款待大法官及最高法院的宴會一次，財政，郵政，內政，農業，商務及勞工各部官員招待會一次，最後幾場的交際活動是



• 柯立芝總統接受紅人酋長的頭飾 •

• 胡佛總統的手裏提了一條魚。



招待參議員，海陸軍及宴請白宮的發言人，然後以衆議員招待會爲結束。

宴會開始於晚上八點鐘，招待會則遲一小時。差不多所有的白宮冬季社交活動都要求男女來賓穿正式的晚禮服。一個不穿胸衣的女賓，就會被認爲等於不穿衣服；要是

不戴珠寶，她就會被認爲忘記了打扮。

宴會還容易佈置和控制，每次賓客難得超過九十位或者一百位。但是，招待會就令人頭痛了，一張來賓表所列的名單竟達二千人左右。

招待會的規範宏大，喧鬧而又悶熱，雖然窗外正是飄雪的寒冬。許多華盛頓的閒人爲了厭倦或者疲勞，有時候會把他們的請帖送給別人。於是有些想開眼界的「鄉曲」乘機混進了白宮，難免給已被一連串的交流累得透不過氣來的白宮主人更加一些煩惱。

今天的美國總統除了獨裁者之外，是世界上最具有權力的國家領袖。不過，他雖然比英國皇帝更有權，但是，要是沒有獲得參議員的允許，他連任命一個小城的郵政局長都辦不到。他可以請求衆議院通過法律；不過，他却不能自己立法。而他執行法律的態度還要常常受司法機關的覆查與解釋。

那麼，他的大權何在呢？答案是簡單的。一位近代的美國總統之權勢要看他影響公共意見的能力。他的權勢的增長與交通工具的發展成正比例——現代的報紙，無線電和期刊對他都是可以利用的。他逼不得已而過一種托庇的生活。他常在羣衆之中，不過並非是羣衆的一份子，好像是一個單獨在台上的演員，站在一大羣被成千的強光燈照得目眩眼花的觀衆的面前。總統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台上。

總統必須與無數的事情並肩齊進。棉花市場的波動也許和阿根廷的外交協議直接有關。一個共和黨州議員所發表的宣言，也許就是警告民主黨在國會內所計劃推行的關稅條律。陸軍部報告說蘇聯發



明了一種驚人的新武器。海軍部報告說英法和斯干地那維亞半島諸國的客船，攔截了美國郵船的一部份……這一切，做總統的都要考慮對策。

當然，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吸收政府每日所搜集的如山的報道。這就是說今天的美國總統必須要延攬一些有能力與分析新的發展和負行動責任的人材。

第一道防禦線——或者攻擊——是一個合格的內閣和有能力的機關首腦，就理論上說，這些官吏都是精英萃華。但是，他們的人數之衆也多得使總統一個人無法單獨操縱。

所以，他必須另有一道防禦內錢，一個由政策與思想和他同軌的專家組成的內部會議。他們就是白宮的參謀。當一件錯綜複雜的難題放在總統的寫字枱上時，他們儘可能的分析剔除成一件最簡單的狀況報告書。然後，總統再根據這報告書對有關的關員或者政府官員下訓令和指示。

但是，不管總統代表多少職權，假如政府有一件小決策發生錯誤，最後的非難還是歸於總統一身的。

總統應該是一個優秀的演員，一個超出水準的財政家，具有比大企業的執行人員更優越的管理能力，還應該是一個軍事科學的好學生。他對地理要像一個大學教授那般的熟悉。他應該有一點農業知識。在他走進白宮之前，他還應該是一個熱心國際問題的學生。換一句話說，他對各方面都要通曉。

在上午十點鐘，總統和一個德撒斯州議員會晤，後者要求他設法制止從墨西哥邊境蔓延過來的傳染病。十點一刻，勞工部長前來討論一樁迫在眉睫的罷工事件。他要求總統發表一篇文告。

再過一刻鐘，一位含笑的天主教主請求他接受他的學校所頒給他的學位。在十點三刻，一位緬因州的參議員要求他和緬因州在這次魚汛所捕獲的第一條沙門魚合拍一張照。

一天就這樣過下去，有時候直到深夜。電話鈴響個不停。僅有最重要的人物打來的電話才由總統親自接聽，否則他真會成爲接線生了。

由於會議和電話，有上百的文件要簽署，信件要讀給秘書聽寫，演詞要撰稿，還要聽取報告。

這些事情每一天，每一小時都川流不息。有時候文件堆成高高的，白天來不及處理，總統祇能將浩瀚的文件帶到床上去批閱。他看得神昏目眩，事件與意見交錯，直攪得倦極而眠。

總統的最苦的差使之一是應付每天潮水似的湧進白宮的信件。有時候，一天之內來信達五千封至



• 現任美國總統杜魯門 •

一萬封之多。不過，大部份的信件都由秘書處處理作覆，由總統親自拆閱的僅佔一部份。

白宮所發寄的大部份覆信都是由總統屬員之一簽署的。同時，有許多信雖係總統簽字，却不是他自己寫的。但是，多年以來白宮之內一直沒有人模倣總統的簽字，文字有人代筆，字却非總統親自簽署不可。結果，做了總統一天就得寫幾百次名字，杜魯門估計他每二十四小時簽字二百次以上。

這件事情的確浪費不少有價值的時間，因為有許多文件實在可以由政府的其他官員簽署。例如，發給所有的正規軍官及所有的職位需要委任狀的文官的委任狀，始終一概由總統簽署。

但是，做總統的折磨還未盡於此，最厲害的還是在心理方面。假如你站在一大批羣衆的面前，並且知道在任何時間都可能有一個人摸出手槍來向你射擊，你一定感覺到非常的恐怖。

美國總統就是這麼一個在恐怖中強自鎮靜的人，當他站起來發言的時候，掌聲震耳欲聾。他要作出笑容，還得優雅有禮的點頭。廣場裏擠得十足，他看到千百隻手在熱烈的鼓掌。

目光移到他所站立的講壇之前，他又看見三個慎重的青年壯漢，每個人的右手都插在上裝的口袋裏，手中所握的正是。三八口徑手槍的槍柄。他們並不面對總統，而是注視着羣衆。

這三個人是總統的保鏢。他們有犧牲自己的生命保護總統的生命的責任。在廣場外圍還有不少類似的右手插在上裝袋內的壯漢。他們的眼睛不停的在人堆中打轉。注視着羣衆的每一動作。但是，做總統的人也理解到在他的後面可能站着另外一種神槍手，準備衝破他的防禦線，對他不和。

塔夫脫總統有一次說：「假如有人決定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暗殺總統，保鏢是無法拯救總統的。」
「美國秘密警察署」的秘探第一次到白宮去是在一九〇二年，保護的對象是老羅斯福總統。在起初，秘探的人數一共不過五名。在這次大戰期間，人數驟增到七十名。如今雖又恢復和平，秘探的實力還在十五名到二十名之間。



除了秘探之外，白宮另有一隊警察，他們不分晝夜的守衛通達白宮的各道門戶。

因為保護得過於週密，有時反而激起總統的反感。當一個人初次做總統時，他對秘探的反應常是一種驚訝，隨後常又變成一種煩惱。不過，大多數的總統到最後終於不免對那些日夜寸步不離的壯漢們忍順下來。

一個坐在他的辦公室的門口。另外一個站在容易控制房屋本部與辦公室之間的通道之點。其餘的秘探則分佈在各要點，守衛各重入口和打量進出的人。

當總統離開白宮的時候，一個秘探與他同乘一車，假如總統棄車步行，一個秘探，也許是更多的秘探，在他身後數步緊跟着，並且常有一輛秘密警察署的專車可以一喚即到。

無論總統到甚麼地方去，總有秘探偕行。

大多數的人都受不了總統在白宮之外所遭遇的注目。當杜魯門剛做總統的時候，他和他的妻子及女兒一同去參加「美國報業女俱樂部」在「五月花旅館」所舉行的「派對」，總統一家被會衆圍了一個鐘點。最後總算被俱樂部當局護送到舞廳旁邊的一座包廂中去。假如這裏也和戲院或者音樂會一樣還有別的包廂，情形倒還不至於糟到那裏。不幸這裏祇有一個包廂。

當總統一家坐下時，其他的來賓都擠向包廂的入口，大家站在那裏對他們注視。這令人難以忍受的一幕就如同遊客圍着動物園的籠子，看一頭稀有奇獸。

杜魯門總統解嘲地笑着對熟人說：「我們當然不是在展覽囉！」

戰爭的時期自然使總統的行動格外謹慎，深居簡出是上策。但是，歷史告訴我們，如果一國的元首要想在京畿行動而不吸引過份的注意，他必須常常到外面去。

無疑的，如果一個總統常被在城中看到，他的吸引力便減少了。但是，有那一個總統有暇整天在外拋頭露面呢？而在他想時常出外之前，一陣惱人的轟動先使他不得不深居簡出——譬如，如果他從白宮走出來附近的一家店舖裏去買一根領帶或者一方手帕，立即會圍攔來一大批人，連交通都阻塞了。如果他想到戲院去而未多帶侍衛和事先計劃，他便會被一羣專找名人簽名的狂熱者所包圍，連戲都看不成。要避免這類的煩惱，他祇好深居簡出。

這就是白宮主人的生活。你想，做白宮主人有味道嗎？

舞潮案始末記

徐步

一紙禁舞令，釀成了「大鬧社會局」的不良後果，在淺薄政治家幼稚的手法之下，舞潮案的發生將成爲一個不可彌滅的行政污點。

此一「官逼民反」式的舞潮案，從去年七月節約禁舞開始，到今年一月三十一日大鬧社會局，以後經過特種刑庭的傳審，移送地檢處後的偵訊，直到今年七月二十三日，纔由地方法院宣判。前後歷時一載，中間波瀾迭起，各方矚目，當時報章載，可謂巨細靡遺，但因時間的延宕，記載不免分散；本文就整個案件的經過情形重加整理，並搜求內幕消息以爲補充，自願讓禁舞起到法院宣判止，中間以大鬧社會局爲分水嶺，前後重串，作一個有系統的記錄。雖然此案被告對地方法院的判決表示不服，尚在上訴之中，但畢竟高潮已過，剩下來的祇是一些尾聲了。

1. 禁舞的創導者

禁舞的創導者是參政員張之江，這一個國術家贊成打拳練功夫，却反對跳舞，曾在勝利後的參政會中提議禁舞，但並沒有得到多大的反響。也是事有湊巧，最高當局偶然在報端見到上海紅舞女進場，一夕的舞票動輒達千萬元之多的記載，認爲舞場風氣過分奢靡，對社會的一般生活刺激太大，在某次會議中，會面諭有關部會，設法糾正奢風，提倡節約。於是不久以後，就有節約方案的頒佈，禁舞亦列爲主要項目之一。這一次節約方案的釐訂，以及全國各舞廳限期停業的規定，則是出於行政院副院長王雲五的大筆。

有一個傳說是：王雲五的女公子嫁了一個沉痾於蓬拆聲中的丈夫，結果竟娶了一個舞女回去，作爲側室，氣得王小姐仰藥自盡，王氏對於愛女的慘死已十分悵鬱，偏偏自己的兩位公子也愛好跳舞，對王氏的訓誡非但不接受，甚至反唇相稽，指摘他的頭腦冬烘。於是王氏乃利用擬訂節約方案的機會，力主禁舞，甚至喊出了「有我無舞，有舞無我」的口號，又說：「寧可副院長不做，舞不能不禁。」關於前面的一段傳說，無法證明其確與不確。但現在則終於是「禁舞未成」，而王氏的副院長一職也真個不做了，他另外換了一個官銜，是財政部長。

2. 節約方案中的禁舞令

去年七月，全國總動員令由國務會議議決頒佈，由此便產生了一個全國經濟節約督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一職，由甫經入閣的民社黨蔣勻田担任。公佈八條節約方案，其第六條規定：「舞廳酒樓均應在晚

間十一時之前停止營業，不能延至午夜。L這是醞釀初步禁舞的先聲。

到了去年八月間，禁舞聲浪再起，行政院密令上海市政府貢獻意見，社會局長吳開先並應召晉京，與中央會商禁舞辦法，因為禁舞的關鍵實繫於上海，上海市政府沒有顧慮到已有三十年歷史的舞廳擁有數萬從業員，一旦禁舞後將會發生失業恐慌，影響社會秩序，而祇是耽心着娛樂稅的收入將大受打擊，因為根據市政稅收報告，這時候的娛樂稅佔全部歲入的百分之十四，而舞廳卻佔絕大部份，一旦舞廳關門，市庫收入將更形支絀。

但一聲霹靂，厲行節約消費辦法綱要中的禁舞決策，終於在去年八月一日由國務會議通過。消息傳來，上海的舞業人員莫不惴惴自危，上海市政府已正式表示：新舞場以後不能再領執照，同時從九月一日起，舞女也不再辦理登記。社會局長吳開先也發表談話：「舞女做看護去，由當局創立舞女轉業班，加以三月的醫藥訓練，或者趕快嫁人，回到廚房裏去。」這樣輕描淡寫的幾句話，曾引起了一點小風波：上海各醫院的護士小姐，認為假使三個月可



(上) 在新仙林舞廳舉行首次舞業大會時的一份舞女願羣衆在社會局廣場上集合

以使一個舞女訓練成爲護士，那末她們這幾千個畢業生一學期一學期的求學，一年復一年的實習，都成了浪費光陰了，許多專門性的護士學校也乾脆可以關門了！她們就聯合起來發表聲明，提出異議。後來，所謂舞女轉業班也沒有開辦，舞女也沒有一個個蛻變而爲護士的，此一場風波也就這樣不了了而了。但，另一風波却由此而開始醞釀了！

3. 舞業的團結與自擬改革辦法

素來散漫而各自為政的舞廳業，在瀕臨絕望的時候也開始組織起來，舞廳業同業公會，舞女聯誼會，舞業職工會，職業音樂師協會等團結一致，組織上海舞業人員聯誼會，由資方，職工，管理員，舞女，音樂師五個單位，各推代表十人參加，其中舞廳業同業公會理事長鄭煒顯，（「米高美」的老闆，後由該廳經理孫洪元代表。）舞業職工會的理事長唐宗傑，胡運源，（「百樂門」職工）舞女代表金美虹（「維也納」舞女），孫致敏（「揚子」舞女），孟燕，洪小萍（均為「米高美」舞女）等，都是後來舞潮案中的新聞人物。他們以一個目標——要求暫緩禁舞，一個步驟——分向各界呼籲，來挽救他們行將遭遇的厄運。

在正式禁舞令抵達上海後，吳市長曾於九月五日召見舞業公會代表，說明營業性的舞廳一律須於九月底遵令停業。舞廳業以時機危迫，即由同業公會於九月七日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三項步驟：（一）自行擬定五項改革辦法，符合政府的節約原則，向市府請願。（二）定期召開全體舞業大會。（三）組織舞業請願團赴京呼籲，要求暫緩禁舞。

請願團衆闖入社會局後門

九月九日上午九時，舞業代表正式向市府提出五項改革辦法：（一）肅令各舞場不得出售高貴飲料，並不得消耗其他有關國防建築的物資與消耗外匯的舶來品。（二）舞女服裝必須採用國產棉織品，不得用外國化妝品，絲襪，以節省政府外匯。（三）由公會成立監察組，請警察局派員經常監視各舞場節約工作。（四）停發新舞場執照，停發新舞女身份證，嚴格取締舞藝傳習所，以絕產生舞女的來源。（五）由舞場勞資雙方，會同社會局設立學校及其他職業技術訓練機構，以辦理訓練勸導宣傳及舞女轉業等工作，務期於一年內完成。照這樣辦法，當時假如當局能够採納，舞潮案決不會發生。時至今日，舞廳一家都沒有禁得了，政府的威信受了影響，毛病就出在事前沒有縝密的考慮。





4. 第一次舞業大會

同一天上午十時，四千餘舞業人員在新仙林舞廳集合，召開緊急大會，場外的花園裏高掛着發號施令的麥格風，成羣結隊的彈性女兒魚貫進入會場，平日靚妝刻飾的舞女，一律改著青布衣衫，淡妝素抹，和行將同歸於盡的職工們，靜聆着含着血淚的演說，孫致敏與「小北京」孟燕代表舞業姊妹，先後登台致詞，孫致敏以激動的語調訴說她悲涼的遭遇：「我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流浪到上海以後，謀事不成，投親不過，走到了窮途末路，祇好下海伴舞，供人擁抱，賺錢來養活一家四口；勝利帶來的不是我們的希望和光明，而祇是我們的「失業」和「飢饉」，誰是甘心一輩子供人擁抱的？誰不想早日脫離火山，祇是現在失業者這樣多，我們有什麼機會改行？政府但知禁舞，卻並不過問我們的出路，難道硬要迫我們這一羣可憐蟲走上死亡的末路嗎？我們要生存，我們的家屬尤其要生存！」孟燕是在這一次以一哭成名的，她含着兩眶眼淚登台，未言先哭，用清脆的國語，斷斷續續地訴說：「我們以肉體供人擁抱，來換取維持一家生活的酬報，這已經够使我們痛心，現在連這碗可憐的飯也不讓我們吃了！我們能够立刻改行做護士嗎？沒有那末容易吧？我們能够做女傭人嗎？又有誰會要我們？擺在眼前的一條路，祇好餓死！」語語傷心，字字酸鼻，愁雲慘霧，籠罩全場。於是慟哭之聲四起，每一個人都欲歎隕淚。後來「百樂門」舞女白珠捧着預擬的演詞稿朗誦，讀到：「日本因禁舞而敗降，聯合國因不禁舞而勝利」的時候，因為措詞輕鬆，與「幸福聯鎖」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纔使眾人破涕為笑。三小時半的大集合，最後一致通過授權主席團研討請願步驟，庶幾掙扎求存。

5. 舞業代表晉京請願

晉京請願團代表迅即推定，資方代表是孫洪元，孫蓮人，職工代表是唐宗傑，毛志海，音樂師代表是華籍何海，關石華，菲籍阿拉挪斯，舞女代表是孫致敏，孟燕，共計九人，於九月十日破曉乘飛機赴京，晨九時十分在細雨



濛濛中到達首都機場，下機後至安樂酒店小憩，旋即赴行政院請願。院長張羣因出席四中全會，不在院中，由交際科長朱惠聲接見，他表示九日上海舞業召開大會的動態，已在報上看到，對各代表的意見極表同情，一定懇切轉告張院長。請願代表退出後，續赴全國經濟委員會，內政部，社會部，立法院各機關請願。最後一行人又赴國民大會堂，向四中全會請願，經過重重盤問，始由憲警從邊門引導到休憩室，由秘書長洪蘭友接見，代表們逐一陳訴禁舞後的難題，要求轉請收回成命。洪氏表示：禁舞是政府法令，四中全會是黨務會議，現在是三黨聯合政府，不是一黨專政的時期，黨不能直接過問政治。洪氏對禁舞令未曾顧到職工舞女的職業問題，頗表同情，允在主席團會議時提出討論，假使不能解決，再提交行政院辦理。『小北京』孟燕便以全上海四千餘舞女代表的資格，向洪氏泣訴舞女的苦衷，並以她個人的遭遇作說明，說到傷心處，又掩面痛哭起來，這是她第二次的哭的表演。此晚，請願團以任務已畢，當晚即乘夜車返滬。

6. 孟燕向吳市長哭訴

舞女代表金美虹攜手阻止暴動，但亦被處徒刑五月。

當舞業代表晉京請願的同一天，上海方面也雙管齊下，由鄭煒顯率領一部份代表，分別向市政府，市黨部，市參議會，社會局等請願，痛述禁舞後生活將陷絕境的悲慘情形。同時社會局前，曾有一個舞女懷抱着週歲的嬰孩，哭哭啼啼的求見局長，要訴說她一旦禁舞以後的困難，經門警再三勸阻後，方始含淚而去。

這成千成萬舞業人員開會請願的掙扎呼聲，已使市政府感覺到突然禁舞確是一棒空癢而且辣手的難題，於是吳市長和社會局長吳開先，攜帶舞業自擬的五項改革辦法，聯袂晉京請示，總算商妥了比較變通的辦法，禁舞的原則不變，時間則展緩到年底。據說吳市長吳局長在南京，幾個堅持禁舞的中央大員，曾大罵上海是『法外』之地，『爲什麼中央的法令一到那裏會行不通？』不過禁舞事件終於由此鬆了一口氣，也可說是不虛此行了。到了九月十六日，舞業代表孫洪元，唐宗傑，孫致敏，孟燕等十二人，重向市政府請願，在市長的會客室裏，

孟燕三度向市長哭訴。市長也爲之惻然，就在此時，他透露了中央正在考慮延期三個月的消息。

7. 八百舞女上書蔣夫人

舞業聯誼會於九月二十二日召開會議，除了檢討請願的結果和報告當局考慮延期禁舞的消息以外，並決定兩項辦法：（一）定次日舉行第二次舞業大會，通告舞業人員，凡無故缺席者，職工予以停職，舞女予以罰金處分。（二）向市參議會請願，要求轉請中央收回禁舞成命。

勸業歸

於平靜，門敗的舞女羣被警察看管。

「新仙林」第二次的舞業大會於九月二十三日展開，人數比上次更多，除了新聞記者之外，許多民意代表的參議員，也應約而至，主席團的演說仍是一片要飯吃的哀鳴。特點則是有八百餘名舞女上書蔣夫人，請爲不幸的舞女一伸同情之手，這八百十八封信一字兒鋪列在「新仙林」的大門口公開展覽，成爲攝影記者獵取鏡頭的大好資料。末了檢點數目，竟少去了兩封，自然是給人抽去，當作歷史性的「文獻」去保存了。

8. 舞女向參議員拜客

舞業人員在資方的策劃下，爲博取參議員的同情起見，除正式推派代表向大會請願外，並向各舞場抽調大批紅舞女，紛紛出動登門拜訪，希望民意代表能予以援助。這一帖藥立見功效，參議會揭幕後，反對禁舞的空氣籠罩會場，成爲這次參議會最熱鬧而精彩的一幕。王先青，陶百川，詹文濬等數十人連署反對禁舞的提案，洋洋數千字，中有警句云：「且也舞業中人，孰非中華女兒？彼等不幸而出賣青春之餘，……亦嘗以已飢已渴之心，犧牲其色相，追隨於士大夫之後。」

許多參議員又紛紛在口頭加以補充說：「節約是省富人的錢，節窮人的命。」對禁舞的結論是「大可不必」。又有人提出了「禁舞不如肅舞」的議案，結果改爲「呈請中央重行考慮禁舞令，本市對此項命令，請市府暫緩執行。」



市參議會請行政院重行考慮禁舞令的呈文很快便到達了南京，行政院便飭令內政部草擬重申禁令的答覆，申述「官方」對禁舞的理由，是在非常時期中國計民生的必要措施，希望參議會能體察斯旨，協助政府推行禁令。同時行政院方面，再令上海市政府，按照原定計劃執行禁令，在年終務必禁絕。

政府的推行節約令，本是以上海為主要的目的，假使上海打了回票，不啻是節約令的全盤失敗。那時南京的輿論，和上海適得其反，京中報紙說：上海是全國奢侈的中心，厲行節約應以上海為對象。並且對上海市參議會延期禁舞的決議加以譏諷。參議員是代表民意的，輿論界是宣達民意的，但關於禁舞一事，卻因畛域之分而意見竟對立起來，當時的京滬報紙曾因此展開了熱烈的論戰。

9. 分期禁舞辦法的公佈

節約督導委員會主委蔣勻田，對禁舞的執行特別賣力，在十月十三日曾躬自來滬，與吳市長及社會局長吳開先商談。市政府為了顧全舞業人員生活起見，曾向蔣氏力爭，結果擬定了一年內分期禁舞，以三個月為一期，分四期禁絕的辦法，交蔣氏攜京，提出二十九日的節約督導委員會討論。社會局長吳開先亦赴京出席參加，要求酌予變通。

到了十一月八日，中央對分期禁絕的原則業已同意，上海市政會議即將分期禁舞實施辦法公佈：(一)各舞廳分兩期實行禁絕，第一期自十一月份起到三十七年三月底止，第二期自三十七年四月起到九月底止。(二)自即日起：(甲)不再發給舞廳執照。(乙)不再發給類似舞廳的酒吧間執照。(丙)每日下午三時至五時的茶室舞，除星期日外，一律不准舉行。(丁)一切舞校，即行令飭停閉。(三)各酒吧間現備有音樂，舞女或酒吧女郎供客伴舞者，禁止跳舞，違者即行封閉。(四)各舞場不准用舶來品之飲料及食品(如糖菓等)。(五)逾時營業的舞廳，一經查實，即行封閉。(六)各舞廳停業之先後，採用抽籤辦法，於三十七年一月底實行，到三十七年九月底止完全禁絕，抽籤的辦法另定。



• 虹美金為第一第，審初院法方地 •

這一道催命符於今年一月十六日發出，茶室舞和酒吧舞便首先壽終正寢，舞校也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竟先比舞場遭難。二十餘家舞校雖曾推派代表，晉京請願，但並無什麼效果。

10. 舞女大集合

舞業不斷的奔走呼號，當局則堅持三月底抽籤的政策，舞女開始感到已是日暮窮途的時候，除了一批流向香港廣州去另找淘金地盤以外，曾有少數舞女急不及待的擇人而事，而大部份的舞女則仍找不到她們的出路，於是清一色的舞女大會便在今年一月十四日上午九時，假座「維也納」舞廳舉行。

過慣了夜生活的三千多個舞孃，一早晨驚燕成羣的報到，會場裏祇有二十多個男性的機關代表和新聞記者，舞女的衣襟上一律綴着「上海舞女全體聯誼會」的標幟。

主席團由金美虹，孫致敏，孟燕，洪小萍（「米高美」舞女），葉芝（「仙樂」舞女）擔任，她們以老練的指揮和動聽的演詞，控制着全場的秩序，情形非常良好。

金美虹被推為主席團的主席，孫致敏担任司儀，市黨部及社會局代表，參議員王先青，朱文德，都先後發表演說。大會議決的要案有三：（一）通過大會的組織和選舉人選，結果由金美虹担任總幹事，孫致敏担任副總幹事，孟燕為救濟股長，洪小萍等八人為幹事，聯誼會的辦事處，設「新世界」三樓，經費由每一舞女月繳一萬元。（二）辦理舞女轉業速成學校，以義賣紙花，出外募捐，舉行派對等方法，募集基金一百億，並請婦女會及地方領袖組織舞女轉業贊助委員會，籲請政府寬放禁舞期限，協助舞女轉業工作。（三）爭取社會同情，響應冬令救濟會，發動舞女勸募寒衣二千件運動。

那時正值競選立委達於最高潮的時期，上海婦女會的主持人鄭毓秀，爲了要爭取選票，曾設立了一個「協助舞女轉業委員會」，但等到鄭博士大功告成，當選立委之後，對舞潮案却始終沒有出來仗義執言，協助轉業的徒託空言，不過是利用舞女的一種手段而已。

一月二十日的夜場，上海各舞廳展開了如火如荼的冬令救濟義舞場面，在「今日救濟人家，不久要請人家來救濟我們」的口號下，捐得了相當可觀的款項，獻與了政府。但相對的是當局仍是三令五申堅持禁舞不可！社會局已經決定於一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時舉行抽籤，使一半舞廳在這次抽籤中淘汰後，在三月底關門大吉。

11. 暴風雨降臨前的第三次大會

限期一天近一天，舞業人員知道離開末日不遠，二十九家舞廳中，除了「國聯」已改營新興妓院以外，其他二十八家的舞廳老闆舉行一次秘密會議，決定兩項緊急步驟：（一）聘請陳憲銳律師向行政院提出行政訴訟，撤出憲法，請收回禁舞成命。（二）在社會局抽籤之日，舞業拒絕參加，並召開大會，全體向社會局請願。同時，他們還簽訂了一張秘密協定，寧求玉碎，不求瓦全，社會局抽籤以後，不問抽中與否，一律同歸於盡，未抽中者亦不得繼續營業。此一秘密協定，曾請律師簽字證明。其後因舞潮案發生後，禁舞令延未執行，秘密協定遂亦束諸高閣了。

社會局原定在一月三十一日下午抽籤，但舞業同日下午一時舉行大會的消息已於上午傳到社會局，爲了恐怕遭受阻撓，乃臨時改變計劃，提早於上午十一時舉行，因此原定邀請的參議會，市黨部，市商會等法團代表，均未參加，在跡近不公開情形之下，宣佈抽籤結果，十四家舞廳被淘汰，第一流舞廳除「新仙林」倖存之外，其餘「百樂門」「大都會」「仙樂」「米高美」「麗都」等均在淘汰之列。

第三次舞業全體大會本是配合着社會局的抽籤而臨時召集的，中午時分，「新仙林」的門口，手執「××支部」橫幅的隊伍，一隊隊的向裏面擁進，「禁舞的兩條路：職工餓死，舞女犧牲！」「製造失業，誰尸其咎？迫良爲娼，於心何忍？」等傷心怵目的標語，在集合着四五千人的會場上招展着，情緒本來已比前次高漲，彷彿是等候着最後的宣判，台下在掌聲起伏中間隔着一片反對抽籤的呼聲，正當會議進行中途，孫洪元已經得到社會局提早抽籤結果的消息，在沉痛的憤慨下向大會報告，羣衆的憤怒遂一發而不可遏止，大隊人馬便化整爲零，向社會局進發，最初的目的不過是請願，但結果卻發生了「大鬧社會局」的不幸事件。

12. 社會局全武行之一幕

請願羣衆推派了十名代表，上樓求見局長吳開先，這時社會局正在舉行勞資評斷會議，吳局長和市參議會議長潘公展，市商會理事長徐寄廬均在座，請願代表守候了多時，沒有看見局長駕到，隔了半點鐘，謠傳代表被扣，下面的羣衆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便有百餘名職工舞女擁上石階，要求上樓去打聽，給幾個守衛的警察推了下來，並扭住領先的職工毆打，這一來動了衆怒，其他職工與娘子軍也加入戰團，一幕空前緊張的全武行於焉展開。

排山倒海的人潮，轟湧上前，以旗幟的竹竿衝鋒，分左右兩路夾攻，擊破警察的封鎖線，直上二樓，分別衝入副局長會議室及三樓，將室內所有物件盡行搗毀，連平時溫婉的舞女，也指袖揮拳，手執桌腳作武器，喊打聲，玻璃碎裂聲，傢具毀壞聲混成一片，震耳欲聾。桌椅玻璃片像流彈一樣齊向窗口飛出，以致廣場上有多人受傷，檔案

卷宗亦滿地亂飛。唐宗傑金美虹等雖加以阻攔，但羣衆高喊「反正是死路」，情緒不能寧靜下來。

當羣衆衝到糧食科時，科長吉明齋高叫：「這裏是辦理老百姓吃飯的地方。」在一片「大家沒有飯吃，打，打，打！」的怒吼下，糧食科亦未能倖免於難。同在一處的地政局和教育局，則急中生智，連忙寫好局名的紙條，分貼室外，緊閉門窗，始未波及。此時勞資評斷會已經閉聲停止，室門下鎖，但羣衆已擊破甬道邊門，像潮水似地衝入，吳局長知道自己是唯一目標，乃由局員引導從小門避至地政局，口中連說：「王雲五害我！」潘議長和徐寄順等出席會議的人退到局長室，大隊人馬便跟踪而入，潘氏等說明身份，加以勸阻，羣衆則高呼：「我們要飯吃，你們不給我飯吃。」局長室終於亦遭搗毀。但東西兩壁的蔣主席像，則仍完整無恙。

衝突開始後，嵩山警局得訊，派來警士二十餘人，結果不支退出。第二批應援的警士開到，會師人內，終以秩序混亂，警員等三進三出，無法彈壓。嵩山警局局長宋廷均，股長戎詠詔，在棍棒齊飛下同告受傷，乃用無線電報告總局，局長俞叔平急調全部刑事警察及飛行堡壘，以鋼盾作掩護，衝刺而進，廣場中的混戰已達最高潮，在相持不下間，警員有二十餘人受傷踏地，舞女及職工的受傷者亦達七十餘名。至四時四十分，集中在北站的保安警察趕來增援，插上刺刀衝進，羣衆見情勢不敵，先後歷時四十五分的衝突，方告結束。涉嫌男女七百九十八名束手成擒。其後再加上在場的主席團孫洪元，金美虹，孫致敏，孟燕諸人，被捕者達八百餘衆。

13. 劫後的火山

暴風雨過後，各舞廳因職工舞女被捕，只得停止營業，一般舞客也就祇好意興闌珊地到警局和醫院中去慰問受傷和被捕的藝識舞女。

經過警局連夜審訊後，第一批舞女和職工六百八十五名，於二日交保釋放；孫洪元，唐宗傑，胡運源，孟燕，孫致敏，金美虹，洪小萍等一百十五人則全部解到總局。同時出事那天，因爲有一個麻皮舞女打得最起勁，警局就把「立德爾」的麻皮舞女譚佩娥（西文名字叫愛麗斯）捉去，雖經指認這麻皮並非那麻皮，但也並沒有釋放。各舞廳於二日召開緊急會議後，決定先於當晚恢復營業。但飽受驚恐之餘，舞女與舞客皆裹足不前，充滿了悽慘的情景，生意也清淡得多了。

到了第三天，孫洪元，金美虹，孫致敏，孟燕等旋獲保釋，而舞業公會，職工會，音樂師協會三團體，即被當局派武裝警察解散。於是舞業公會遂延請陳靈銳律師提出行政訴願，但結果却被市政府裁定駁回。

14. 特刑庭公審舞潮案

整整拖延了四個月的舞潮案，在五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由特種刑庭第一次公審，庭長王震南，偕陪審官軍法官，書記官升庭後，三十七名在押的和三十二名交保的被告，帶着驚惶的心，踏上法庭，刑庭內外戒備森嚴，從門外直到二樓，由臨時抽調來的四十名保安警察担任「抄靶子」工作。八時許，在押三十七名蓬首垢面的被告，陸續起解到庭，九時十五分開審，王庭長逐一訊問、對唐宗傑、胡運源二人研訊最詳。次日下午二時繼續開庭，十七名律師開始為各被告辯護，歷時四句鐘辯論終結，諭知次日宣判。當王庭長詢問被押的三十七人有何聲明時，「聖太樂」舞女管理員朱霽說：「我們被押了四個月，方於最近知道胡運源的哥哥已死了，我的兒子也死了！兒死弟不知，子死父在獄，這樣家破人亡骨肉分離的遭遇，實在太慘了！請求青天大老爺恕罪。」言時雙膝下跪，慟哭甚哀，其餘在押被告遂亦一律下跪，號淘大哭。這一幕「哭刑庭」的悲劇，曾使無數的旁聽者為之灑淚。

六月三日下午二時，特種刑庭上擁滿了六十九名被告，以及許多的旁聽者，大家以緊張的心情聆聽王庭長宣讀判決主文「本件不受理」後，彼此都面現喜容。繼之書記官起立，朗誦判決理由：「本案審理結果，無論被告何人實施毀損，何人毆傷警察，先決問題為應否適用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被告等有無意圖擾亂治安以其他方法毀壞公署為斷。(一)社局被毀僅門窗玻璃什物，非建築物之要部，自難以毀壞公署論。(二)據各方證明其動機，純為要求暫緩禁舞，與「擾亂行為足使地方一般之安寧秩序受有妨害而言」的判例不符。照以上兩點論斷，被告等所犯罪嫌，均屬普通刑事案件，並未構成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第七條之罪，由警察轉送本庭審理，起訴程序顯已違背規定，應諭知不受理，轉交上海地方法院依法辦理。」

15. 由提起公訴到判決

當日下午早四時，三十七名在押被告分二批起解到地檢處，漏夜過堂，由檢察官張元鎮、何惠民專責偵查，在押被告對舞女代表孫致敏、金美虹、孟燕三人的置身事外而發生誤會，於是也牽連在內，經過數次偵查後，於六月十八日公佈起訴與不起訴書：

○起訴部份計朱霽、曾志剛、潘志光、忻松存等四名，犯刑法第五五條第一三六條第一項後段及第一三八條，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實施強暴脅迫，及毀損公務員掌管文書物品之罪。曹良善、王秋生、陳飛龍、李美對、元

劍銘、王英、徐錦華、蔡蘭林、湯亞如、金祖坤、查瑞禮、趙阿慶、俞金寶、黃道黎等十四人，犯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一項後段公然聚眾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實施強暴脅迫之罪。邵源富、洪振邦、馮愛娜、鄭阿林、印德祥、尤玲玲、施梅芳、程寶康、馬鴻奎、張榮壽、沈妹妹、朱金發、周宗昌、李君、金英、盧家麟、譚佩娥、孫惠玲、羅英、蘇金生、俞志琴、李根芳、徐節才、孫阿華、秦嫻芬、董葉玲、李英、顧克仁、榮英鳳、夏少棠、韓永保、林壽祥、韓彩英、趙正祥、劉養年、盛祖培、王薇華、勞智、王賢良、袁鶴鳴、陳菊萍、孫致敏、孟燕、金美虹、小紹興、周妃紅、楊仕林、唐本、陳妙發、根寶、王金義等五十四名，犯刑法第一三八條毀損公務員掌管文書物品之罪，陳阿耀犯刑法第一三八條第一項前段在場助勢之罪。

◎不起訴部份：唐宗傑、胡運源（職工會正副理事長），洪小萍（舞女代表），楊莉莉（「遠東」舞女），劉寶坤（「遠東」樂師），錢宗德、江小弟、張毛毛、羅蘋、孔德華等十人罪嫌不足，予以不起訴處分。

就案山地檢處移送地方法院後，地方法院即於七月十六日全日公審，至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宣判，一部份處徒刑，一部份緩刑，一部份無罪。

16. 詩人的諷詠

現在，舞潮案諸被告在上訴中，未來的命運尚不可預測，但少數人的犧牲，終於換得了舞廳繼續營業的暫時勝利，他們和她們的犧牲是痛苦的，但也是偉大的；民族的掙扎求生存的元氣一天不損喪，這民族應該還有救。

當舞潮案發生之初，詩人梁仲庵先生曾作「禁舞嘆」七絕三首，發表於二月三日的鐵報上，詩曰：

市參議會卷宗存，禁舞分明請緩論。民意緣何曾不問，抽籤定欲逼關門？

揮到粉拳柔亦剛，管他檔案與門窗。須知飢火原難忍，試問何人不善良？

九龍血淚未曾乾，怒火又燬上海灘。底事外交爭勝日，也驅萬眾陷飢寒。

舞潮案宣判後，梁仲庵又有「哀舞潮案諸被告」一詩之作，原詩刊七月二十六日鐵報，茲亦轉錄如下：

哭聲一片出公堂，法網始知尚匪張。人世光陰原苦棧，鐵窗風味更難嘗。妻兒度日愁柴米，

吏宰臨民鑄瘡疔。情景堪憐成對照，開顏微笑有「吳」「王」。

由這幾首詩，也就可以略窺上海輿論對於舞潮案評斷的一斑。

• 稿寄平北自 • 城北謝

謝北城做夢



我們先談那個愛做夢的謝北城，他和白淮仲有着同樣的嗜好，憧憬着過去，在過去的懷憶中，白淮仲，他，覺得委屈了自己，他還在洋場上徘徊，不知道在尋找什麼東西，是失去的夢嗎？

謝北城在上海做了十年的夢，一覺醒來，世界全都變了，他不知道是歡喜還是難受，挾起了十年未曾舒展的行李，匆匆的離開黃浦灘，告別了白淮仲，那個愛做夢的傢伙，告別了他的朋友們，那些喜歡聽他夢話的人們，告別了一般的洋場才子……

他很高興，沒有一點抑鬱，北國的風沙招呼他回去，他就回去了，大覺初

醒，精神奔奔，他想：

他想夢醒了，他沒有白淮仲那般的被屈辱了的感覺，祇覺得在夢中失去了生活。

生活，就是我們現在所嘗到的生活，謝北城他要有唐·吉訶德一般的勇氣，他也許會舉起長矛，一下去向生活刺去吧？但他在上海的時候，看見過白俄劇團所演的巴雷，他覺得那可憐的唐·吉訶德被嘲弄得够了！

被嘲弄得够了，謝北城奔向風沙的北國，就為的是尋找另一種生活，那些嘲弄謝北城的人都在尋覓大



眼睛看他——自然他們都在江南，他們不見得會看得見，但——總希望有一天聽見謝北城困頓在生活裏，他們相信謝北城不會使他們失望。

謝北城不會使他們失望，謝北城就是這麼樣的一個人，他永不願意使任何人失望，他到北國來尋找，尋找，沒有尋找到他所希望的生活——那些睜在江南的眼睛可以瞑目了——却找到了一個孩子，一個愛做夢的孩子！

愛做夢的孩子可使謝北城吃够了苦，他像白淮仲一樣，拉着謝北城和他一齊做夢，再不然呆坐在一旁，靜靜的聽謝北城的夢話，有時候頑皮的學着江南那些洋場才子的口吻說：

「謝北城，我不愛讀你的文章！」

文章，早幾年謝北城確是重視過的，他做着夢寫文章，說夢話，有點唐·吉訶德騎在風馬上的威風，但是別人說：

「謝北城，你放屁！」

放屁，狗臭屁，因為他說的是夢話，在舊中國卑污的角落裏的夢話。現在，他早原諒了一些煮字療飢的人，一些迷戀在洋場繁榮裏的人。

人，不便是那麼一回事？所以他說：

「孩子，你說的對！」

你說的對，但你又何必每天纏着我說夢話？

說夢話不是一件容易事，夢做得太現實，會有人跳出來指着你罵，說某某影射着某某，某某影射着某某，其實何必認真，都是做夢！

都是做夢，又何必認真，謝北城倒倒在床上，和孩子約法三章，祇准做古老的夢，不准做現實的夢，於是他睡了。

他睡了，許多夢都來尋他，有的太新，像鮮艷的巧格力聖代，像蓓蕾黃嘴上的口紅，像新出爐的法國麵包，不行！

不行，原來是說好不准做的，於是他再尋找一些舊的，但又不太舊，那樣子像是一個刺蝟，雖然不好看，却有一口活氣，再不然像秋天的葉子，在樹上還有一點青綠。

還有一點青綠都不行，他去尋找夢的垃圾箱，讓他找到了，找到了一條王大娘的裹腳條子，又臭又長的。

又臭又長的遺廢一條，他拿起來對着孩子的面孔一揚，孩子笑了起來，鳴者：

「好香，好香！」

「好香，」謝北城想：「孩子，你就是這點福份嗎？」

於是他重新閉上眼，由王大娘的裹腳條子裏走出來許多的夢：

砂鍋周

砂鍋周，孩子，我說的是砂鍋周，你爲什麼一聽見砂鍋便想到粥？你餓了？可憐的孩子？

可憐的孩子，誰讓你生在貧瘠的北國？看不見火腿蛋和三明治，我早說過了，你就是這一點福份，吃一口粥你就覺得很運氣了。

很運氣了，我們說的是那砂鍋周，虧你生長在這風沙的北國，不清楚北國的掌故，你不會回到一百年以前去？

回到一百年以前，即是大清國的朝代了，對，再遠一點更好，那麼我們從頭說起，一百年前的一個陰天……

陰天是一個最讓人發煩的日子，砂鍋周家的周掌櫃更發煩，其實說周掌櫃我們是抬舉了他，他是一個寒戶，自從下生以來就不知道天下還有大米白麵的滋味，祖宗給他留下這麼兩間半差能蔽一蔽風雨的屋子，已經讓人覺得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奇蹟了。

奇蹟可就發生在這裏：周掌櫃搓着手嘆氣。

「嘆氣！嘆氣，嘆你嗎的氣！」周掌櫃的老婆指手劃腳的罵，她也祇是罵，不罵又有什麼辦法？

什麼辦法都沒有，眼看天上的雲彩越堆越厚，越堆越厚，看樣子是非下雨不可，下起雨來周掌櫃不再

能跑出去奔命，今天看樣子又是吃不成飯了！

吃不成飯了不會喝粥！孩子，你怎麼專有這種古怪的想法？對，我們是在做夢。

做夢就好辦，但是周家老公母倆可沒有在夢裏喝粥，就在你插嘴的這工夫，周掌櫃看見門外下起雨來了，雨不太大，可是撲着有些小冰雹，冰雹不也？在古城裏人都說：

「下雹子了！」

「下雹子了。」周掌櫃和他老婆說。

老婆說：

「下雹子？好吧，我們就吃雹子！」

吧，吧，吧，吧……不得了，果然下起雹子來了。周掌櫃搖頭，嘆一口氣：

「唉——」

「唉——」門外面有人嘆着氣喊：

「就這裏吧！再走就全都完了！掌櫃的，開門！

開門吧！」

門！門不是開着嗎？對的，我們先前還說過周掌櫃站在門口看陰天，將就一點櫃，孩子，我們是在說夢話，做夢就都好辦，不信你就張着門縫看看：

張着門縫你就能看見那五條梢長的大漢，鬚紅臉，虬髯鬚鬚，一律都是山東口音：

「掌櫃的，開門！」

「開門哪！」內掌櫃喊。

周掌櫃立刻開開門說：

「五位是我地方避雨吧？」

五位誰都沒有言語，祇是埋着頭往屋裏搬砂鍋，

周掌櫃在旁邊轉着：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

「喝，掌櫃的，你們五個人是賣砂鍋的呀！」

五個人不言語，還是往屋裏搬。

內掌櫃把周掌櫃往屋角一拉說：

「好生意來了！」

「好生意！」周掌櫃差一點沒氣暈過去！

「我還屋裏成了堆棧啦！」

「就是堆棧也好，咱們不會開一次店嗎？」

這一來周掌櫃明白了，他看看屋子裏，除開別人的砂鍋之外，自己就有一張桌子，於是他把桌子扛了

起來說：

「砂鍋太多了，我把這桌子抬到外面去給你們騰

個地方！」

五個山東漢子都第一次有了笑容，客氣着說：

「麻煩你了，周掌櫃！」

周掌櫃一聽，不好了，他們以為這裏是粥店，要

吃粥了，他連想都不敢多想，扛起桌子來就往街心跑

，一直跑到瑞恆米麵莊，把桌子往當中一放：

「辛苦，掌櫃的！」

瑞恆的掌櫃的笑着說：

「下輩子了！老周，頂個盆也好，怎麼頂着桌子

出來了？」

周掌櫃抓抓胸袋說：

「一來掃帚子，二來借你桌子賠二斤米！」

瑞恆的掌櫃說：

「怪可憐的，老周，這回你把家全搬來了吧？賠

給他二斤，夥計！」

才二斤米，你想想够什麼用，五條稍長的山東大

漢，嘩嘩呼嘩一口氣就把周掌櫃的桌子全喝進去了，

抬頭一看：

「天晴了！」

拍拍屁股站起來，朝周掌櫃哈哈腰：

「勞駕了，周掌櫃，砂鍋全存在這裏，等明天來

取！」

於是五個人推着小車子，滋溜滋溜的走了！

周掌櫃向太太說：

「都走了！」

太太說：

「都走了！」

開了一會子粥店，賠了一張桌子，沒賺到一個錢

，還得給人家看砂鍋，倒霉！

倒霉，周掌櫃每天就為看砂鍋連出去找飯吃都不敢，一天，兩天，三天，肚子都餓暈了。忽然的掌櫃的喊：

「當家的，你看這是什麼？」老周雲雲眼，全變了，滿屋子黃澄澄的，沒有一隻砂鍋，全是金光閃閃：元寶！

這個夢完了，孩子，你不是常聽見說：「天上終有一天會掉下餡兒餅來？」所以老周從此發了財，據說那就叫財神進寶，不是說五路財神嗎？

砂鍋周就是這麼一回事你愛聽不聽，我們原講的是古老的夢話，你再吵我就醒了，夢要做不下去了。

好，你聽我的話，那麼我們重新尋找，這王姑娘的裹腳條子裏有許多拉不斷扯不斷的夢！

老李家的狐仙

要提起老李家的狐仙來，那自然又是若干百年前的事了，可是他家裏到現在還供着胡大仙的神位，就好像「蘭花夢」和「拜月亭」的家屬們一樣，雖然



寶珠已經變成楠茜李，可是家裏還供着「蘭花夢」的神位。

「蘭花夢」和「拜月亭」你大半還沒有讀過，其實讀一點洋場奇遇記之類的東西也是一樣，不過既然沒有過也就算了，我們還是講一講老李家的狐仙。

老李家的狐仙是一個白鬍鬚的老頭子，不過誰也沒有看見過，李家的老太太說在夢裏看見過，是不是撒謊呢，誰也不知道？反正他倒是有有一個替身，那是老李家的一個老年女傭。

，對，就是王媽。

那一天，王媽忽然之間，全身抖索，兩眼上翻，一下子栽倒下去，嘴裏吐着白沫子，大聲的唱喊了起來：

「我是胡大仙呀，來到你家門呀，每天香烟敬呀，保你一家門呀……」

胡大仙是這麼樣子來到老李家的，李老太太信服得很，立刻在佛堂裏借起胡大仙的牌位來，每天早晚三炷高香供奉着。

胡大仙沒有辜負老李家，每逢老李家的人有個小災小病的，到胡大仙牌位前面禱告兩句，接一點香灰喝下去無不霍然。除此而外呢？據說胡大仙還管陪老太太聊天，自然每次聊天的時候，王媽都不免全身抖索，兩眼上翻，口吐白沫一次。

有一天，王媽說：

「老太太呀，昨天胡大仙給咱託了個夢，說是胡大仙新收了兩個徒弟，是彈棉花的！」

老太太說：

「那敢自好，咱家裏的舊被袱都好彈一彈了！」

王媽就全身抖索起來，胡大仙來了！

胡大仙說：

「妳說啥，妳想要俺徒弟彈棉花？好，有趣有趣，把棉花放到南書房去。」

等一歇就聽見南書房裏叮叮噹噹的彈了起來，彈了足足的一天，南書房裏有人說話！

「好了！」

打開南書房的門一看，棉花彈得一疊一疊的，交關整齊。慢慢的，李老太太死了。

胡大仙跑來弔喪，說：

「俺升到南天門去了，要是老李家有事朝南一炷信香，俺自會來保佑的！」

王媽說，她看見一朵祥雲往南去了！

胡大仙是這樣子變成老李家的家神的，也由此起，老李家的人對南天門發生了憧憬，每逢孩子有病，總是包好一包香灰遞給孩子說：「喝吧，這是胡大仙由南天門捎來的靈藥。」

老李家的孩子有一天讀「西遊記」，讀到孫悟空偷吃了老君的丹藥，被老君煉成銅頭鐵腦，打翻老君爐，由南天門一路打出來，不禁大喊：

「呵呀，不得了，由南天門出來的哩！」

於是他坐下來給他爸爸寫一封信，說些什麼呢？其實沒話可說，胡寫一泡吧，信尾巴上綴上幾個字：「寄自南天門！」

爸爸接到信後越讀越讀不悅：

「這孩子放的什麼屁呀？」

想要把信撕掉，忽然看到信尾上的字，不禁跳了起來，用手把桌子一拍：

「有出息，是由南天門出來的呀，幸虧沒有把它撕掉！」

於是舉着信走出來喊：

「二舅，四姨，八姑，六婆，你們都來看，這是由南天門寄來的信……」

對不起，孩子，夢完了！

夢完了，謝北城他擦一擦眼，看見坐在他旁邊聽夢話的孩子伏在床角上睡着了。

「睡着了，你？孩子，是你逼着我做夢，你却夢遊去了！」

「夢遊去了！」孩子笑了：

「在夢中我也到了南天門，在那裏我見了不少高鼻子綠眼睛的紳士淑女，情調好得很！」

情調好得很？這孩子也懂得「情調」！豈不招人生氣？

生氣，謝北城生了氣，喝斥着說：

「孩子，我們不是有一個君子協定，講的是祇做舊的，老的夢，你却夢見了高鼻子綠眼睛的人！」

人呵！孩子還是笑：

「你在夢的垃圾箱裏扯出來的是一條王大娘的裹腳條子，你知道有多長？」

「多長？」謝北城倒茫然了。

孩子搖着頭說：

「謝北城呵，謝北城，幸虧你的夢完了，如果再做下去的話，順着王大娘的裹腳條子，就像你所說的，蓓蒂黃嘴上的唇膏，和出爐的法國麵包就都來了，何以怪我？」

謝北城他怪錯了人，祇怪他自己，他離開上海，原是要躲開那做夢的環境，但是到了風沙的北國，他

又做起夢來，怪誰？

他祇能怪自己，謝北城，他，睜開剛剛睡醒的倦眼往四周一望，夢又擠上來了，他嘆一口氣：

「饒了我吧！孩子！」

第二天，他拿起筆來給白淮仲寫一封信：

「白淮仲，愛做夢的白淮仲，現在的夢不好做了，昨天夜裏，我夢見了可憐的唐·吉訶德，全身披掛，左手持盾，右手執矛，騎在驢馬上，在向磨房的風車挑戰，白淮仲，你還有像唐·吉訶德一樣的被屈辱了的感覺麼？」

謝北城，他扔下筆跑了出去，跑到大街上，在人羣裏擁擠，他想擺脫那些夢。

小·慧·集

• 鄭逸梅 •

或謂名花不可近嗅，嗅則喪花甚矣。論諸美人纏纏行於巷陌間，固不許路人之謾親香澤也。此語甚趣。則手握權仙一狂嗅，要分酒氣醉梅花，未免有愴氣矣。

昔人恨曾子固不能詩，予則恨蘇曼殊不能書。蓋曼殊祇能寫鋼筆字，毛筆字不能工，否則寫一二小冊冊頁，豈不大妙。

曠達即長壽之禱。抑鬱為催命之符。吾人生存於世，不可不注意及之也。

楊乃武與小白菜，為清代奇案之一。豈知明代早有金溪人楊乃武，諸生，王得仁兵克撫州，奉母入山，行稍後，被執，遇害。



白淮仲的過去及其其它

孟侯柯

白淮仲說：「要了解白淮仲的心情，
必須先知道一些白淮仲的過去。」

預言

——「紅雨」續篇之二

白淮仲幼年喪母，父親哀慟之下，棄家遠行。他一直與外祖母生活在一起。外祖母年近古稀，雞皮鶴髮；無兒無孫，寡苦伶仃；住在一間小茅屋裏。我們試想：一個婦人她先後遭遇了多少痛楚事蹟，到了老年，祇留下自己乾癟的身子和一連串過去的回憶，除了流淚她還能做什麼？但是她對外孫的偏愛和希冀，使她支持了自己的生命。

一個老邁龍鍾的老嫗，一個年幼無知的孩童，一個跌在回憶裏，一個沒沉在幻想中，一個正在起步，一個已踏上末路。我們想不出有什麼東西可以使他們聯在一起。

茅屋中靜悄悄的，一種陰沉的空氣薰陶了他，白淮仲在那時起便愛鬱成性。祇是，每逢傍晚，除了風霜雨雪，外祖母總是挽着白淮仲到屋外，在一條小徑上緩緩地走着，她拄一根龍頭手杖，每次走到一株老桂樹前便在一塊光滑的青石上坐下來，白淮仲也怔忡地依在她身前。這地方多麼靜！極目望去，一片野草，大地邊緣，如天氣晴朗，這時定有一團火紅的夕陽，欲升欲沉，金光萬道，把晚霞染成燦爛閃耀。小徑兩側長滿了開白花

的芭茅桿子，淺而短的眉毛草，密而長的馬首苜蓿，菁茅草，還有一種「打破碗花」。

現在是夏天，向日葵已開出了黃色的面盆大的花朵，花蕊裏密密匝匝的擠滿了瓜子，桿子彎曲着，向夕陽那方傾側。遲種的玉蜀黍也已伸出了天花，泥土經過蚯蚓的鑽翻，散發一股難聞的氣息。四週靜謐，祖孫倆正沐浴在燦紅的落日光下。

一個行腳僧不知在什麼時候突然出現在他們的前面。他頭上旋了個髮髻，散髮披在肩上，面色清癯，焦黃中透着蒼白，穿了一襲寬大污穢的道袍，腳踏僧鞋，手持佛珠，見了白淮仲，兩眼凝視，閃閃泛光。

白淮仲畏縮地偎到老人懷中。

「老太，」那行腳僧上前詢問，「這孩子是你什麼人？」

「我外孫。」

「他父母呢？」

外祖母悲戚戚地將白淮仲的身世告訴他。

「你要什麼嗎？」老僧問白淮仲。

「我想讀書。」

「老太，」行腳僧一怔，但立刻惋惜地說：「貧僧行腳千里，芸芸衆生，人世百態，所見所聞，不在少數，我已看到你外孫的命運。」

外祖母微微一震，幾乎有些恐懼地：

「請問是禍是福？」

「一句話道不出一個人的命運，但一個人的命運往往逃不出一句話。」

「什麼話呢？」老嫗又問。

「知識是痛苦！」

「我不懂。」

「但你祇要叫你的外孫牢牢記住它。」

說罷，那行腳僧打算走開。

外祖母不解地追問：

「只是你要告訴我，我外孫將來命運的好壞？」

僧人憂鬱地望立在他前面的白淮仲，不禁嘖嘆：

「生不逢辰，學識無用，這庸俗的天下，我輩既不願隨俗浮沉，又怎能出人頭地！若問你外孫以後的命運，且看今日貧僧。」

老嫗並不領悟，沉默了一回，好奇地問對方：

「請問高僧住在什麼地方？」

「天下爲家。」

「出家多少年？」

「記不清了。」

「只是不知爲了什麼出家？」

「知識是痛苦！」

老嫗忽然想起這正是那行腳僧剛才評定外孫命運的這句話，她禁不住一個寒噤，怕有人把他奪去似的，緊緊地把白淮仲擁在懷裏。

行腳僧沒有告別，望遠方，更飄然地向大地盡去。

走去。那時夕陽已完全沉落，田野上升起一陣灰霧，漸漸遮去行腳僧的背影，漸漸地裹住桂樹，也漸漸地掩沒了祖孫二人。

白淮仲的性格

白淮仲愛鬱成性，他外祖母歸天後，父親從遠處趕來，把他接出去，父子二人，寂寞地住在一起。白淮仲身體衰弱，臉色蒼白，他怕羞，拘束，愛靜，有人笑他少年老成，更有人指他沒出息。但是每個人是每個人，白淮仲自有他的性格，既不投世，他便孤行自傲，從此不要遊伴，不愛熱鬧，凡人們所喜愛的地方，所盼望的日子，他俱不喜愛，而且憎厭，一整天把自己關在屋子裏，彷彿已遺棄了這世界，他在書本上找到一個天地。白淮仲另外有一個天地，他有他自己的歡樂，痛苦，他有別人難懂的希望與沮喪。他在他的天地中，知道人類之間却是充滿了欺凌，不平，他在他的天地中看到了各式各樣貧窮的，被壓迫的人們，他深深同情，並且感染着他們的甘苦，沒有人能亂亂他，傭人們好意的份內的邀請，往往引起他難過的憤怒，有時不禁恣意怒斥。

有一天下午，白淮仲閉上書本，疲乏地伸了個懶腰，立起身來，閒眺着朝窗外望着，窗下正有無數人在來來往往，他開竅地突然想到他也是一個「人」，和那無數忙碌的正在他窗下來往的「人」一樣。他第一次感到他自己原是人羣中一個，和別人一樣有生命，自己有思

想，那末這些人當然也有思想，平時自己覺得有別人存在，那末別人當然覺得你也存在，自己有煩惱，自尊，痛苦，別人也有煩惱，自尊，痛苦。自後，他便把自己的心靈放在別人身上。他看到傭人被他的斥罵時，忍辱地垂下頭，他便立刻冥想那傭人內心一定有一種痛苦，人誰不要自尊？但是爲什麼不反抗呢？有一次他看到一個鄰居擊打一個小販，小販忍氣吞聲，誰不感到皮肉之痛，爲什麼不還擊呢？他漸漸感到他自身的四周就滿是被壓迫的人們，充滿了太多的欺凌與不平。他同情書中的人物的遭遇，他更同情他四周人物的遭遇。

那時候，白淮仲還祇有十五歲，他思想開竅的一年，也正是他父親死去的一年。他對他父親的死沒有耗去多少悲慟，他對「死」已經有一種深切的了解。人們在白淮仲父親生前把白淮仲當作一個孩子，在他父親死後，便把他視爲成人，而白淮仲在父親死時，他看盡了人間的勢利，欺騙，却願意和兒童的伍，就在這時他認識了順發，就是他家長工的兒子，爲了欠了他的債，白淮仲前一次回城去，把他當作債主，恐惶地避開的順發；還有小井，白淮仲的鄰居，被馬大器逼死的，臨死頻頻盼望白淮仲回去幫助他的小井；還有桃英，馬大器的女兒，現在做了人家小星，過着淒苦生活的桃英，白淮仲在他們身上，找到了一些人真正的意義，那落着紅雨的城脚纔是他過去希冀的好地方。他一生中一段歡樂的日子。

但是，因為他是白淮仲，是一個富家的後代，別的人不讓他過那真實的有天然的生活，逼迫他離開那小城，一個父執送他進大城的一個高等學校裏去。他離開那好地方，離開順發，小井，離開桃英，失去他們，便失去了了一切，他又從歡樂的境界回到他的小天地去，但是他自覺更孤單而沉鬱了。

可是他遇到了一個大轉變。他煩悶的內心也被煽成激憤了，他自覺是實現理想，替自己解除束縛，投入洪流的時候，他告訴那父執，把小城那座古屋變賣，他把所有的錢完全捐給國家，他自己也拋棄一切，去參加戰鬥，踏上征途，去過他過去念念不已的流浪生活。

流浪

就是這樣，白淮仲開始了他的流浪生活。我們這裏也套用一句老話：懷着太多的希望，便必然失望。白淮仲剛投入那洪流時，他的確是胸懷大志，他捐了父親的產業足以表示他對那戰爭是抱了多大的希望與信心，他相信這是世界翻身的日子，他過去在小天地中看到的正義現在就快實現，欺凌和不在炮火中失去了，代之而起的將是一個大同的世界。

我們知道，他是必然要失望的，這因為他缺少認識，他沒有了解我們這古老的國家，受了太深的遺毒，炮聲決不能震醒它，並且，很多人乘機蠢動，造成了更多的欺凌與不平。我們想想白淮仲這時的心情，他倒並不

吝惜他捐出的一筆產業，而悲痛他的希望落了空。

正在他沮喪萬分的時候，另一個天地對他作着召喚：讓白淮仲知道人間還有真理，但是要投進那邊，必須埋葬一切，甚至拋棄自己。試想一個人，像白淮仲那樣的人，他在「人間之壁」前碰回來，假如另一個地方真有正義，真正平等，自由。正和當時很多年輕人一樣，他是會不顧一切投進去的。

這裏，我們先要研究白淮仲，他是富家子弟，他在書籍上得到的啓示，和習常的接觸，使他對身屬的階級起了很大的反感與厭惡。但是，毋庸否認，他過去一直在矛盾中。白淮仲始終被困在思想與生活的矛盾中，他憎恨這圈子，但也沒法脫離這圈子，他本身血液就含有這階級的不少毒素，他對被剝削被壓迫的貧苦人們祇是憐憫與同情。他懦弱，固執，自傲。要加入窮人的隊伍對這世界搏鬥必須堅強，豪爽，大我。白淮仲跳進那地方後，他便立即感到痛苦，他知道錯誤是落在自己這方面。自己的劣根性時時作祟，使他不能與他們融合。他受到嚴厲的批判後，悄悄地又回來了。

絕望

白淮仲，幾次受到挫折的白淮仲，現在他還能到什麼地方去？世界之大，豈無白淮仲容身之地？他或許不記得他幼年時，和他外祖母住在一起，一天黃昏一個行脚僧對他說的一段預言：知識即痛苦。這預言不只對白

淮仲，恐怕也是對很多白淮仲而發的，他們——那些白淮仲——他們知道這世界充滿了罪惡，他們探求真理。但是他們本身有某個階級的劣性，使他們不敢面臨現實，動搖，虛怯，自私。我們已經看到不少這種人物，他們終於要沒落，被時代所棄！白淮仲在失望之餘，他就回到小城，祇有小城的一段生活使他懷戀，他也祇有回到那樸素的小城，但是，小城也不是過去的小城；願發避開他，小井死了，桃英受着痛苦，老屋荒蕪，馬大器已不在，小井的娘瞎了眼，對他直淌淚。連最後的希望也失去時，他還能到什麼地方去？於是他鑽進了墳墓，他變成了孟侯柯。

自己

現在，要談到我自己，我——孟侯柯——一個十足的資本家，我過着過去白淮仲所憎惡的生活，做着過去白淮仲所詛咒的事業，我所以要這樣做，因為是絕望已極，我相信很多過去的白淮仲，現在都變成了孟侯柯，除了怪我們自己無用外，還有什麼可說？你知道我很痛苦，白淮仲常常來找我，但是我沒法再變成白淮仲，我還是懷念過去，懷念過去的自己，我記得我會經答應白淮仲：我有一天會回到他那邊。——他那邊是一座墳墓，我活着去還是死了去？現在該是一個荒塚了，上面長滿了草。還有那小城，那紅雨，我願意在我未死之前，把過去白淮仲的和我自己的種種，寫在紙上，我做了知

識者最可憐的事，世界上還有比寫文章更無聊的嗎？難道我還想拿它來使它的讀者變成白淮仲？然後再成為孟侯柯？但是我沒有什麼野心，寫下來僅是爲了懷念過去，而且讓人知道一個知識份子他若追不上時代，他必然沒落。我現在相信行脚僧的話，知識即痛苦！

我不願意多說。「白淮仲的過去及其他」，祇是我以後寫文章前的一番解釋。但是，假使你自以爲過得還安定，不管我以後寫了多少，希望你別讀它們，還有你們——那些還沒變成孟侯柯的白淮仲，假使你有能力洗練你的劣性，也不必讀它們，我的文章是寫給落魄失意者看的，是寫給窮途末路的人看的，是寫給如我一般孟侯柯們看的，是寫給有兩個靈魂的人看的，是寫給快進墳墓的人看的，並且，爲了紀念過去，這些文章，我將仍舊用「白淮仲」三字來做署名。

宇宙雜誌廣告刊例

底封面	法幣四千元
封裏	法幣二千五百萬元
對封裏	法幣二千二百萬元
底封裏	法幣二千萬元
目錄後	法幣一千八百萬元
普通全頁	法幣一千五百萬元
文字後半頁	法幣八百萬元



杭遊雜記之二

胡山源

到之江大學去

上午九時以後，我們乘上了昨天看明白的四路公共汽車，往我們的目的地之江大學去。在城區的汽車路，比了上海的馬路，其平坦寬闊，有過之，無不及。出了城區，

自然要差些，但比了從前我們在杭州時，却也進步了不少，例如由赤山埠到四眼井的一段山路，本來坡度很高的，現在已覺不出什麼了。

沿途惟一的觸目傷心，便是樹的減少，有幾處，本來是蒼鬱密茂，天矯成林的松柏，現在幾乎一棵也沒有了，例如「一門四烈」，現在就只有青石牌坊，轟然露着，下面襯了茸茸的亂草，顯得非常可憐。不變的只有山脚下涓涓的清泉，

依然流着。好，只要有水，水是生命之源，藉着它，什麼都可以生長起來，又豈但樹木而已！再過幾年，在這裏還不是濃蔭蔽日，夾道成林！

虎跑寺的大門一過，就看見了錢江大橋。這還是我們第一次看見！我妻很想就此下車，上去走走；同車的人說還不能走，只好作罷。我們心裏都發出了歡欣讚嘆，這樣偉大的成就，誰說不又象徵着我們的建國必成呢！我們打算回進城去時，到它的前後左右去盤桓一下。

我們買的是之江大學票，應該二龍頭的腳下下車。但車子在六和塔一停下來，我一眼看過去，正看

見了我們要去探望的雍如和他的夫人，他們正在向回來的路上走。我大叫起來，並且立即招呼我妻，就此下車。

他們一看見我們，也很歡欣。他們是來送一個朋友乘車進城的，爲了走走談談，所以到了六和塔。我說：「你們送往迎來，兩番工作一番作，未免便宜了你們，而我們多費了一段車錢，却未免吃虧了。」說了，彼此大笑。

六和塔下，懸崖之上，那株橫生甚至有些倒掛的大樹，還是擱在行人的頭上，樹梢指入江中的程度，似乎又遠了些。難怪，我們又是十多年沒有見過它了！感謝砲火，

沒有將它摧殘，好像爲我們留下了一個相識的招待員，歡迎我們往我們住過的之江大學去。因爲一定要走過這株樹托生的懸崖，才看得見之江大學，這懸崖原來是突入江中，把江岸拉成一個曲折，將之江大學掩護起來的。崖下的路，也已比從前闊了些。爲了交通便利之故，這是應該的。但我希望將來無論開闢到多少闊，總要保存崖上的那株樹才是！

頭龍頭之前，本來有許多房屋，尤其有一片館子，有人曾在裏面請我吃過飯，我也曾在裏面請人吃過飯，現在都沒有了，恢復了三十年前我來讀書時的老樣子。

仰望頭龍頭上的房屋，改了舊觀，我們打算先到了雍如的家裏，再出去觀看各處，所以我們沒有上去。

二龍頭脚下，本來在橋西路邊



• 影留月印津三在儷伉生光源山胡 •

，用不着什麼束縛。但這裏有上這樣一個建築，也許正是需要的吧？我要向學校當局或同學會建議。

我們沿着比前又加寬闊的山路，盤旋而上。我妻在病後，不必說，走起來很吃力，我也不比十九年前了，也時常要停下來歇歇。十九年前，我和我妻都住在這裏。我妻懷孕我們的大兒子，病得很厲害，每次進城去就診，上下山都由我一個人抱她或背她，不用別人幫忙。下山時當然容易些，但上山時，我也可以一口氣，不用休息，將她直帶到山上。在那一年的校石上，克昌所畫的「上山容易下山難呀」漫畫，恐怕大家都記得的吧！

『啊，這真成了前世事了，我再也沒有這個氣力了！』提起了這事，我慨嘆着說。

將近路盡處同學會所造的一個

有一個凹地的，現在填平了，正好作爲汽車站。我常想，在這裏應該有一個牌坊，或任何新式的建築，上面題着「之江大學」四個字，使到這裏的人，一看見就會發生一個深刻的印象。之江是沒有校牆或校門的，堂堂大學，理應示人以自由

亭子，有二個學生在下棋。這是新的建築，地點也很好。可是，這裏的山，常有崩陷之虞，我很爲它的持久就憂。爲什麼不將這個亭子就改爲山下我所想像的建築呢？

到經濟館，我們透了一口氣。雍如告訴我們這館被破壞的樣子，現在已經恢復了。這館，居於全校最前的中央部份，位置很好，它的大門，也許就可以作爲全校的大門吧。

我們在館中稍稍逗留時，雍如的夫人就單獨先走。她說她去準備午飯。真是難爲了她。

出館，一踏上那長方的，平坦的大草坪，我的心就樂了起來！在這裏，放眼四觀，可以看到全校的各部份，而各部份別來無恙，都像老朋友般，在向我點頭招呼！尤其樹，我們念念不忘的樹，出於我的意外，竟還保存了這許多！經濟館前，我會囑那時的事務主任克昌，再三用心培植的毛竹，非但沒有如

我想像那樣斬伐淨盡，反而比從前多了些，雖然還沒有如我的希望，蔚然成林。這難道是勝利後三年來培養的成績？然而也可見天賦獨厚者，到底是不能摧毀的！

走過大草坪，再高一級，總課堂前西南角上的一株樟樹，居然在一抱以上的大了！我在這裏讀書時，小得很，教書時，也不大，現在正像一個業已成人的孩子，我不認得它了！雍如說，這還是陳靈生先生在此讀書時所植，因此我們談到了陳先生，我很懷念他。他剛畢業，就作我們物理學的助教，現在不知他在那裏。

我們沒有進總課堂，就繞向它的西面，再向山上走，以便早些到雍如的家中去休息。西面的深谷，本來遍是楓樹，在它們下面走走籃球房，游泳池，大操場一帶去，可以不見天日，現在稀疏得很，這個今昔的對比是強烈的，我又免不了感慨。但一想到河山無恙，小的樹

已在臨風搖曳，不多幾年就可以恢復舊觀，我又釋然了。

在這裏遇見了幾個杭州上海的老同事，說了幾句，他們都知道我們今晚要住在雍如的家裏，就約定晚上來看我們，談天敘舊。我用歡然的心情答應了。

在都克堂與圖書館之間，我們再敲着我們的餘力走上去。雍如住的，原來是美國教授羅天利先生的洋房，地點在從前爲單身教員宿舍，我曾住過，而現在爲女生宿舍的韋齋後面。在全學校的建築中，除了已毀的天文臺，和原來司徒華林的住宅以外，它已是在高等階級之列了。

雍如一家住在樓上，樓下一家剛剛搬去，空在那裏。久不修理，房子各處，都顯着破敗的樣子。吃午飯時，使我們知道了這些高在山上的教授們，現在都在過着極度不便利的日子，因爲沒有水。

之江大學的水源，來自秦望山

主峯之下的二個蓄水池，上池供總課堂以上諸房屋之用，下池供總課堂以下，尤其學生宿舍東西二齋之用。二池之用。二池已建築多年，彎彎曲曲地走去玩玩，溪谷深邃，

林木清幽，也很可以養性怡情，將它們當作美好的校景。只有久旱不雨，上池才會水涸，我當教員住在韋齋時，就會遇到過。但爲時不久，一下雨，水就滾滾而來了。在抗戰期間，本校會先後被日寇駐紮多次，通往上池的水管，都被他們挖了去，以致上池一直不能出水。要修好，在此物價飛漲的情勢下，那就大非容易了。

當然不是真正沒有水，每天二時，有工役挑水來，以供需。但這就有了限制，不能暢所欲言了。我們一到，就叮囑雍如，他不

必陪伴我們，由我們自己遊覽，一則我們熟識這裏的每一個角落，用不着指導，二則我們夫婦二人，本來是最好的遊伴，再也不必他人來

作伴。他懂得我們的意思，也因為彼此素來不客氣，所以我們一吃過了飯，休息了一會，我們立起來走時，他和他的夫人，都沒有陪伴我們。

天色很是陰沉，顯着就要下雨的樣子。但我們遊興勃發，也管不了這許多。我們從西面下去，到了三龍頭，打算不繞江邊，就從三龍頭的腰部一條小徑，直達九溪茶場。可是一到三龍頭，雨就浙瀝地降下來了。

我們本來是帶着雨衣雨鞋來杭州的。但今天出來時，看看天色很好。就沒有帶在身邊，所帶的，只有我妻在靈隱所買的那頂闊邊草帽，沒有太陽時，背在她的背上。此刻，她戴上了頭，使它遮日的功用，一變而爲防雨。我說，這倒是遊山的晴雨帽。

我們義無反顧，還是向下走。漸漸地，雨由稀疏而繁密了，看看羣山，烏雲四合，一時不會晴。不

得不想個躲雨的所在。一眼看見李校長的故宅，就連忙奔了過去。這是李校長的私產，一座洋房，相當堅固和美麗。現在呢？可憐！四面的牆壁已經沒有，屋頂也已經不知所往，所有內部的裝修，連一根電線，一塊木板也沒有！所有的，就只是水泥澆成的樓板，和大門前走廊上的覆蓋。廊上的水泥石欄，也還完整，我們就在它的上面坐了下來。雨落不到我們的身上，却可以給我們盡量欣賞着。

我們在這裏大約停留了一小時以上。談談說說，張張望望，倒也並不寂寞。雨一陣緊，一陣稀，一陣迷去了遠山，一陣遮斷了近水，我們都以悠閒的心情看着它。原來我們所抱的宗旨，隨遇而安，沒有必欲達到的目的，徹底地消滅了我們也許會有的煩悶。一陣大雨來時，遙看着江邊許多遊人旅客，拚命奔跑，深覺得他們的可笑——不是恥笑而是嘻笑——和可憐。

天對我們留了一下情，雨終於停止了。我抬頭四面看看，似乎不會馬上就再落下來，就和我妻走出了這還保存着戰爭殘跡的廢宅，略略向上幾步，踏上了下山的小徑。

我妻腳上穿着遊山的鑲空布鞋，連底也是布的，只費去十二萬元，比了高跟皮鞋，給了她許多便利。小徑很難走，草上還有水，對她沒有什麼問題，對我却有了困難。我穿的是皮底直貢呢鞋，既不方便行走，又怕產了毀壞它，走時只有特別地小心。

走了一會，將近平地時，我實在耐不住了，就索性將鞋襪脫下來，放在我妻的皮包裹，赤足溜走。我妻不許我這樣走，怕有什麼意外，我說：「我是鄉下人出身，從小就赤慣足，數十年的『堂鞋水襪』（這是我故鄉江陰的俗語），並沒有將我赤足的技能消滅掉，並且還時時喜歡赤足，現在又可以及時一試，我高興極了！我保證自己不會

出什麼意外！……」

她沒有辦法阻止我，只好由我赤足走着。漸漸，看我走得果然還像樣，她才放了心。但不時還問我：「脚底痛不痛？」因為地上的石子和樹枝是很多的。我總咬緊了牙，眉也不皺一下，高興地答：「不痛不痛！爽快之至！」

三龍頭的西面也是一個深谷，裏面只有一個人家。一條細草蒙茸的小徑，沿着小溪，在向谷外透出去。谷一完，我們便面對着一片平坦。在這裏，我們轉而西行，趨向那條直達九溪茶場和理安寺的大道去。

但這其間還有一段路，有兩處，爲了水大，路被沖斷，要走過去，不免費了些氣力。一處，水中還有幾塊接脚石，我攙着我妻，她容易地跨過了，另一處，接脚石已沉在水下，那我就只好立到水裏去，將她抱過去。十九年後，在這秦望山下，還要重演這抱的一幕！幸而

缺口並不闊，不要抱着走，否則就難了。

這時我妻在前面走，忽然一躍而停，大叫起來，說：「有蛇！有蛇！嚇殺我也！」她最怕蟲豸，看見了蟻螂或蚯蚓，都要大呼小叫，何況蛇！

「在那裏？在那裏？」我趕上去。

她說她看見它從草中越路而過，因此再也不敢往前走。我只有安慰她，鼓勵她，因為如果不往前走，又往那裏走呢？我折了一根枯草，走在前面，向草中打着。我說，「與其說人怕蛇，還不如說蛇怕人。如此打草而行，也就可以叫它驚走了。」

果然，在我們踏上大道之前，並沒有再發見過蛇。

一上大道，天又洒洒落落地下着雨。我們只好加緊脚步往前走，希望早些達到目的地，九溪茶場。但走過那頂大橋時，我們還是停下

來，對那橋下奔騰着的水，好好地賞玩了一會。這橋在一個山坡下面，正對着東面的屏風山。屏風山上傳說是王正廷的別墅的後面，又在建築着房子，並且它的前面格外佈置得富麗堂皇，層層的臺階，可見其工程的浩大。但我們總不喜歡，覺得山的坡度太陡，後面的石壁，就好像要倒下來，而前面不論如何擴展，總免不了一落千丈的形勢；遠看如此，要是住在那些房子裏面，怎能避免精神上的壓逼呢！

還是爲了雨點的緊密，我們只好離開這座橋，再往前進。遠看有粉壁透露着，我想茶場就可以到了，不料走近一看，原來是林海亭！我不禁啞然失笑！幾乎每一步路閉了眼睛都會走的，十多年不來，竟如此生疏了！

好一個林海亭，又暫時作了我們的避雨所！在亭中有幾個篾匠，在爲鄉人編造着竹的農具，我們坐在石凳上，看着他們工作。看見他

們有茶吃，我不免老着脸皮向他們索討，他們慷慨地佈施給我，由我喝一個暢快。亭後屋子裏的人家，恐怕就是僱用他們的東家，送了年糕出來給他們當點心，他們似乎不歡迎，有一個吃了連連大吐，說：已經發酸了。

雨稍爲小些，我們又繼續我們的行程。我的長衫已脫去，褲管也挽得高高的，不倫不類的樣子，和我妻挽着手，一同走，遠看起來，也許要引起別人的驚奇吧？

哦，我記起來了，由林海亭到茶場，還要經過若干路呢，其中還有一段稍稍向上的小坡。坡上下都種着茶，採茶的人還在工作，這個似乎可以稱爲真正的「雨前」了，一笑！

在我們和雨腳賽跑的努力下，終於到了我們的目的地，九溪茶場！粗粗一看，什麼都比我記憶中的改了觀！它，九溪茶場，位置沒有變，但搭了一個大涼棚，工程也不

算小。棚前的溪，開闊了，漚深了，並且還築了一條水泥壩，比了從前大不相同。除它之外，和它同樣的佈置的，在溪南有一家，溪北進入理安寺的道口，也有一家，賣茶之外，還兼賣酒飯。從前孤零零的一份人家，現在差不多已成爲一個小小的村落了。

在涼棚下，溪邊水泥隄上，我們坐上了籐籐椅，泡了茶，作着我們預期的欣賞與憩息。水不息地流着，大雨之後，漲過了壩，更是好看。我告訴妻，那一年我在之江教書，在一個大雨之後，曾和幾個同事，由這裏轉入往龍泓亭的路上，就是九溪十八澗的路上，去看水，結果水深不能行，溪澗打成一片，已是一條具體而微的江河，只好退出來。那時我們還沒有結婚。

說起龍泓亭，我妻很記得，因爲在我們結婚前一年，她會來看我過，我們會由這條路，九溪十八澗，翻上龍井，翁家山，然後從理安

寺回來，兜了一個圈子。那時她真走得動，走這些路，她並沒有說一聲倦乏。

涼棚裏，除了我們之外，也有其他的遊客，有些坐轎，有些坐黃包車，像我們靠着脚步的很少。有一羣上海商人，大都是寧波人，興致很高，都赤了足到溪中去玩着。我很爲他們担心，因爲水中實在是很冷的，我方才已領略過，我怕他們本來不慣，爲了一時的高興，受了寒。

沖開水的小夥子，正閒坐在我的背後，在我閒開的心情中，我有一搭沒一搭地和他說着。我告訴他二十年前這裏的情景，並且特別提起了開創這個所在的那一位翁姓老頭兒。

「那是我的祖父。」他說。這倒出於我們意外，我就和他談起他的祖父來。我問他：他的姑母還健在否？因爲他的祖父，曾有一次，一看見我，就哭哭啼啼地訴

着苦，說他很喜歡的一個女婿生病死了。

「我的姑母也早去世了。」我不能免於嘆息！

我又問他，聽說理安寺的楠木，已不存一株了，地下還有小楠木生出來否？因爲又有一次，我的好友培忠，在南京中山陵園主持種植的事，曾到之江來託我收集楠木種子，我就託了那位翁老頭兒，論斤收買，他賣給了我許多斤。

「楠木都砍光了，小樹還小呢。」

我還是只有嘆息！

談呀談地，不知已過了多少時間，雨還是作着它的遊戲，忽起忽落，忽疏忽密。水有些在漲高的樣子，其聲湯湯，頗有若決江河的氣勢。南岸的館子裏，有人在壩下疊石成圍，養着一個鱖魚。大約今天沒有生意，這準備好的醋魚又得多活一天了。

我們各人又吃了一碗藕粉，作

爲點心。看看其他的遊客都已經走盡，天光也已傍晚快，只好立起身來打算走。我妻說：「今天我們雖然已不能再去歷盡溪澗之勝，也應該轉到後面去看看，多添一些懷念的資料。」我自然同意。我們不立刻回到前面來，更進向後面去。

呀！的確也改變了！倚山傍水之間，還有那些新添的茶棚飯館呢！這裏一帶，看來不久就可以由村落而成市集了。翁老頭兒地下有知，也將掀髯一笑，自負是一個開山老祖吧！

但時間委實晚了，我們沒有深入，就回出來。在「洗面處」取了毛巾，我們自己在溪裏好好地洗了面。洗面處是一大盆水，裏面放着幾條新毛巾，由遊人自己洗濯，不收一文小帳。這也是翁老頭兒遺下來的德政之一。

離開涼棚時，我仰面看看伸手可以接到的八角山——這名詞也是翁老頭兒告訴我的——上面正有雲

霧籠罩着，雨意非常濃。我們只有快快地走。幸而現在是下坡路，走起來比方才輕鬆得多。

走過林海亭時，雨已下得很密，幸而點子還不算大，使人受得下。亭裏的篾匠還在努力工作着，對我們瞥了一眼，不知道他們在笑我們，還是在可憐我們。我們方才在李校長的廢宅中笑憐他人的，現在也將爲他人笑憐了。

我們不能再由小徑走上三龍頭回到雍如的地方去，因爲那條路實在難走，何況又已經經過了幾陣大雨。此外，我們也想，到了徐村就可以乘一段汽車，也一定比了再走三龍頭來得便捷。

匆匆地趕到徐村汽車站，一問，却叫我們發了呆，站中人說，方才之江大學學生，在城裏和汽車公司裏的人發生衝突，這四路汽車現在罷工停開了！雨好像有意開我們的玩笑，大大地降下來，我們只好坐在那待車的長凳上作着無謂的等

待。

等到雨似乎失了開玩笑的對象，又稀疏起來，我們就趕緊動身，因爲看看最近較高的五雲山和秦望山，它們的上半截已經被雨氣所包圍，透不出頭來，而山後的烏雲，正還在逐逐地擁來，天也確實有些暗了，再不能多耽擱了。

徐村也已經改了從前的樣子，在匆匆的一瞥中，還是不能不使我發生這個感覺。從前竹籬茅舍，很適合着由此出生的古代大畫家徐熙的身份，現在開闢了汽車道，也許只配西洋油畫家來住了！

由徐村到之江，其實並不遠，在我們近乎奔跑的走勢下，不久也就到了大操場。看看雨並不大，就停下來喘一口氣，打算慢慢地走上山。

我們不想抄捷徑，因爲捷徑總是陡些，我們已無此氣力爬上去。我們緩步走到了學校正面的上山大道。由這裏，從前可以將汽車開上

山去，不曉得現在怎樣。我們還好整以暇地看看江面，江面平靜得如一塊明鏡，一些漣漪也沒有。

突然，我向遠處一望，發見五雲山和富陽一帶的諸山，都已經被雨條所掛滿，完全隱去，看不出來，而雨條正如能行的腳，在迅速地奔過來，我連忙喊着：「不對，快逃，大雨要來了！」拉了我妻就往山上奔。

一面奔，一面還回頭看，因爲我最喜歡看陣雨來時的形勢，那樣如滾、如湧、如壓、如絞的烏雲，厚厚的、重重的、塊塊的、而又破碎的烏雲，看來竟不是雲，竟是凌空的波濤，天也不是天，竟是倒覆着的海！這是輕易不容易看見，看見了誰也不大會欣賞的奇景！

到總課堂時，銅錢大的點子，已經打下來了！我們沒命的奔，上氣不接下氣地，真正難爲了我的妻！這不是在地上奔，在奔上山去呀！將近雍如的家，點子就成了拳

頭大，幸而我們已衝進屋子，這樣的水拳頭，吃得還不算多。

我們說着大幸，雍如夫婦也爲我們慶幸。在我們的幸中，外面的雨，不，應說水，就排山倒海般瀉下來了！我連忙趕到窗前去。可憐，一片白，迷迷茫茫的白，浩浩淼淼的白，什麼都看不見！風助着威，窗戶都格格地作聲。宅子相近的幾株大樹，受盡了顛簸！

這兩落了好久，一直落過了晚飯時間，落過了晚飯後閒談的時間，將近半夜時，方才停止。在之江大學看雨，聽雨，倒成了我們意外的收穫，也使我記起了二十年前在章齋看雨的情趣。那是在白天，我在宿舍裏看着大操場四週的樹頂，兩脚在它們的上面走着，清楚地看見了它的姿態和蹤跡。有幾頭黃鶯，偏偏從雨身——有雨脚自然應有雨身——中穿過，那樣的有力，幾乎不能相信它們便是具有天賦嬌喉的歌唱家！

預約的幾位老朋友都沒有來，我們也沒有出去，我們就在樓下的空房間，睡了這值得紀念的一晚。我們決定，明天就回城去，原來打算住幾天的計劃，只好取消，原因是這裏沒有水，而雍如家裏剛巧沒有女傭，凡事都要他的夫人親自操勞，我們實在意不過。

明天我們起來時，天已經晴了，我們大喜。吃了早餐，我們便向雍如夫婦告別。他們苦苦留我們，我們只好約以後期。我們本來沒有一定的計劃，一定的目的地，他們是知道的。我們未經預先通知地來，現在又未經預先說明地去，他們也就不以爲奇了。雍如要送我們，陪我們走走，我們也回絕了，他有他的事，我們又什麼地方都熟，什麼地方都會玩的，何必就誤他。

我們走下來，在陽光燦爛中，進入了總課堂。在總辦公室裏，招呼了幾位老同事。但他們都在辦着公，我們不便和他們多說，就走了

出來。正中「山高水長」的巨匾，無恙地掛在那裏，給了我很大的欣慰！我的名字有「山」，我兒子的名字有「高」，我將以這四個字，爲我們從我起，這首先四代的名字的中心。我的大兒子，就是在這裏在他母親的腹中成胎的。我愛好這塊巨匾！

打算從東面走出去，忽然李校長走出來，看見了我們，他邀我們到校長室去坐坐。我們本有「遲遲吾行也，去父母之邦也」的意思，他邀我們，便歡然接受了。

在校長室裏，李校長告訴了本校復員以來的經過，那的確是很艱難的，到今天已有如此的成績，當然都是他的力量。但他，在這次抗戰中，除了「家破」之外，他惟一的愛子，十多歲，也因同往內地，因病而死，加上了「人亡」，他的犧牲實在太大了，我們深致哀悼惜之意！

走出總課堂，那株正對門口的

羅漢松，已大了不少，可喜之至！我們一直向東，漸漸下降，路北的楓樹，却少了不少，有些使人喪氣。情人橋已關了不少，但由橋下伸上來的樹，沒有了，我們不能在橋上撫弄樹頂盤桓了。

過橋，上坡，三龍頭幾乎改了觀，認不出來：樹，比了從前，實在太少了！那三座小洋房，教員住宅，尤其我們住過的一宅，還矗立在那裏，但修理的痕跡，劃然可見，也只可以算是殘存者，倖存者。原來圍繞另外三宅中國式宿舍的牆垣，沒有了，那三宅，也變成了一排生的五間樓房了，其形式有如上海的里弄房子。再向東，門房的住屋就只剩了斷垣頹壁，不知當年住在這裏面的長林，有些傻氣的長林，現在往那裏去了。

我們婚後就住在三龍頭，因此這裏正是我們大可紀念之地！我們在牀上看錢塘江中日出的情景，還宛然如在目前！其他花晨月夕，也

不知給我們享受了多少次！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我們在這裏完全領略過。我們真不能望望然去之！

因此，我們在下山的路上，只是一步一停留。這條路，我抱着我那懷孕害病的妻，也上下過許多次。這條路，在樹叢中，在草堆裏蜿蜒着，也確實自有它的情趣。這條路，也臨在溪水的上面，可以聽見水聲。這條路，一走完，就離開之江大學，真叫我們戀戀不捨！

在路盡處，也就是大路邊，溪水之上的地方，原來的小學校沒有了，我妻曾來上過課，對着這一片亂草叢生的平地，她發出了心頭的嘆息。一過橋，我們終於離開了之江大學，踏上了六和塔的地段。

我們本想到上面的廟裏，尤其塔上去玩玩，因為那裏也有許多我們婚前婚後的痕跡，可資留戀。但我妻爲了昨天的奔雨，此刻的炎熱，她已經沒有氣力，我們只好取消了這一個企圖。況且時間已近中午

了，就決定在這裏吃了飯，早些回城去，好好休息。

依然從那株橫生倒掛的樹下走過來，到了已成爲小小市集的六和塔汽車站。飯館很多，我們揀了離站稍遠，南面可以看見錢塘江的一井。同樣的二菜一湯，滋味也很不錯，代價也不算高，絕對沒有一「王瓜兒」的意思。

飯吃好，休息了片刻，懂事的堂倌從門口奔進來說：「汽車來了！」我們連忙付了錢，走出去。一看，汽車的門已經關閉，就要開動了，我們連忙揮手招呼，叫它暫停。開車的果然暫停着，等我們。我們一到車門下，不待敲打，車門就重開了。我們高高興興地走了上去。還有座位，這是多麼可喜的事呀！我們始終要感謝這些車務人員！上海的對了他們，真應該愧死！所可惜的，我們竟沒有來得及去玩玩錢江大橋，只好再留待下次了。

還珠樓主及其作品的研究

徐國楨

一·這個奇蹟是事實

有人口口聲聲嚷着「大眾」「大眾」，好像大眾都是他的私產。那些人之中，如果他是一位作家，寫起文章來好像把大眾愛護得無以復加，如果他是作家中的一位小說家，那當然故事更是惟大眾化是尚。然而，真正的大眾，對於他們的傑作，的確確，沒有什麼好感，不過是那些作家們向大眾妄託知己而已。這種現象，可以說是大眾的教育程度不夠，不容易接受「宗旨純正」「意識準確」作品之中的「金玉良言」，也可以說那些大眾作家的能力尙差，以致弄成功那個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悲慘局面。

據說，中國的文盲，爲數有百分之八十之多，而這浩大數目的文盲，都是最真正的大眾，他們根本沒有讀書看報的能力。能讀書看報而被視爲大眾者，並非是最底層的人物，已是比底層上一層的人物了。一個作家或一種作品，能够爲次底層人物所歡迎，就是一個通俗作家或一種通俗作品。以此爲標準而看，還珠樓主可算一個通俗作家之中最受歡迎的人物，而其所著「蜀山劍俠傳」，更是一部通俗作品之中讀者最

廣的作品。

許多人對於還珠樓主表示憎恨，因爲他以寫神經小說爲「絕技」，而神怪小說，據許多人說，是有毒的。可是，還珠樓主不客氣地把「蜀山劍俠傳」一集二集依次寫下去，自有那麼許多人伸長了頸項等他三集四集寫出來，先觀爲快。這未嘗不是一個奇蹟，而這個奇蹟是事實。

二·「蜀山劍俠傳」的魔力

還珠樓主以「蜀山劍俠傳」爲成名作，也可以說是代表作。到我在提筆作稿的時候爲止，已經出版發行者共已四十八集。當有好幾百萬字了。他的作品，十之八九，歸上海正氣書局發行。據書局主人說：在每一集出版的三四天內，一萬冊之數，一搶而空。早晨開出門來，就有顧客望門而候了。那許多顧客，以攤設書報攤的小販爲多，一個人要買好幾本，買去不是完全靠賣出，而是以租出爲主。現在上海以「租借小說」爲營業的書店報攤，幾於無不備有「蜀山劍俠傳」，讀者之多，在上海已足驚人。此書最初歸天津勵力出版社發行，因戰事關係，中間一度停止續出

。到勳力上海分社探聽續出消息的人，很多，外埠來信探問者，遠及南洋一帶。西南地帶，聞有翻版偽本流行。那時出至第三十餘集。不久，上海有一個兩利出版社，向勳力出版社把該書紙型和版權同時購得，重版出書，由正氣書局發行。購買的人果然很多，而且有許多人都從第一集購起，可見他的老讀者固然不大肯忘懷他，新讀者還是在繼續產生。

二十年來，坊間新出的章回小說，不能算少。作品最暢銷者，張恨水部份，以及向愷然的一部「江湖奇俠傳」而外，只有還珠樓主的各種作品了。張恨水的作品材料偏於男女情愛方面的糾紛，和還珠樓主在性質上差得很遠。向愷然（不肖生）寫的是武俠小說，和還珠樓主的神怪武俠小說，比較的相近。

。當年「江湖奇俠傳」風行一時，銷行甚廣。可是，書局方面對於此書的宣傳，也很着力。「蜀山劍俠傳」的風行有所不同，書局方面未曾有過盛大的宣傳，它是在讀者互相傳說之間，而日益廣其流傳。而篇幅的浩大，在近年間即使不能說已經空前，可以與比者巴很

難見到了。說到多產作家，還珠樓主大概可以當得起。就我所如，書目如下：

- 「蜀山劍俠傳」四十八集（未結束）；「青城十九俠」二十五集（未結束）；「雲海爭奇記」十一集（未結束）；「邊塞英雄譜」三集；「蠻荒隱俠」五集（未結束）；「青門十四俠」二集（未結束）；「柳湖俠隱」五集（未結束）；「峨嵋七矮」三集（未結束）；「黑孩兒」三集；「武當異人」一集（未結束）；「俠丐木尊者」一集；「虎爪山王」一集；「萬里孤俠」一集（未結束）。連其他在內，恐怕不少

運珠樓主詩稿
 身以健心家三秋氣未定清又見
 如海成儀後漢京北地雄師壯
 盡人皆重調不年辛苦城生書
 願傳五生將軍位
 襟衣吟長一樂
 東三



於一千五百萬字了。

三·還珠樓主這個人

在沒有說到作品內容以前，先把還珠樓主這個人「約略寫幾句：我和他相知甚淺，可也常有相遇的機會。却又是他很忙，我也不很閒，談話的時間，不會很長。我告訴過他：「我要寫一篇關於你的文章」。他並不反對，却很謙虛。我倒真想專誠去拜訪他一次，使得我寫出來的東西，可以充實和親切一些，終因他現在是一個純粹的職業寫作家，每天非寫不可的小說稿，在萬言上下，不好意思去打擾他，免得影響他的工作。

還珠樓主姓李，名壽民。原籍東川，居留華北很久。四川口音我是略為有些覺得到的，可是在他嘴裏却不大聽得到。他用大江以南的口語和我講話，聽去不覺得生硬，原來他在幼年時代，曾在蘇州居留過一個相當時期。他說話的技巧不很好，並無特別可稱的地方；好像很性急，說得高興的時候，興奮之狀可掬，語調也急促如聯珠砲，恨不得十句話併在一句內說完似的。對於修飾方面，也不考究，好像表示他的性格，是隨便得很的。略帶方形的一張圓臉盤，兩隻耳朵不小，頸項却不長，闊肩膀，粗腰肢，身材比長的人短些，比短的人長些，當列入中等裏面去；肌肉比太肥的人瘦些，比不肥也不瘦的人肥些，當列入普通

與肥胖之間，決不能言瘦，而且與胖為鄰了。頭髮剪得很短，穿中裝的時候為多，年齡大概在四十五這個數目的上下罷？

他出身耕讀之家，從小就隨宦在外，經過地方不少，蘇州也是其中之一。十七歲時候，父親死去。十九歲開始在北平當公務員。二十三歲入軍界。曾經跟隨胡笠僧傅宜生做過幕僚。在這一時期內他結了婚。

武俠小說在北方，素來很流行。他自己本來的意思，很想把所歷所見的山水人物，寫成「筆記」。恰巧其時天津有一家「天風報」，缺少一篇長篇武俠小說，他在人家鼓動之下，就不經意地採用了「蜀山劍俠傳」作篇名，一天天寫下去。不料讀者異常歡迎，還珠樓主的別號，就受人注意起來。因為最初並未用心寫，他曾經向我說：「前幾集寫得甚不愜意。」

日寇侵佔華北，他因子女衆多，逃不出來。日本人要他合辦刊物，他沒有答應，陷獄兩月。出獄以後，家累既重，生活十分困苦。寇敗之後，他再度到上海來，遇到正氣書局主人陸先生，相談甚歡。陸先生說：「政界軍界的事，不用去搞了，你還是住定在上海寫稿子罷，想來生活總可以維持的。」他同意了。至今仍是如此。不過家眷還在北平。

他現在寄寓上海老垃圾橋北塊的一個斗室中，除續寫未了各部小說外，同時應上海、香港、無錫、鎮江、北平等地的日報特約，按日寫寄長篇小說。

四·一個奇怪的頭腦

還珠樓主的神怪小說，設想的神奇幽怪，出乎意想之外，簡直匪夷所思。這個問題，後面有得講到。

現在所要說的是：小說中的人物，既然是那麼多，未了各說部的篇幅，又是那麼長，不要說事蹟，就是那許多的人名，已够繁瑣，不容易弄得清楚了。而且若干篇作品，在一天內同時續寫，更多纏雜錯誤的可能。據我所知道，他並無備作查考的各部小說人名表，竟就隨隨便便地一篇一篇續寫下去，記憶力之強，實足驚人。再者，他一天總要做足十二小時的工作，腦力休息的機會，除睡眠以外，就很少了，一個人腦力能够「長期抵抗」，同他一般久用不疲的，也不多見。

還珠樓主可算是個怪人，特別是他的頭腦，怪得更出奇。有了那麼奇怪的頭腦，然後可以產生像「蜀山」「青城」那麼神怪的小說。

五·寫作態度和人生哲學

小說家不等於思想家。然而不能夠運用思想的，作品就成了平庸的敘述，難有吸引讀者的魔力。特別是神怪小說，說穿了無非是捕風捉影之談，無中生有之境，更非運用思想不可。至於思想上屬於那一條路線，思想的價值如何，那是因人而異的問題，不可一概而論。

還珠樓主在作品中所透露的一思想面目，

蕪雜，差不多找不出中心點所在。說他是儒家，他却把釋家看得至高無上；說他是道家，他却很肯爲儒家說教；說他是釋家，他却對於游俠社會中人拔刀相助捨命全交的德性非常推崇；說他是陰陽家，他却援用聲光電磁等作用而演爲書中的各種「法寶」；說他肯接受科學，他却又是金木水火土說得光怪陸離。其蕪雜在此，其作品的具有令人眼花撩亂的魔力的原因也在此。

要分析他的思想，非把他的作品仔細閱讀不可。我看他的小說，不過止於「趣味」而已，未嘗深究。在這裏，我只能引用他自己的說話。他曾經給我一封信，說起自己的寫作心情，他說：

「惟以人性無常，善惡隨具環境，惟上智者能戰勝。忠孝仁義等，號稱美德，其中亦多虛偽。然世界浮瀆，人生朝露，非此又不足以維秩序而臻安樂。空口提倡，人必謂之老生常談，乃寄於小說之中，以期潛移默化，故全書（指「蜀山劍俠傳」）以崇正爲本，而所重在一情字；他非專指男女相愛。又：弟個性強固而複雜，於是書中人乃有七個化身，善惡皆備。」

這些話，不妨視作是他的寫作態度。

在「萬里孤俠」書中，有一段議論。他說：「暗村：此是兵家必爭之地，上下流九千餘里，無量生民，安危生計所關；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英

雄豪傑，旅客羈人，由此過渡。如今兩岸平沙，依舊黃流，渡口斜陽，仍照狂波。昔日往來爭殺之場，祇剩幾處荒丘，一條濁流，勝概雄風，於今安在？那鷄蟲得失之迹，連點影子都找不到。可見人生朝露，逝者如斯。即便時無劉項，遂爾稱雄，倖博微名，造成佳話；然而豪情長往，朽骨何知？至多供後人懷疑笑罵，憑弔之資。有什麼意思？

這些話，不妨視作是他的人生哲學。

六·不如視作神話為妥

還珠樓主最風行於時的作品，與其說是小說，不如視為神話。不過這種神話，並非古代流傳下來，而是出於他的創造罷了。

他的神怪作品（武俠除外），和現實世界隔離得非常遙遠，故事的基礎，不是建立在人間社會，而是建立在仙佛妖魔鬼怪鳥獸蟲魚混合而成的一個不成其為社會的世外社會上面。雖然在書中都給人格化了，而彼此之間的鬥爭（鬥爭就是故事的骨幹），在形象和性格上面，都已超脫了人間社會的羈絆。

在還珠樓主的筆下：

關於自然現象者，海可煮之沸，地可掀之翻，山可役之走，人可化為獸，天可隱滅無跡，陸可沉落無形，以及其他等等；

關於故事的境界者，天外還有天，地底還有地，

水下還有湖池，石心還有精舍，以及其他等等；

對於生命的看法，靈魂可以離體，身外可以化身，借屍可以復活，自殺可以逃命，修煉可以長生，仙家却有死劫，以及其他等等；

關於生活方面者，不食可以無飢，不衣可以無寒，行路可縮萬里成寸尺，談笑可由地室送天庭，以及其他等等；

關於戰鬥方面者，風霜水雪冰，日月星氣雲，金木水火土，雷電聲光磁，都有精英可以收攝，練成功各種凶殺利器，相生相尅，以攻以守，藏可納之於懷，發而威力大到不可思議。

就像上面所說種種，都不是實際人間社會現象中所可見到，甚而至於想也想不到。雖然科學萬能，有許多玄想今日果已成爲事實，但以與「法寶」「魔術」並論，終成異觀；在還珠樓主小說中：「身劍合一，駕起遁光，在兩天交界之間，急急趕去，瞬息千里，望見前面……」（非原文，略仿其意而已。）讀者所得到的，完全是一種神奇杳渺，摸不着邊際的抽象感覺，和實生活中的記載：「只見那隻四發動機的大型飛機，升入高空，愈去愈小，片刻之間，沒入雲層深處，看不到了，真是神速呀！」情味意境，截然不同。因爲飛機有具體的形象，留在看的人的頭腦中，所以決不能像身劍合一來得「神祕」，你要叫還珠樓主把身劍合一的動作，拍一張照像出來印在書上，

，讓你看出一個所以然來，那恐怕一定辦不到。於是就神祕了。

還珠樓主的神怪小說，和「塵世」隔得很遠很遠，和前人筆記中所寫「飛劍取人首級百里之外」那種劍俠，其色彩不知要濃重到若干萬倍。實是長篇神話也。

七·從封神榜與西遊記說起

中國最著稱的章回長篇神怪小說，一部是「西遊記」，一部是「封神榜」。「西遊記」以唐玄奘取經為主要人物，「封神榜」以周武王滅紂為演述題材，雖然缺乏真確性，多少有些依附。還珠樓主的神怪小說，完全脫離正史，完全用他自己的玄想為主，海闊天空，無奇不有，隨意所之，怪不堪言。用神怪的範圍作比較，「封神」「西遊」猶屬小神怪，「蜀山」「青城」才是大神怪。看過「蜀山」「青城」，覺得「西遊」「封神」，筆墨的運用，不够肆暢，玄想的幅度，不够廣遠，法寶陣勢的應用和佈置，不够新奇；總而言之，有些拘謹的感覺。同時可也覺得，「蜀山」「青城」不無太不拘謹之感，不免有些蕪亂。他那枝寫小說的筆，好比一匹怒馬，是誰給加上了一鞭，那匹馬一聲長嘶，立刻舞動四條腿，電一般快，向着千山萬水的前程，猛衝而去，只覺得一路煙塵翻滾，塵頭不住地向山高水深所在怒捲而去。性急的人說

正酣，溜順了腿，還是奮靈揚蹄，向高上高深中深的所在，絕塵飛馳而去。

還珠樓主真是大手筆，從他作品的文氣作觀，一口氣就是數萬言一瀉而下，確有長江大河，怒濤洶湧，奔流激盪的闊壯姿態，奇中逞奇，險中見險。那種莽莽蒼蒼浩浩的氣息，在別部章回小說中，是不容易覺察得到的。可是，別部小說中那種步步思量，程程回顧的細密神情，他那裏也不大有的。自「蜀山」「青城」而下各部作品，雖然是章回體，可是章回的迹象淡糊得很，上回和下回，大都是硬生生地斬斷，並無小作「關欄」之意，「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那些字在還珠樓主筆下不大採用的。其實，一集可說等於一回，而形式上一集中有好幾回。大概就是因為這上面的關係，看他的本文，順筆而揮，膽魄甚大，看他的回目，就有些字斟句酌，刻劃之痕相當深，似乎十分謹慎了。

寫神怪小說完全憑着玄想，在質和量雙方，不論以前及現在，沒有比還珠樓主色彩更濃重了。「西遊」「封神」雖也神怪，性質和他還是差得相當遠。再則，「蜀山」等作的山脈河流地勢等，和最近的實況不離左右，而近世科學上的研究，也往往給通過了他這枝神怪的筆，而加以化用了，這更是和以前神怪小說所不同的地方。

(待續)

他的個性很奇特，高興的時候會大聲的笑，憂愁的時候會流一整晚的眼淚，而高興與憂愁却又不一定爲了什麼事，或者說有什麼理由，只是說，他感到高興的時候就高興，他感到悲哀的時候就悲哀，有時候，他會解嘲地跟人們說，這就是所謂柏格森哲學。

一個研究社會心理學的人批評他：「世紀末的情緒。」

他不承認這一句話，因爲他的思想是那樣的健全，甚或說堅定，如果是一個患有世紀末情緒的人，那末他怎樣會從淪陷了的上海，吃盡苦頭，來到這艱辛的自由區呢？

他快樂的時候，喜歡和一切人往還，悲哀的時候呢？連最有價值的人都不理一理，人們說他想到什麼就做什麼，是一點兒也不錯的。

這一天，走了一長段路，爬上山，回到了狹小的房間裏，他疲乏極了，倒在床上就睡覺。

在床上睡了一回，身體比較好一些了，他就站起身來，走到窗前，他的視覺穿過窗外的松樹，俯望山下的街市，是夏晚，朗爽的晚風吹着他的胸膛，他却只是冥明地感到一陣憂愁，他是常常有反常的感情的。

「喂！」一聲纖美、輕微然而又清脆的聲音傳上來

被放棄了的情感線

錢今昔·文

狄嘉·圖

。他看見松樹旁的草地上，一個年輕的少女在抬起了頭，向他笑一笑。

難得有的微笑，在他的臉上顯現出來。

只一閃，那個少女就看不見了，於是他回過了身去，在鏡子裏端詳着自己的臉容，就在方才回家的路上，分明記得有一個別離了三個多月的朋友，拉住了他的手，高聲地喊起來：「你怎麼這樣地瘦？」也分明記得，他突然發覺穿在身上的西裝又嫌寬了。

他重又走到窗前，向窗下望去，希望再看見她一眼，可是即使在那樣地想看的時假，一方面却也彷彿早已知道她是不可能再給他看見了，因爲他的命運本來只配這樣，他覺得上帝好比是一個頑皮的孩子，他就好像是一隻可憐的貓咪，孩子常常將可愛的絨球在貓咪的眼前眩耀，及待那貓咪伸起腳爪來抓取它的時候，孩子却又把它藏匿了。

他記起了李商隱的兩句詩來：「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頓時，他又感到一陣疲乏，睡到了床上去。

忽然，他的房門上有手指頭輕輕叩着的聲音。

一陣希望湧上他的心頭，他走去把房門拉開了。

「哦！」他喊起來了。

一個人投進了他的懷抱，

一雙熾熱的眼睛，一頭黑澤的髮絲，一個溫暖的身子。

他起先輕輕地擁着她，而她用力抱着他，因之，他也用了全部的力量來抱住她的腰，什麼話都沒有說，熱吻落在她的嘴唇上，額角上，頭髮上和頸子上。

大約是五分鐘，他放開了她，她的手也落了下來，她靠在牆壁上，他對她立着。她的表情很寧靜，而他的胸中却起伏着萬種的情感。

終於悲哀的情緒勝過了歡樂，他讓眼淚流了出來。

「你為什麼又哭了？」她低下了頭，輕輕地問。

「只有看見你的時候，我才哭得出來。」他回答：

「別的時候，我連想哭也不能達到目的，所以你就讓我好好地哭一場吧！」

「好的，我就讓你哭一下，」她說，從腋下抽出了一塊手帕，來拭他的眼淚。

她在一隻椅子上坐下了，把他輕輕地抱在她的懷裏，她的聲音好像是一支小夜曲：「但你哭過了要答應我笑。」

「為什麼要笑？」

「為什麼要哭？」

「你不覺得現在是應該笑嗎？」

「嗎？」

「你不覺得將來是應該笑嗎？」

「嗎？」

給她的巧辯引起了幽默感，他果真笑了。

「假使有人知道我一定會哭一會兒笑，一定會以為我是個怪人。」

「所以人家是不了解你啊！」

「那末，世界上有沒有人會了解我呢？」

「你想，世界上有沒有人會了解你？」

「我知道有一個人。」他又笑了。

「知道就好了。」

她把一個熱烈的吻送給他，然後站起身來，向他說：「我要走了，你知道，我本來是不能來看你的，回



去，少不得又要挨一頓罵了，可是我又不得不來看你，因為我的情感逼得我這樣，現在，再會了。」

她雖然走得很慢，而且在走到門口的時候，又回過頭來向他笑了一笑，可是，他却仍然覺得她走得太快了一點。

房間裏，重又剩了他一個人。

人世是多麼的淒涼呢！

如果說有人是在世間得到了快樂，那末他所得到的却只是悲哀。

他又哭了，竟然是大聲的哭。

2.

抗戰的後期——

是在朋友何的家中，他遇見了她。

那一隻桌子是用竹片編成的，在那小城裏，竹子是不值錢的。沿着桌面坐着四個人，何，何的太太，她，還有他。

何重新從上海跑了一次封鎖線回來，賺了不少錢，而且從上海帶來許多內地人吃不到的好東西——像咖啡精，乳油麵包，夾心餅乾，巧格力和葡萄酒等。這一晚，他就用了這些東西，配了許多菜來請客。

如果是一個從來沒有到過上海的人，對於這些東西只不過覺得新鮮，但對於一個離開了上海好多年的人，則除了新鮮之外，還會對它生出無限的懷念與快感。所

以那一晚，他們四個人都吃得很愉快。

他的年齡並不大，可是却給人以少年老成之感，但一般真正老氣橫秋的人却又覺得他多少有一些海派，上海人看上海人和內地人看上海人本來就並不相同。

他很瘦弱，他的談吐，用朋友們的描寫是頗為高尚而幽默。所以他的話是引起了何氏夫婦們的大笑，也引起了她的微笑。

她是當地一所女子大學裏的學生，她的爸爸是一家商業公司的總經理，一般人也許會猜她很傲慢吧？但事實上，對於她所壓惡的人物，她果然不免有些驕傲，對於她所喜歡的人物，她却很是和睦與靜嫻。

忽然間，她問他說了：「我彷彿看見你寫過的一首詩？」

「你還記得我的詩？」他回答：「是那一首詩？」

「那一首——哦！是沉沒的鐘。」

他覺得奇怪，因為他並不是一個詩人，他只不過偶然寫一二首抒情詩，尤其是「沉沒的鐘」，全然是用了種纖美而精煉的筆觸去寫的。既少理解的人，更少注意的讀者，而她，偏偏記得這一首詩，不是很奇怪嗎——至少，從她並不是一個喜歡寫文章的一點上來觀察。

可是，她却又說：「我很喜歡這一首詩，我還請人配了一隻譜，我很喜歡唱它。」

「那裏面都是些頹廢的情調。」

「我却喜歡那種情調，人住原本是那樣的。」

「不是很奇怪嗎？像她那樣生活舒服的人，」那樣地想着，他不禁把眼睛直注着她。

但正在那時，何忽然像火車頭一樣地大聲笑了起來

：「你們正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了。」

並不理會主人，她只是閃了閃熱烈的眸子，低低地向他說：「過幾天，我來看你。」

「好的！」他說：「我想聽你唱我的詩，即使是那樣壞的詩，我也能用你的歌喉來唱好它。」

一聲清脆的笑。

3

她並沒有去看他，過了二天，他接到了她的電話，約他到她的家中。

走了一段很長的路，他走到了那幢在內地是少有的華麗的住宅。

她先在會客室裏等他，寒暄了幾句，把他領到了自己的房中，因為會客室只是招待紳士氣的人的地方，如果果是沒有紳士的俗氣的人，都不適宜於放在會客室。

那是一間美麗而雅緻的房間，她的爸爸既然是總經理，自然能够得到許多上海貨。

她穿了一件寬大的西洋式的白紗旗袍，她的頭髮垂

披在兩肩，只有最末的地方才燙着，她的嘴唇上只抹了很少量的密斯佛陀，她很像一個幻想中的安琪兒，除了少兩隻翅膀。

屋子的一角，陳列着一隻鋼琴，日偽軍隊的封鎖雖

然嚴密，但商人們却仍然可以把鋼琴之類的大物件運到內地來。

「要不要把你的歌唱給你聽？」她說。

「好的。」

走到鋼琴前面，把蓋子翻開了，打了二下鑰子，她黯然地站了起來。

「音鍵壞了，」雙眉緊皺着：「我只能不用伴奏地唱了。」

門響了。——一個穿得很體面的紳士走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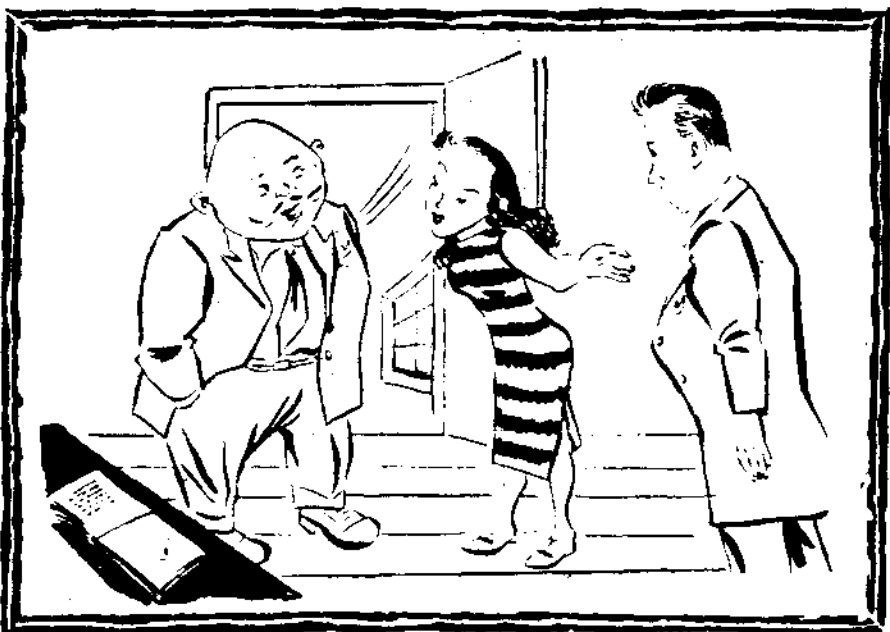
她跳到中間，立刻就說：「讓我來介紹。」

紳士大約四十多歲，胖胖的，一團俗氣，留着一抹八字鬚，自以為很莊嚴，威風，看起人來的時候，老是

把頭部偏着看。

「這是我的爸爸。」原來，這就是總經理先生呢！「這是密斯脫施，我的朋友。」總經理皺了一皺眉

，傲慢地向「我的朋友」抬抬頭。



施知道他的破舊的衣服是使得總經理先生皺眉的原因，在內地，雖則大部份人都穿得很破舊，可是在一個發國難財的市儈的眼目中，却只有穿得漂亮的人才是他的朋友。

「施先生在那兒辦公？」

「施先生是××大學的助教。」女兒代替了客人說話。

「哦！」紳士的喉間響了一響，就向女兒說：「阿媛出來一回，我有幾句話和你說。」

施想告辭，但一定要他等着。

阿媛跟着爸爸出去了。

他一個人留在房間中，很無聊，就走來走去，在桌上翻翻她的歌譜。

無意中，他在歌譜中間，翻到了一本「讀書札記」，一種濃重的好奇慾——要想知道她些什麼書——使得他翻開了那一本精裝的抄本。

起先是一些隨隨便便的札記，她看的書大都是一些小說，一些探掘人生哲理的小說，像滄麥士，哈代，亞士伽，王爾德和愛彌兒，白朗黛等人的作品。有許多書，她都只在做了半本書的札記後突然停頓了，只有當她在做「咆哮山莊」的札記時，她才寫下了一長段的話，她說一班人都憎恨書中的男主角，可是事實上愛的最高點也許就是恨吧！用情慾去愛一個人的人世上也許很多，但能用全部的生命去愛一個人的人呢？哦，太少了。

突然，她又寫了一段：「我覺得我很奇怪，爲什麼我的情感會是這樣的不能自己安排，我在高興的時候，就高興，我在憂愁的時候就憂愁。而且那種喜歡和憂愁又是那樣地深長。」

把眼睛在那上面注視了許久又許久，他的心跳了起來，因爲他想不到，這個世界上還有着一個和他相同的人物。

把書翻好了，他沉入於思想裏。而門開了，她回來了。

她很高興，和他談了許久，她說她從來沒有和人們談得那麼久。

她又告訴他，她爸爸的公司裏要用一個秘書，她推薦了他。

「你願意嗎？」柔和的眼光停留在他的臉上。

他從來不願意替那種紳士們做事，可是另一個神祕的觀念，竟使得他的嘴並沒有向腦子請示，就回答了她：「謝謝您。」

像一陣旋風，她飛了出去，到她的爸爸那兒去了。

4.

商業公司在—座山上，這兒的街是很奇特的，城區裏就有山，許多街都在山上，從一條街走到另一條街去，它的意義，有時候就是爬一個山。

商業公司的那一個山却很冷靜，是他們自己開闢的

，四周種了許多松樹，以掩護屋子，在戰爭的中間，日本飛機如果發見了這些屋子，它自然是會飛下炸彈的，不過，這個城，並非位於戰略據點，所以很少有敵機光顧。

施搬進了公司的宿舍裏來，他的房間在樓上，靠着窗，望出去就是山的邊緣，所以就連山下的街也能够望見一角。

搬進宿舍的第二天，她就來看他，在她放學的時候。

是在下午三點多鐘，陽光在他的房間裏跳躍，談了一陣子話後，她說：

「像這樣的天氣，悶在房裏不是太可惜嗎？」

「你的意思是出去走走。」他的興緻很高。

「噢。」把書本挾在腋中，她走出了房間。他跟着她，走下了樓，在草地上站着。

山的一端是石級，通到山下去的，另一端是松林，松林的中間有一條泥路，這條泥路向上昇去，又是一個山峯，他從來沒有走到上面去過。

以為她一定是走下山去的，可是她的臉却竟是向着那一條泥路。

「你有沒有走上過？」她問。
「沒有，你呢！」

「我總想知道上面是什麼？」她說「你喜歡爬山嗎？」

「我不常常爬，想來您一定爬得更少。」

「不！」她頑皮地說：「我最喜歡爬山，過去差不多每天要找山去玩！」她的腳已經走向松林走去。

他跟在後面，他問：「那末，現在呢？是不是不爬了。」

「是的，過去我在另外一個山城的時候，我有一個朋友，他最喜歡山，他說他是山的兒子，所以我也變成了山的女兒，可是現在？你想，我怎麼會一個人爬山呢？」

一段快樂裏帶着淒涼的話，這中間也許包括了一段幽怨的故事吧！但施並不願意去問她。



他說：「那末我到很願意跟你做山的兒子。」
她笑起來了，笑在她的臉上，像一朵突然開放的花一樣。

這時候，他們都已經走進了森林。

從一級級山路的泥階上向上走去，他感到有些吃力，可是看到她的步履那麼輕鬆，他的勇氣也增加了。

山的頂上，又是一座山，比下面的山更廣大的山，綠的甘青與柔草夾着一條山路，紅色的紫色的花像是寶石似地鑲嵌着，雲雀振着翅輕輕地飛，是春天，多麼迷人的境地啊！

有一塊地方，山壁向後凹進，騰出一大塊青草地來，一根流泉，從山壁上流下來，正好剖分了這草地。

「啊！你看，多麼美麗的地方啊！」她快樂得失聲喊起來。

他們走進了那美麗的地方，在泉邊坐下了，他們的身子緊傍着。

一時之間，他們的心子都沉入於靜謐的境地，他們要看那蝴蝶的翩舞，他們要聽那泉流的激盪，他們甘願使自己在短時期裏成爲大自然的俘虜。

那兒非但有黃鶯的百轉，而且還有一種鳥，它的叫聲初聽起來好像是小貓的嬌嗔，仔細辨別，才知道是一種特別的鳥，她提議站起來找尋那一種鳥兒。

並蕭肩，向蔓長的甘青叢中走去，那種鳥兒始終找不到，可是幾隻全身碧綠的翠鳥却使得他們的眼睛感到

明朗。

從新坐到那河池邊，又靜謐了許久。

她回過頭來，她的眼睛向他笑了一笑。

他不說話，他的頭又向她靠近了一些。

於是一個長長的吻。他吸到了她的滑膩的舌子。

第二個吻，落在她的眼珠子上，他有一種像水晶似的感覺。

5

從此之後，他們就成了山的好朋友，在松林下，在流溪旁，他們擁抱着，他們熱吻着，他們享受着大自然的創造。

可是，戀愛雖然只是兩個人的事情，然而，却往往有無數人來關注這件事，或者幫助，或者破壞，這種破壞與幫助又往往是出之於客觀的結果的，在主觀上人們只不過隨便談談說說而已。

他們的戀愛引起了人們的談論，施一聽見那種談論，心頭就起了一種不吉利的預感，因爲總經理的不喜歡他底女兒做一個窮光蛋的妻子，是不問可知的。

談論自然也引起了總經理的注意，有一天，那個紳士把他喊進了經理室。

以爲他將要責罵他呢！懷了一顆不安的心，他走進了那一間在內地，可以算是美麗的經理室。

綠絨的木沙發，綠絨的籐坐椅，紅木的寫字枱，大

的玻璃鏡，恭敬的侍者，威風凜凜的胖紳士——這一切，就是經理室的寫照。

總經理想了一想，開口了：「密斯脫施，我有一件事想問您。」好鎮靜，不動聲色，面露笑容，那個胖紳士的八字鬚向上移了移，吐出了他底莊重的聲音。

「是問我和她的事嗎？」他的心有一些跳，臉有一些紅。

可是總經理是有修養的，他不願意做一個平凡的家長，他只是用手翻出了一張公文。

「我想問你對於燒碱的收購工作，你能不能做？」原來他是談的公事呢？他的心放了下來。燒碱是公司中重要業務之一，因為這公司還附設着一家肥皂廠，施覺得自己既然是公司中的一員，自然不能夠擺脫這件工作，雖則他是一個文人，一個不善於經營買賣業務的文人，那種買賣業務假使到了普通職員的手中，也許就會認為是撈油水的大好機會了。

他只得回答：「可以的，但是我對於業務不很熟悉。」

「那沒有關係。」總經理又笑一次，在公文上批了幾個字，「我派何克競來幫您忙，你可以多觀察，多學習。」

何克競是公司中最善於做生意的一員，派他來幫助我，那末不是很顯明的，讓我掛一個空名而已，這樣地想着，施就答應了這工作。

總經理忽然間大笑了一聲，笑得古怪，隨即就忍住了笑，很威嚴地將一張公文遞給了他。

天哪！是派他到河口去呢！江西河口，距離福建那麼遠的一個地方，他忽然間了解總經理的意思了，這不是流言的功效嗎？流言終於逼得他要和心上人離開了，商人們畢竟有美妙的手腕，文人們畢竟只有被擺佈的命運，他猛然想起了兩句詞：「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他垂着頭退出了總經理室。

6

何克競是一個事務人材，瘦長的身子，精明的眼睛，雙手能夠同時打兩隻算盤，他一些也不知道總經理與施君之間的微妙關係，一路到河口，何克競總是跳東跳西的佈置業務，而施却只是閑閑地做做詩，飲飲酒，待等到了河口之後，也是這樣。

河口——那個東南四大鎮之一——仍不脫鄉村的風味，施留在這兒，只覺得生活是無限的冗長。日子就只是在飲酒與寫詩的中間渡過去。

一天，他忽然收到一封信，拆開來是同事老彭寫來的，只見他寫着：——

「我的上海朋友：

告訴你一個消息，你也許會感到不舒服，所以我就先提醒您，關於女人，上海多的是漂亮的小姐，咱們上海人，眼界要放得高些，什麼事都不放在

心上。

你如果同意我的哲學，那末你也許能以微笑來讀這封信了，就是總經理的那位女公子——那個我們曾以雲裳仙子暗號稱呼她的，已經訂婚了，是同一位少將——就是那個一脚踢死茶房的張少將——

一篇散文：

訂的婚，條件是少將投資於本公司，並代拉葉上將為董事。

「老是做使人惆悵的夢。天邊的雲煙，草尖的露珠，枕畔的淚痕。擲一片紅葉於溪流中吧！它却只是流向杳無人跡的山鄉，於是，難免想起絳珠草的故事。我病着，有幾個人為我而愁，有幾個人為我而喜，多數人將是平淡的。」

大家都是上海人，別為這事就憂，河口是好地方，老兄樂得做些生意，發些小財，何克競算盤很精，人倒還講交情，老兄不妨跟他學學門檻，何必一天到晚，死捧住書本也。

一笑。

你的上海朋友老彭頓首」

讀完了信，他覺得頭腦有些昏沉沉，這種不幸的發展，雖然早已有了預兆，可是畢竟使得他無限悲傷，在理智上，他果然也覺得老彭的話不無理由，可是他是一個情感勝過理智的人，他只覺得情感忽然間受到極大的壓抑，以致於心臟急速地跳躍，而胸口也為之發痛。



「這真是一個悲慘的世紀！」只是這麼嘆了一口氣，他就暈倒了。

他終於回到了公司裏，出乎總經理的意料，但總經理是一個標準的紳士，表面上絲毫不露聲色，派他改任調查科的工作，一方面就嚴令禁止女兒再跟那個上海少年來往。

調查科是須得每天出門去調查各國附屬廠家以及原

，他就暈倒了。

調查科是須得每天出門去調查各國附屬廠家以及原

料市場的情況的，他就只得一天到晚地跑東跑西，只有晚飯的時候才回家。而山的女兒受了嚴令的約束竟無法會到。

一天，下了大雨，天像要塌下來似的下了大雨，他正苦痛地坐在房間裏，突然間，房門給推開了。

還沒有使得他看清是誰，一個女人投進了他的懷中，溫柔的感覺幾乎使得他迷醉。那正是她，她的衣服很潮濕，可是她讓他緊緊地抱着，而他吻着她的時候，她是輕輕地咬住了他的嘴唇與舌子。

久長的吻後，他放了她。她脫去了濕淋淋的旗袍，在單薄的汗衫與三角褲中顯出了感人的細細的皮膚，白白的身子。他又猛力地抱住了她。

可是忽然間他的眼淚流下來了，於是他放了她。重又坐到座位上，她就走過來坐在桌子上。

「你能够來，我真快樂極了。」他說：「可是你怎會來的。」

「我本來不能來，因為每次出門，媽媽總要替我計算時間，今天下了大雨，可以推說避雨了，也許他們便不會疑心了。」她說，包含了無限的幽怨。

「本來，我是不應該愛你的，」他說：「因為我太窮了。」

「別那麼說。」她跳下桌來，坐在他的膝上，緊緊地把臉頰貼着他的臉頰：「自從分別之後，你又瘦了許多，你應該知道我的心，那是永遠屬於你的，這樣地一

想，你便不該再瘦了，再病了。」

「是的，我知道。」他只是憂傷地說：「然而，你的身子將永遠不是我的了。」

她的臉忽然紅了起來，她說：「我願意永遠屬於你，你要不要我。」於是她站了起來，走到床的前面，倒下了水。

可是他卻只有眼淚，只有猛烈的心跳，而沒有慾望，於是他只是走近了床，想把她抱起來。

走近床，看見她的眼眶中滿滿的都是眼淚，而且一看見他走近，她就哇的一聲，大聲地哭了。

於是他就躺下去，橫在她的旁邊，兩個人就抱得緊緊地大哭了一場。

8

後來，她受不住情感的衝動，常常借了一個藉口，到他的房中去會他，但是她的家庭却每次都要責罵她。

他知道這種情形，他的心中很難過，而且也萬分的矛盾，因為知道她一來，回去便要挨罵，那末他還是希望她不要來，可是如果她好久不來，他自己却會悲哀得不能生存似的，只是盼望她來。

她的婚期漸漸地近了，那個少將常常到公司來，是一個肥頭大耳，手上脚上都長着濃濃的黑毛的人，他看見了那人便想嘔吐。

他總是想不出一個解說苦痛的辦法，那一天晚上，

當她到了他的房中，哭了一陣又走了以後，他忽然覺得人世是那樣的空洞，世紀是那樣的悲慘，在這巧取豪奪的區域中人與人之間有的就只是憎，只是恨，愛根本是已經不存在了。那末還要談什麼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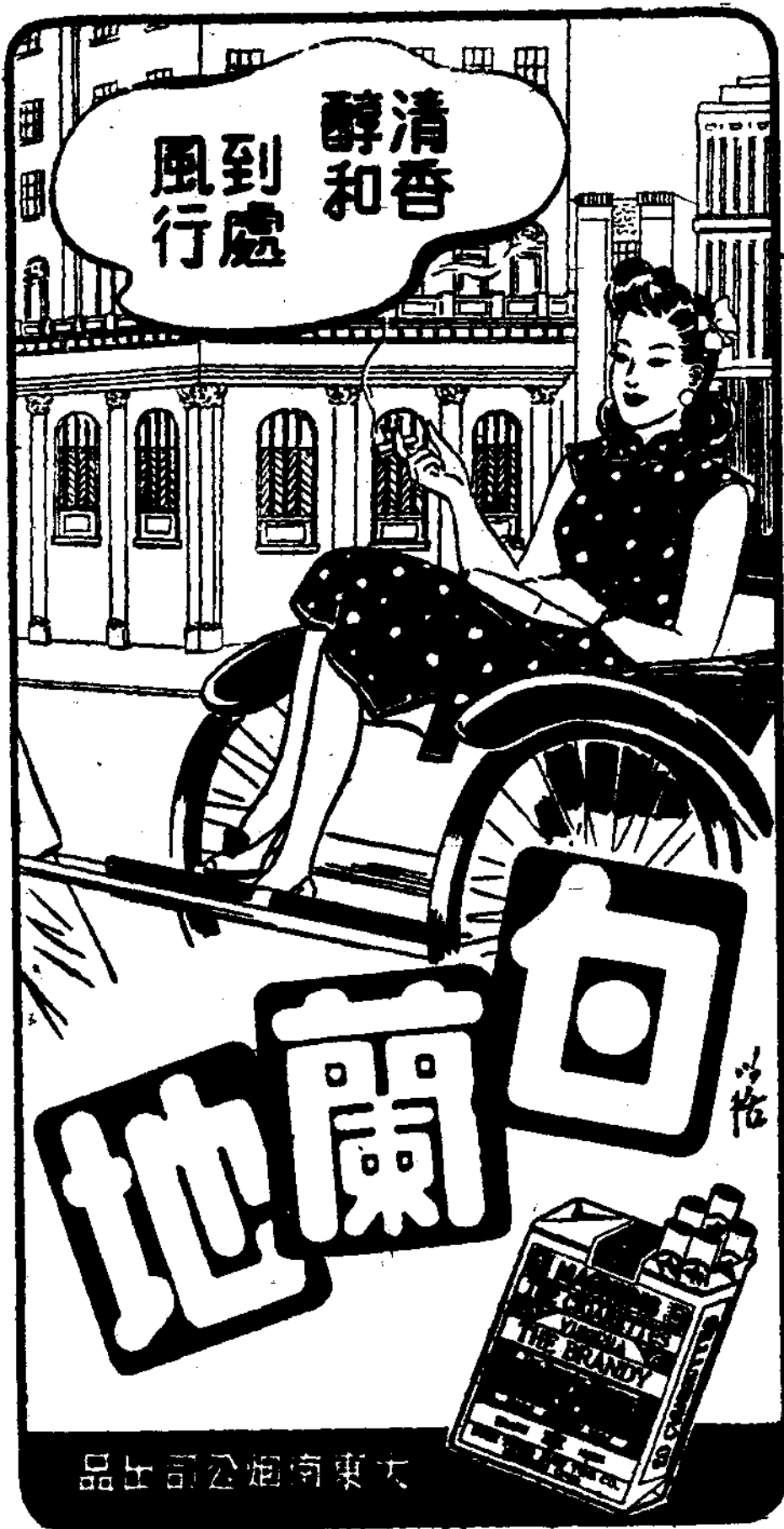
可是這是理智，情感呢！在情感線上，他永遠是一個敗卒，情感已經使得他頹廢，灰心與悲哀。這個敗卒是一天天地瀕於死亡的境地了，惟一使得他能够苟活的

，有只有一條路——那是撤退，撤退到後方的一個醫院，經過長時期的休養，或者才能够復元。

於是他就在一張白紙上斜斜地寫了幾個字。

情感線上的敗卒今晚已經決定撤退了，退到何處去呢？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因為一支潰退的部隊往往是沒有目的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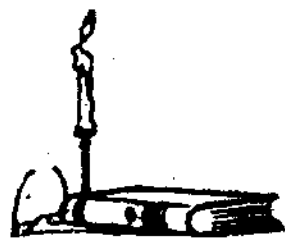
從此之後，我是一個流浪者了。



大東商烟公司出品

星社感舊錄

范烟橋



星社元老趙眠雲

間誕生了。

兄中道崩殂，使我對於星社的過去，不禁有一點思古幽情。因為星社的發起與其說是我，無寧說是他。

以後當作不定期的集合，所談的無非是文藝而已。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然陸續有人來參加。我們並無成文的章則，只要大家話得投機，也就認為朋友了。所以到民國二十一年，我在「珊瑚」半月刊上，寫了一篇

人進而為三十六人，見得我們重質而不重量，重精神而不重形式，重實際而不重名義了。

在十年間，我們常有茶會，而點心都出於自製，因為蘇州人家的主婦，和老起家，很能別出心裁製幾種比市沽不同風味的點心的。至於肆筵設席，作較具規模的聚餐，一年不過兩三回而已。

當民國十一年間我離開故鄉，移居吳門時，首先和眠雲相識。那時他正是張緒翩翩，而且在胥門開齋趙義和米行，不是寒酸的書生。既然臭味相投，自然一見如故，便接連酒食徵逐好幾回。在七夕的那一天，他約我和鄭逸梅、顧明道、屠守拙、孫紀于諸君，以及族叔君博到留園去，我和姚旌夔（蘇鳳）及舍弟菊高同去，在涵碧山莊閒談，大家覺得這一種集合，很有趣味，就結成了一個社。我說：「今夕是雙星渡河之辰，可以題名為『星社』。星社就是在這樣有意無意之

「星社十年」，說：「這一天的情況，平淡得很，只是有一樁巧事，孫東吳先生和周瘦鵑先生欣然加入星社，新舊社友就湊成了天罡之數——三十六。我們是不是文壇的魔君？我們倒不敢斷定呢。不過，過去的十年中間，我們三十六天罡，有何作為？有何貢獻，實在應於落筆；我們應當自勵，雖不能像梁山上朋友的橫行諸郡，也得分文壇一席地來掉臂遊行，這纔不負這一回的結合，而更使星社的存在為有意義了。」十年之間，只從八

所謂三十六天罡，除掉初次結合九人及最後加入二人以外，是江紅蕉、蔣吟秋、朱楓隱、顧誠安、徐卓呆、程小青、趙芝岩、陶冷月、黃醒華、黃轉陶、黃甫丁、尤半狂、尤次範、尤戟門、徐碧波、范佩英、楊劍花、周克讓、陳蓮痕、吳開天、程瞻廬、金芳雄、嚴獨鶴、加上未隸社集而常為攝影的徐新夫——可說是梁山的額外頭領。

一般結社的組織法，我們是沒有的，每年推舉二人為值年幹事，總是我眠雲當選的。

十周紀念在蘇州鶴園舉行，我會經記着：「蘇州的鶴園，和文起八代

之衰的韓昌黎祠，文學家俞曲園先生的故居春在堂，都很近，我們向主人

——應鶴緣借了來作蘇州文藝種子的集會，大概也算得人地相宜了吧？」

那天是九一八一周紀念，所以又說：

「九一八是中華民國受着巨創的紀念，我們而努力於文化救國，去雪此奇恥大辱。」族叔君博所撰的雅集小啓，也是一種文獻：

「時維七夕，社歷十年；宜作優遊，藉爲嘉會。乃以炎鷲秋虎，憚徵逐之煩；冰語夏蟲，厭衣冠之累；爰移佳序，期逾中秋。乃者暴日薰天，胡塵撲地。吳都詞客，心遲暮而興悲；海角詩人，髮傷秋而漸短。杞憂靡已，吾恨有因。共濟危亡，遑論文字。今則止戈黃歇，誓告安瀾；嘗胆勾吳，應堅誓水。饗鼎何堪蠶食，易上聞歌；酒淮豈待鯨吞，新亭有淚。招朋折柬，佇看千里停雲；會友以文，共證十年說夢。天未寒而有鶴，竹可看兮入園；星際秋以愈明，月微缺其可思。時

乎不再，於意云何？報之短書，企夫高蹈。是約！」

更可紀念的是：

這一期的「珊瑚」半月刊，寄給日本的定戶，給神戶郵局扣留，說是有不友好的文字。

在十年之間，我們出版了二十五期的周刊「星」，七十期的三日刊「星報」，小說雜文的彙刊「星光」和「小說家言」，在一向沉靜枯燥的蘇州文壇，燃起一點星星之火，而使蘇州蕪雜膚淺的報紙副刊，知所警覺，提高了一些水準。尤其

是東南一隅，愛好文藝者，有了「星社」一個微小的印象。所以到了民國二十六年，我在上海，備書明星影片

公司，先後在漕河涇冠生園，城內豫園，城南半淞園雅集，陸續加盟者達六十八人，著錄於左，以留鴻印。

（此處為大量手寫文字，內容為雅集成員名單及相關記錄，字跡較為潦草，難以逐字辨認，但可見其為一份詳細的成員名錄。）

• 札書後最的錄這郵致雲賦趙 •

許月旦 包天笑 許息靈 孫謙賦

張善子	陳迦愈	丁慕岑	趙荻狂
顏文樑	陸澹齋	馬直山	施濟羣
錢詩嵐	易君左	高天棲	丙鴻初
尤彭熙	謝開鵬	黃白虹	陳聽潮
張枕綠	錢釋雲	俞逸芬	吳吉人
沈秋雁	宋其石	周雞晨	陸一飛
鍾山隱	郭蘭馨	范繫千	徐法秋
毛子佩	陳蝶衣	范叔寒	金寒英
姚民哀	方慎齋	吳蓮洲	柳君然
蔣蔣山	凌敬言	應儉甫	張一敬
張碧梧	張舍我	宋大可	徐恥痕
薛逸如	唐大郎	鄭適宜	金健吾
錢瘦鐵	江小鶴	任樂天	劉春華
楊守仁	胡叔異	丁翔熊	丁翔華
黃覺寺	顧肖虎	陶壽伯	匡雄助
楊清磐	朱庭筠	陳巨來	楊家樂

其間只有楊家樂是女性，為徐碧

波君的佳耦。而且她是殿軍，因為我們在正誼社雅集那夜，決定不再擴展了。接着東寇來犯，星社就成了星散了。在抗戰的八年中，一直無聲無臭，有許多社友，站住本位，沒有落入泥淖。勝利後，很想重振旗鼓。但是已過中年，曾經滄海，要保持過去的光

明，讓星社在中國文壇的「頭掛」一個已成陳迹的名詞，也許還能引起一些人的迴憶，何必使死灰復燃，枯井重波呢！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中國的結社，是自古有之的。明季更盛，復社為其中眉目，而他們以道義為交，是最有力的凝和力。我們的星社，在第一期的十年，可以說是能够繼武前修的。後來逐漸擴大，無可諱言是稍稍沖淡了。但是我們偶然相值，提起了主否。

在這裏，我對於趙眠雲兄，特別有「既悲逝者，行自念也」的感慨。二十年前，他的豪情勝概，歷歷難忘。放眼看去，今日復有此種人物否？曾共北海之樽，與南皮之游者，還記得此踰躓半世，憔悴晚年的星社盟主否。

★ 歌星歌選集

我愛

你

★ 收錄 八月 份新 歌二 十八 支！

封面彩色精印
各報攤均有售

• 售經總 •
社報書華華

樓一弄〇八三路慶安海上



空中時代的來臨

郁 強 譯



• 螺 旋 推 進 機 表 演 救 護 工 作 •

溫層汽球「探險家第二號」(Explorer II)所到達的高度。

那架空中的爬高者是美國空軍的試驗火箭推進機XS-1，設計的速度是每小時一千七百哩，比聲音的速度大一倍。

不論你是否乘過飛機，航空正在快速的改變你所習知的世界。在飛機和飛行方面早已誕生了幾個新嬰！

有些住在郊區的紐約商人現在乘飛機去辦公，路上的時間不過一刻鐘，他們過去乘火車地道車或者渡輪要花一個多鐘點。他們的唯一怨言是：缺少時間讀完他們的早報。

每一天的每一分鐘，約有一百噸的郵件在美國的上空遞送。

現在有送信的螺旋推進飛機和出差汽車似的出差飛機。飛機被用作觀察野鴨和獵狗；被用作監視侵入獵場竊盜鳥獸者，這些竊盜者有時也使用飛機；還被用作再耕西部的腐蝕的土地。

航空事業在普遍化，「空

中時代」(Air Age)來臨了。

這個飛行的時代和科學研究發展得一樣的快，人類正在征服頭上的一片空氣之海——地球的前後的邊疆。

今天，有一架飛機被計劃攜帶它的駕駛員到八萬呎（十五哩）的無法呼吸高空，這個高度遠超過保持着人類飛行的高度紀錄的美國「國家地理協會」與陸軍航空隊所共有的同

囚犯被改逐者，多入的勞工，特洋的...



告招牌，巡查油管，射殺山狐，和噴射藥水撲滅蚊蟲。此外還利用飛機作空中巡邏和探險。

惡劣的氣候是和飛行的宿仇，如今正在被征服中。美國的主要的航空站不久就將有一種設備使客機在以前禁止一切飛行的狀況下降陸。

西雅圖(Settle)的一位發明家創作了一種單座的螺旋推進機，一種空中的機器腳踏車，僅重一百二十五磅，時速九十哩，航程二百哩。

別的發明家創作了一種汽車與飛機的結合體。你駕駛這種「飛行汽車」到達目的中的機場降陸後，便可以將機翼，機尾和推進機拆除，把它們留在機場，然後駕車進城。

貫穿迷霧和黑暗，警告下面的地面或者前面的高山，雷達正迅速的為商用飛機所採用，這對飛行安全是一大保障。

• 飛行汽車 •

僅祇二十二年以前，李却貝德海軍少將(Richard E. Byrd)因第一個駕駛飛機飛越北極而獲勳。可是這種壯舉到如今已成常事，美國空軍一星期要飛越北極三次。他們發現北磁極不僅一個而有三個。

最近美國空軍宣佈：在任何時間都能飛到北極圈內的任何地點。

今天，約有七萬五千美國人，包括許多農夫，擁有自備的私人飛機，用作取樂或經營，或者兩者並用。美國民航局局長萊特(T. R. Wright)說：假使有人研究出一種安全的，價格合理的，且對機主有真正有用的輕型飛機，美國的私人飛機到一九五〇年可能增加到四十萬架。

在一九四〇年，難得有幾架雙引擎以上的飛機，每小時的速度也少有超過一百八十哩的。可是，到了今天，大多數的長距離運輸機都有四隻引擎，平均的時速達三百哩，十小時便能橫越美國大陸。比七年前縮短了八小時。

七年前，尚在試驗階段的最快的美國戰鬥機每小時飛不到四百哩以上。而如今新的噴射推進戰鬥機時速達六百哩，或者更快；而



不用駕駛員的擲射出去的無人飛機則能每小時飛行一千五百哩，遠超過聲音的速度。

美國海軍的試驗噴射機「空紋號」(Skystreak)每小時飛行六百五十哩，差不多與四五口徑的子彈同速，建立了世界速度的新紀錄。假如「空紋號」以這種速度向西飛行且攜帶有充足的燃料，它會在一晝夜內繞地球一圈。科學家們正在索解以原子能供飛機之用，一旦這個問題解決了，「空中時代」將更躍進一步。

在一九四〇年，我們剛才開始探測大氣的上層。今天，新的轟炸機造得能在四萬呎高空飛行，還有「V-1」火箭翱翔在一百哩以上的高空，具有窺探大氣上層祕密的各種實際的用途，遠在這種高度之下就已因為空氣的稀薄而需要有空真空的設備了。美國的海王星火箭還計劃昇入二百三十五哩的高空呢！

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一位天文學家早已在教授火箭航行一科。所以，航空已開始想到飛離這個地球到天文學家的世界去歷險一番。

由空路運輸貨物是「空中時代」改變文化的重要路綫之一。差不多每一樣能够容納的東西都可由空路運輸，從小象到活的龍蝦，絲帶，眉筆和傢具。

今天，假如一個外埠的百貨商店經理想試銷一種新式的時裝，他不必向紐約的批發商大量定貨，這樣如果賣不掉便可能虧蝕。他可以先少定一點，做做廣告，如果銷路好不妨再大量批進，由飛機趕行運來。更有進者，大量的衣服可以掛在飛機中，沒有壓皺之弊。

在美國約有二千家公司，擁有四千四百架飛機，僱傭八千四百名駕駛員，經營着不定期的客貨運輸。



• 機驗試軍海國美的「餅鍋行飛」號綽 •



有兩層艙，還有一個小的酒排。熱的飲料可以臨時在機上製備起來，菜則預先在地上燒好，冰凍，吃時再利用機中的熱汽熱一熱。男女分開的盥洗室有面盆，冷熱水，漱口盃，大鏡子和梳粧檯，設備週全。

這類的飛機有五十到八十隻座位，有些還能改裝成二十八個舖位，簡直是一架「飛行臥車」。每一個旅客有一間私人的房艙，艙內有一專用的洗滌間。房艙都「壓力化」了，這就是說艙內的空氣的壓力保持與在八千呎高度時相等，使旅客在飛機飛行在一萬八千呎或更高的高空時能夠正常的呼吸，因為飛得太高時外界的空氣是稀薄得不能維持正常的生活的。

空中交通也完善的建立起來。不管偶然的失事，航空旅行在今天已被認為充份的安全，所以，保險公司對乘飛機的旅客所收取的保險費並不比乘坐其他交通工具者多。在美國的機場等候室中設有一種自動的機器，你祇要把角子投進去，機中便會落出保險單來，花兩毛五分錢可以換得五千元甚至兩萬五千元保單，把保單放在信封內寄去便生效了。

今天的地球上交錯着五十萬哩的航空網，通達各個國家，真是無遠弗屆。這條密佈的航空網使你能在短時間內遍遊全球。

飛機的功用大着呢。在阿根廷，螺旋推進機飛入蝗蟲叢生的沼澤的中央，撒佈殺蟲劑，這是一種極有效的除蟲法。飛機把森林消防員輸送到山頂的要點供給他們食物，水和工具，並且救出陷於火坑和受傷的人們。

• 利用飛機投擲大砲 •

在瑞典，人們利用飛機澆灌菜園；在美國緬因州阿羅斯托克郡 (Aroostook County) 用以播種馬鈴薯，在布法羅 (Buffalo) 用以噴射 DDT，殺滅撒佈病菌的蒼蠅。有一次，加利福尼亞的櫻桃被不當令的雨水打濕，假如櫻桃還濕的時候就受到了太陽的曝曬，它們便要受損，



幸而葉園主人想到了螺旋推進機，他們使螺旋推進機在離樹頂三呎以上的空中緩慢的低飛，利用下垂的旋轉的葉子板把櫻桃上的水份給吹掉，因而得以挽回慘重的損失。

飛機曾替美國陸軍工程處在由陸路難以抵達的地方安置油管；它們也替康涅提克州警察解決他們從地上不能完全看到的交通糾紛，飛機載了攝影師可以在上空把一切情形清晰的拍攝下來。

對美國的海軍空軍，飛機傳達無綫電不能使用的地方的消息。螺旋推進機能够輕易的在一艘戰艦或巡洋艦上降落，和担任快速的普通飛機所不能担任的偵察與救護工作。因為螺旋推進機能够在任何小的地方降落，甚至在水面，並且能够停留在離地數尺的空中，和能够慢飛以便詳細的觀察地面上的東西，所以極宜担任偵察和救護的工作。

美國政府的航空專家們相信，不管私人飛機的產量在戰後如何的驟減，私人飛機和私人飛行仍有燦爛的前途。不過，據美國政府最近的觀察，其中有一個問題，就是極大部份的私人飛行都是由青年人完成的，而青年人却正是最沒有能力買飛機和管理飛機的人。

一在美國，每年的飛行里程，私人飛機遠較商業飛機為多。全國四十八州和夏威夷及阿拉斯加現在都有航空學校，雖然這些學校主要的依賴根據兵士權利法案而學習飛行的退伍兵。

農夫和牧場主人用飛機查勘他們的土地的腐蝕的程度，為的是龜裂和其他的災害的肇端能够事先在空中勘出。他們還用飛機查勘牆壁，牧場放牧的情況，和尋覓迷失的牛羊。他們一年平均飛行二百四十七點二小時，是私人飛機的平常的利用。有幾個活動的「飛行農夫」業已組織起來。

在巴西，有一個長老會的傳教師有一架小飛機，機上裝有一架昇床，他駕機出席散佈各地的禮拜會，和將病人從疏遠的內地鄉村運載到醫院裏。加拿大的天主教神父也學會了利用飛機在佳



• 機炸轟進推射噴的薄刀如翼 •

於是旋風產生了，打擊和撕裂飛機組織，能够毀壞飛機的表面，甚至使飛機失去控制。

爲了克服這種危險，現代的快速度的戰鬥機的兩翼差不多和刀片一樣的薄和尖銳，使飛機在空中所遭逢的阻擾減低至最小度。

飛機早已接近聲音的速度。這個速度隨氣溫而變化，在近海平面的溫和空氣中是每小時七百六十哩，但是，在三萬五千呎的較冷的高空則僅爲六百六十哩。奇怪得很，一旦一架飛機超過了音速，氣流的阻擾便消失了，打擊力也停止了。

飛機能够建築得忍受和克服在上空遭遇的奇奇怪怪的狀況，但是，人體却無造得與飛機同型。雖然新的航空醫藥科學已經研究出用人工的方法擴大人體的能力。

把一個未受保護的人送入一萬呎的高空，他所呼吸的空氣是稀薄得缺乏充分的空氣供他正常的活動。他的心神會受到空氣缺乏的影響，破壞了他的判斷力。假如他有機會上昇到六萬三千呎的高空而未被凍在



• 飛行機器脚踏車 •

人類以前從未經驗過以飛機和人體作可怕的快速度飛行和昇入真正的高空，而這些今天都已獲得或者不久就可達到。

當美國海軍的試驗機「空紋號」以六百五十哩的時速飛行時，空氣的磨擦力將機艙熱至華氏一百七十度。裝了冷氣設備之後才將溫度降低到一百零五度，使駕駛員勉強能够忍受。

直到現在，大氣中不可見的但有威脅性的東西還是當飛機接近聲音的速度時所遭遇的重擊，衝撞和騷動的力量。空氣分子像船首的浪似的在前頭阻擋機翼，當飛機的速度接近音速的時候，它們不能同速的讓道，因此產生各種阻力。在機翼後面圓滑的流動的空氣因而被擾



零下七十五度到九十度的冷氣中，他的血液便會因缺乏氣壓而沸騰起來。

假如他的飛機失去了控制，他想於飛機在高速飛行中跳傘脫難，他會發覺自己反而被氣流的暴力推回進機艙去。假如他張開嘴巴，空氣的壓力便會直搗入他的喉嚨，可能破裂他的肺部，置他於死地。氣流甚至還可能把他臉上的肉撕掉，折斷他的手臂，在機尾上把他壓扁。

即使他跳出第一個難關，張開降落傘時所發生的震動還可能使他殘廢，而在他下降到空氣濃度足以維持生命的高度之前，他可能因缺乏氧氣和寒冷而喪生。

但是，美國空軍和海軍業已發現避免這些恐怖的方法。今日的快速度戰鬥機的駕駛員正被訓練使用「投射座」(Ejection seat)，這種座位佈置得當駕駛員需要跳傘時，他先爆炸一個彈藥筒，火藥在綁着他的座位下炸裂，將他投射出飛機。

在他如此做以前，他先把一個武士的頭盔似的面罩套在頭上，這面罩是保護他不受氣流的傷害的。他就這樣坐在位置上往下降，同時有一個氧氣管供給他充分的氧氣，等到降落到安全的高度時，便有一個自動的器械受氣壓的作用而把他的降落傘張開。

作為更進一層的保護，駕駛員還可以穿一種特製的衣服，這種「壓力化」的衣服保護他不受低氣壓的影響。

空中外科醫生瑪爾柯姆·格路少將(Malcolm C. Grow)說，下一步將是把駕駛員放在一個透明的囊的裏面，囊內空氣調節，壓力化，和供給氧氣。當他需要跳傘時，內藏着他的整個的囊便離機而下降。

他在囊內下降，到他的降落傘可以不必急拉就能張開的高度。他的囊將是防水的，因為他可能降落在海洋中，並且囊內將供給緊急口糧，水，或者救生筏。

科學家也在研究宇宙綫，來自太陽的強力的紫外綫，和流星的可能的影響。流星在低空是沒有甚麼危險的，但是，對高空飛行可能是一種危險，因為高空的空氣稀薄，保護性太小。

在長距離轟炸中，飛機可能在空中添油。轟炸機在飛行到差不多達到它們的燃料能力的限度攻擊遠距離的目標之後，可以在歸程中與載油機相置而添油，雖然這種方法不適用於千百架的大編隊轟炸。

今天最快的軍用飛機是為火箭或者噴射推進引擎所駕駛，它們利用一股對熱氣流的反動力向前移動。火箭和噴射引擎都是從燃燒一種氧氣與汽油或者酒精這類的燃料的混合體獲得它們的能量的。





。備設機降升有內機，機飛型巨的(客乘個百四於等)噸十五重載

噴射引擎攜帶它們自己的燃料，不過氧氣是它們在掠過蒼蒼時從空氣中吸取的，吸取的氧氣再裝在通氣孔附近的渦輪或者引擎本身的前進的速度加以壓縮。火箭則用桶攜帶燃料及氧氣兩者，所以，它們不依賴週圍的空氣，能够上昇到空氣稀薄得不能供給噴射引擎以充份的氧氣的高空。它們甚至能够到達根本沒有空氣的外層空間。

噴射引擎消耗燃料的速率至足驚人，而利用噴射力飛行速度近似普通速的飛機則因兩翼薄而尖銳，骨架又小，所以沒有多餘的空間裝貯大量的燃料。這限制了它的航程，所以，將來的噴射戰鬥機可能不燃燒汽油或者燃料汽，而燃燒粉狀的或者液狀的硼或鋁這類的金屬，因為這類金屬所產生的能量遠較同體積的油料為高。

專家們認為沒有駕駛員操縱而由遠方控制從這個大陸發射到另一個大陸去的嚮導擲射器(Guided missile)離成功之途還遠。一個困難是：即使有一幅最好的地圖還不能把一尊長程擲射器準確的擊中數百哩外或者數千哩外的目標。不過，同時科學家們也正在改進嚮導擲射器。有一種以箭火引擎發動的擲射器早已成功的飛行。它還不是一種作戰的武器，而是用作改進一般的嚮導擲射器的試驗模型。也許有一天古代神話中的擲射器戰爭會在人間演出。

航空發展得如此之快，使我們的幻想難以再停留在地上。一位耶魯大學的教授早就說過：「在我們這一代，星球之間的旅行可能變成事實」。不過，他繼續說，我們地球上的居民可能不是第一個完成這種壯舉者。他暗示：火星上存在有聰明的生命完全是可能的，並且「火星上」也許早已準備冷不防的拜訪地球！這樣說來，我們的「空中時代」是落在時代的後面了！



浪子手札

小鳳

著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

——孔融

早晨，中午，下午，薄暮……完全是一樣——是個陰透了的雨天。喜歡，憂鬱，悲哀，鼓舞……完全是一種情緒——這是個沉極了的夢。

忽然猛的一把抓我起來，從夢裏脫出來，看到一切都是鋼鐵般的結實。筆是鋼的，牆是鋼的，還有桌與椅，一切都像鋼一般有力，「謝謝你，今天是怎樣的日子與時辰？」

四壁空空的，四周合上來飛揚浮燥的市聲作答。

這個人從夢裏醒來，跪在他自己畫的聖像下，他懺悔：

「我是在家中的浪子，心早已不在家，我時時刻刻想家，父親離開我，一封一封信，如同一次一次告訴我：你小心，你發奮！」

我沉緬在夢中，離開了父親的信。」

聖像說：「你起來。」

「但我時時刻刻想家，我躲在夢中，爲了怕想家，想家是我的罪惡。父親說：男兒志在四方，要發奮，我怕看見這三個字。」

我決計不想家，我離開了家，到今天。

但我不能離開父親的信。

要發奮。」

聖像說：「你再讀，你就醒了。」

「我決計不睡，我讀信，用溼了的信拭我的淚，信上的字不見了，但印入了我的眼，閉眼時便看見它，最清晰的是那三個字。我不閉眼，我不想家，我不讀信。

誰？你讓我做什麼！

你讓我上那裏去？」

聖像黯黯地。

四周合上來雨，合上來陰沉。

這個人決計離開聖像，離開他住所——這也是個家，決計做第二次浪子。

一條長長的大街，街上的房屋映在街裏，變了街下的房屋，街面讓雨塗成鏡子。

「街，你不是一個人造成的，你帶我到那裏就到那裏，我交給你。」

一條長街，三叉口。

「機會還是我的，街讓我選擇。」

「此屋出租」，一塊招牌。

走上去，掀鈴。

頭髮白了的老婦人走了出來：

「先生，你若是一個人住，我這裏有第十號，傢具俱全，每天都有陽光，門前靜極了，你願意窗紗，我有窗紗，你願意窗簾，我有窗簾。」

這個人四面望望，再望着老婦人。

「先生，你的太太要是一齊來，第十二號最相宜了，風不多，冬天不寒，壁爐是綠琉璃的，上面可以陳設精緻的小擺設；燈，書籍，鐘。沙發上可以舒適地打絨線，大躺椅上可以舒服地共讀。」

這個人默然，看隔壁的屋。

「先生，你若是喜歡我這間房間，我可以讓給你。

自從我孩子出走以後，我便孤單單地住在這裏，窗外的鷄冠花，年年告訴我新鮮的意思，陽光不多，但是富有夕陽，燈不亮，但是顯着溫暖。我爲着先生，我可以忍痛的讓給你。」

這個人感動地謝謝她。

「我怕那第十號的窗台，我怕那第十二號的爐圍，我怕你屋中的記憶——這都像我的家，或者說，都像家，你爲什麼使家困惱我？我離家，不是回家。願你憐恤我的孤單，我謝謝你的溫意。」

老婦人垂下了淚，搖頭。

「哦，這是我的需求。願付任何的代價，我要你那

間荒涼的空屋。沒有牀，沒有桌椅，沒有一切，我所尋找的就是那間。」

這個人指着對門的空舍。

「先生，這是我兒子曾住了十年的地方。他說走，一切走了，不見了牀，桌椅。您願意住，我無法阻攔，但是爲表示我的歉意，我不收您的惠賜。」

她走了，剩下了夜。一個人。空屋。雨。

夜，涼冷，老婦人在隔壁吟催眠曲。

坐在地上，如在異邦。

「謝謝街，我得着吃苦，我寧願荒涼；雨，寒涼，一切磨折，我安心，我可以靜睡。這地如同沙漠，沒有水草，野蜜，霞，祝福。」

催眠曲的聲音在夜屋中震盪，就如同刮沉了大舟的風，一個浪子，在碧波中藉一片殘板漂泊。

漂泊到天明。

這空屋原不是空，東壁一面聖像，西壁一面鏡子，南壁通老婦人的屋，北壁有門通到大門。

這個人終於跪在聖像前，這是他第二次懺悔。

「我在鏡子中看見了我，臉上的笑，眼光，全使我看見我的父親，我又犯了想家的罪，你如何責罰我？」

他走出了北壁的門，使老婦人想起丟了的兒子。

雨勢更大，更陰沉。他望見朋友的臉，在大街上。

「我去找他，

他鼓勵我，
他溫慰我，

我沒有接受過他的忠告，我有面目再見他麼？他一定原諒我，再告訴我一條路。」

「你來了，我真喜歡，我一直望着你來，我知道你不用追悔，或告罪，或請求原諒。我請你休息，靜下如焚的憂思，我請你再上路，我是你的朋友。」

這個人低下了頭，在他的愛憐眼光下。

「但是你不答應同我走一條路，借着我走，我怎能上路？答應我吧，與我同處。」

「我們是朋友，永遠是朋友，我不能與你同處，就如同不能與別人同處，相信我的話，向前走，不停在一處，不回到原處，只有浪子能走全世界。」

「答應我，你同我走，我可以走遍世界，無論河，山，海，峽，谷，但我一個人太脆弱，太孤單，太感情，太矛盾，我只能弄亂了思慮的絲，而不能理，我只能做演員，而沒有導演，答應與我同行。」

「弄亂了思慮的絲是快的，理絲却慢，導演只能在出演前給你指示，而你在觀眾前他却無能為力。我只能在你跌倒時扶你，却不能扶起你心裏的跌倒。」

在他的祝福中走出來，宛如被風吹了一陣的舟，又進入一個離奇的港灣。

這個人重又回到了住所，雨中仍是家門。書齋裏又

來了父親的信，他恍然喜悅的流淚了，這信就是一切，在聖像前跪着讀。

「家園裏又長了新菊花，還是去年的樣子，就只少了你，你回來時，我一定給你拍幅像，但現在不能，使我念你在外不屈不撓工作的苦處，我每晚念你辛勤的工作，必在聖像下為你祝福，願你努力，但勿過勞，保重你，就如保重我。」

「父親，我並沒辛勤的工作。」

聖像說：「要發奮。」

門鈴急遽地響了起來，有人給他送信，一個摯友今大物故了，造成不可跨越的別離。

「這是一條無定的船，第一次刮入水中一個共難者，這是我老年的一個招引者，我愈老愈走近他，但現在他離我太遠了，太遠了。

我有無限遠的悲痛。」

雨滂沱，他走到花舖，提起了插滿鮮英的花圈，向他摯友的墳所跋躑。

「你護我做點什麼？」

你護我上那裏去？」

空曠的街盡了，到空曠的墳所。他獻上了第一個花圈，彎下他的腰。

雨傾盆而下，夾涼風，雨點打在臉上，淚却滴在心上。走出墳所，茫然翻似送走了自己。

四周合上更陰沉的陰沉。

行銀業建江浙

部託信行總

人紀經號八四一第所易交券證海上

款存利優期週

分二角一息月(息利)期一天七(限期)

二二四二九 部託信
八八八五九 科券證 (話電) 號六二二路西出(址地)

香煙和李增

徐 淦 自 台 灣 寄 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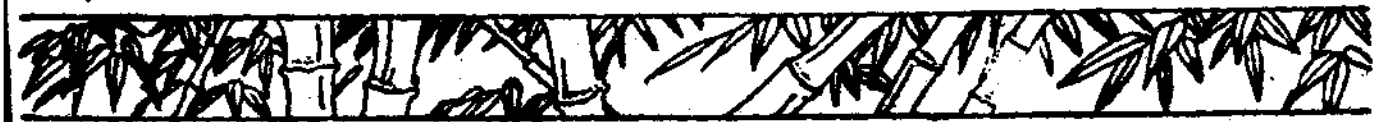


上海賣五十萬元一包的香烟，到台灣，賣一千幾百元，合起來就得一百幾十萬元了；剛從上海來的人，都有這個合來合去的脾氣的，即使並不帶上海的錢到台灣來用，也不把台灣的錢匯到上海去。這真是傷腦筋，我想；但不管怎樣，在上海吃慣某一種牌子的香烟的人，到這裏來就很有點吃不起是真的。而我從上海帶來的兩條香烟，到十天以後的一個晚上，已經只剩下最後的三枝了！

我點上了那三枝當中的一枝，呵！第一口，不禁有了非常凡俗的「吃一枝少一枝」和「也許要跟這種牌子的香烟小別了」的感慨。那個小小的金色的紋盤好像在淺淡的藍色的背景上比平時更出落得趣一點了的樣子。我把那張貼在封口紙上面的稅票上的「廿枝」的「廿」字塗改成「兩」字。

正這時候，房東家裏的男用人李增跳輕輕地走了進來。這是一個二十幾歲的本地人，背有一點弓，也許因此，眼睛總是只看着他自己的鼻子，不興抬起來看別人的，即使你在關照他做什麼事，即使他聽不懂你的吩咐，也一樣。反正他是不大說話，甚至難得開口的，除了對你用一兩個聲音表示驚愕，追詢，或者：原來是這麼一回事的恍悟。

李增跳做事做得要算是勤的，只是做得非常慢，據房東說還只能讓他自己做去，你如果多指點他，或者稍為指摘他一下，他就會撅起嘴巴躲到屋角落裏去立着，半天不動了。不過除了這樣，他不會再提什麼抗議，他也快不會說不幹。房東辭歇過他兩三回了，他都訥訥地懇求讓他做下去。一萬兩千元一月的職業，丟失了看去是很不容易找到的。他的名字叫增跳，人却只給人沉重的，憂鬱的感覺，沉重得，憂鬱得，像我，簡直不大敢呼喚他。早上掃地，今天掃了，明天不掃，由他去；廢孟不倒，我自己來，香烟缸不洗，我自己來。我原想跟他學本地話，還想教他用羅馬字拼音與國語的，也被他的沉重和憂鬱的神情



跳和阿水

圖繪·紫陽歐



嚇得不敢了。

這天晚上，他進來以後，立在我的旁邊，第一次像要同我講話的樣子，但還是眼睛看着鼻子，不開口。

只好由我先開口了：

「李增跳，有什麼事嗎？」

他這才訥訥地，非常之吃力地湊成了一句話：

「先生，送我一條香烟好嗎？」

我不禁吃驚，看他木然立着，毫沒有對我獅子大開口的表情，我想，他倒是個幽默家。我只好抱歉地說：

「一條？我沒有呀！」

他的眼光這才從他的鼻子上稍為移動，躲到我的桌子上的那包烟上去，他說：

「你有的。我只要一條。」

我懂了，他所說的一條其實是一枝。我趕快說：

「哦，你是說一枝嗎，你自己拿！」

他小心地取了我的最後的兩枝烟當中的一枝。我把火柴推給他，他點着了，就走了出去，也沒有謝我一聲。

他也許生氣了，以為我竟連「一條」烟也不肯送給他，以為我起初想騙他。我很想對他說明，我們說的一條是他說的兩百條，但是，看看他的微弓的背影，那種沉重憂鬱的樣子使我沒有勇氣叫他回來。

算了吧，是言語不通之故，我想。但是隔閡和反感大概就在這裏小小的誤會上面產生和加深的，「算了吧」很要不得，我又想。



於是，這事情使我很有點煩惱，把手上的烟蒂擱熄，我上了床。

這樣，我把最後一枝烟留到第二天在進早茶的地方才抽。

這地方叫春園，在大街上，門口擺着個香烟攤。

進了早茶，我必須第一次在台邊買烟了。我跑到門口這個香烟攤上去。那攤上，上海有的香烟，都有。上海沒有的，它有兩種，一種叫香蕉，一種叫樂園，我拿起一包香蕉，管攤的小女孩點點另一包樂園對我說：

「先生，這種好一點。」

我看了她一眼，她坐在一只竹凳子上，小得給人是一隻貓的感覺。她的兩隻眼睛看住我，微微笑了，那眼光，和那笑，像希望我買樂園不要買香蕉，也像逼得我一定要聽她的勸告。於是我放下香蕉，接了她拿起來遞給我的樂園。

「多少錢？」

「一百三十元。」

我付錢的時候，小女孩把香蕉放好，又對我說：

「這種不好，只要九十元。」

我回進春園，打開樂園來點着了一枝。這枝烟在抽到半枝的時候，用了我四根火柴，我只要略略停一下，它就熄了，可是接連吸呢，我相信我的喉嚨當即會被它弄出病來的。

走出春園的時候，我不得不再到門口那個攤頭上去，對小女孩搖搖頭，說：

「這種也不好。」

她笑了，自然，她用不吝對樂園負責的，她笑得就像有這樣的意思。

我又買了她一包克雷斯，四百元。

離開攤頭，走在街上，我想着這個小女孩，覺得小得像一隻貓，可是，笑得又老練又輕佻，國語也學說得很好，跟家裏的那個李增跳一比，這孩子是另外一種本地人。我忽然對自己所想的笑得輕佻這句話笑了出來：這孩子，還不過十三四歲吧？



我不禁回頭又看了她，她正在目送我。迴避她的眼光，我打草她的小紅花布衫裏面，露出幾只鑲金的小牙齒似的。

我稍爲有一點狼狽，加快了脚步，心裏想：「亞熱帶地方的女人，真是成熟得早啊！」

第二天，我又到春園去。

春園並不好，做着Music and Coffee的招牌，其家是咖啡既不好，音樂唱片又壞，而且開得刺耳的響，還有一家去過一回的朝風，兩樣都要比它高明一點。

爲什麼不到朝風去呢？也許因爲朝風的門口沒有擺一個香烟攤吧？爲什麼定要到春園來呢？總不是因爲春園門口香烟攤上有這個小女孩吧？但是從春園出來又到她的攤上去買香烟是真的，這一回，買的是十枝裝的克雷斯，她拿這個給我，對我說：

「這個好。」

我就依了她，買了兩包。

十枝裝的克雷斯比二十枝裝的好一點，我知道，我想，這孩子也懂烟味嗎？

想着，我打開一包，取一枝點着了，一口就發覺它是霉烟。

我打開了另一包，一看，也是霉烟。

已經走在半路了，我不想走回頭路，也不想去掉換。

回到家裏，把這兩包烟跟那包樂園放在一起，等李增跳進來，我先把樂園送給他，又指點着兩包了克雷斯說：

「稍爲有一點霉，你不在乎就一起送你。」

他都拿走了。

下午，我到街上去，走過春園門口，我又到小女孩的攤上去，她笑笑，就像她知道我上了當，但笑裏一點也沒有對我道歉的意味，倒像是說：你只好從新再買一包不霉的吧。而且一點也不奇怪我竟然不到別的烟攤上去買。



她跳下凳子，站着，等我選擇。

我看看她的攤上，再沒有十枝裝的克雷斯了，要還有，我還會買這個，而且，把她所有的發霉的克雷斯全部買了的吧？

我買了一包白蘭地，一包Barking Dog。

小女孩取出鉛筆和紙頭來做了一份筆算，是一千六百十元，她說：

「一千六百元。」

「還有十元呢？」

「不要了。」

說着，她又笑了笑，像是說：悄悄你吃了霉香烟的懊惱吧。

我一點也不懊惱。

第三天，我走過春園，看見那個攤頭旁邊的竹凳子上坐着的不是原來的小女孩，換了個十幾歲的男小孩了，這個男小孩瘦得像一隻知了，爬着，睜大了深陷的眼睛。「是她的兄弟吧，怎麼會生得這樣醜的？」我想。

這一想，使我又自己失笑了：我是在以爲他的姊姊生得好看了？

不管怎樣，這一回我沒有在那裏買烟。

第四天，又走過，竹凳上還是爬着那隻知了，但是小女孩正在春園的門外向裏面張望，是看見我了吧，立刻走了過來，完全像要把我攔住似的，看着我，笑了。

我立停，她去取下一包Barking Dog來，我接受了，取出錢來時，她說：

「昨天賣五百八十元，今天漲了。」

「漲多少？」

「六百元。」

我買了兩包。



第五天，沒看見她。

第六天，又看見她了。

我身邊只有五百元。

她給我 Barking Dog，說：

「五百八。」

我要了一包二十枝裝的克雷斯。她唔了一聲，決不像是十三四歲的小女孩的唔。

她的唔像被我帶在耳邊了，一直到那天晚上我還像聽見她在唔，這唔，你不要笑我，實在太像，太像一個婦人在有些時候對你表示你使她失望，因為：她不夠。

第七天，沒看見她。

第八天，又看見她了。

買着烟，她第一次多說話了，就像表示她很有分寸，在買了她這幾次烟以後，她可以多說話，也應該多說話了：

「先生是上海人？」

「你怎麼知道？」

「您的漢服！」

看看自己身上的紡綢衫袴，我笑了，說：

「着漢服的都是上海人？」

「除了本地人，都是上海人！」

她笑笑，微微側着頭，相信我會激賞她這句話的樣子，我實在是激賞的。

第九天，沒看見她。



第十天，又看見她了。

買着烟，我多說話了：

「爲什麼，有一天在，有一天不在？」

「在做別的事。」

「做什麼？」

「給人家洗衣服。」

「噢！」

這天晚上，房東又想把李增跳辭歇，李增跳有一點覺，已經嚇得連夜飯也不敢吃，立在屋角落裏走不出來了。

我說：

「就不要辭掉他吧！」

房東說：

「那麼，只好添用個下女了。可真不容易，不懂國語的，不能用，懂國語的，像覓寶一樣覓有一個，做不到兩個月，皮鞋有了，旗袍有了，化妝品有了，她就不做了。」

「用一個年紀小一點的。」

「一時找不到呀！」

「我明天問一問，有個擺香烟攤的小女孩，十三四歲，會講國語的，現在隔天在幫人家洗衣服，或者肯來當下女的。」

小女孩當下女來了。她叫阿水。

她真能做事；我每天吃夜飯以前喝酒，一向要自己取酒瓶，自己找酒碗的，阿水來了以後，就總是先把酒瓶酒碗放好了。我的衣服，一向洗了跟房東家裏的衣服夾在一起分不清，要自己去找出來的，阿水來了以後，就總是給我找出來放在床上了。我的房間裏的地由她掃，痰盂由她倒，香烟缸由她洗，桌子由她擦，一天也不會疎忽。



小臉上有幾粒雀斑，眼睫毛長長的，挺秀的小鼻子，淺淺的酒渦，代表許多語言的笑，我得空就要看幾眼。不用瞞你，我得便也看幾眼她的小紅花布衫裏面微微聳起的身，還有，她短裙裏面小而圓圓的臀部，她的結實的褐色的小腿，還不會給蚊子釘過一口似的，一點癢也沒有的，但願蚊子永遠不要釘她的小腿啊！

「亞熱帶地方的女孩子是很容易長大的吧？」我的確有時要這樣想的。
那麼，快一點長大吧，阿水！

但是，昨天。

昨天，我回到家裏，不見阿水。

一回，我發現每一個屋角落裏都沒有李增跳，他也不見了。

我預感到，這裏面有了變故了。

我忍不住問房東，房東告訴我：

「還說什麼，李增跳把阿水拉到他的房間裏去，睡了！」

「真的？」

「真的。」

「你怎會知道的？」

「李增跳答應給她兩千塊錢，先給了她一千，爲了還有的一千，兩個人吵了出來。我只得把他們都趕走了。」

晚上，我偷偷走進李增跳的房間，借着紙窗外的月光，我看見房間裏只有一張竹床，竹床上有一本通俗小說，還有半包發霉的克雷斯。

我對這張竹床看了好一會。

一個到這張竹床上去坐一坐的竟念掠過我的頭腦，但我立刻踉蹌地退出了李增跳的房間。低矮的門枋把我的頭碰痛了。





少年探險團

一九三二年，倫敦公學校的學生們，組成了一個少年探險團，他們的平均年齡，還沒有超過十六歲，可說是羣大孩子。他們雖然人小，胆量却不小，要幹點旁人所不能幹，不敢幹的事。

莫看他們祇是一羣天真的大孩子，他們曾過到芬蘭的蘭浦倫，紐芬蘭，都是蠻荒之區，毫無人烟。他們在那洪荒世界，考察地質的結構，採集了許多羊齒植物的標本，供給倫敦博物院，還測繪了很精確的地圖，山脈的高度，河流的曲折，都是以前人們所不知道的。他們在高山叢林中，探求自然界的祕趣，遇到過凶惡的野牛而奔避，聽到虎嘯狼嗥而驚駭；同時也看見美麗天鵝的飛舞，聽婉轉的鳥鳴而出神。這一般小探險家，陶冶在原始的自然樂趣中，真有些流連忘返。

這個少年探險團的創始者叫立佛克，最初是帶一羣學生出外去旅行，在旅途中，他發現這般年輕的學童，

很有作爲，於是進行了他的計劃。這團體成立至今，已經有十五年了，在過去幾次旅途中，居然有很好的能耐表現。每個人背了六十磅重的背囊，作長距離的步行。在並肩工作的時候，很能合作，充分流露了團體的精神。他們在實生活中學習，比在講堂上聽講有益得多。倫敦時報還鼓勵他們到澳洲、加拿大，非洲去，作新的探險工作。

新娘的母親

在紐約，在許多行將結婚的新嫁娘看來，柯拉·開洛是一位標準的好母親；因此在這般小姐的婚禮中，柯拉就臨時充一下新娘的母親，在婚禮進行曲的樂聲中，護送着新娘，步入了禮堂。柯拉已經扮演過千餘次臨時母親，在名義上，她已有一千個以上的女兒了。

柯拉是一位漂亮而仁厚的太太，辦理喜事是她的特長。當一位小姐因購辦結婚用品而感到困難時，就可以去找柯拉，她一定能替新娘安排得很好，一對新人看了非常滿意，來賓們也個個稱贊道好，可是所費的錢，要比新娘自己去辦還省三分之一。

柯拉知道新娘的禮服應該如何設計，用什麼料子；照相那裏照得好，結婚蛋糕那一種最合算；結婚的地點，酒菜的接洽，她都有豐富的經驗。她整批地購進禮服的料子，要比零買便宜得多。許多較小而外觀很堂皇的旅館，她都有聯絡。她佈置的婚禮，很堂皇，還帶些豪

華的氣象，同時却很經濟實惠。在婚禮佈置好後，新娘爲了答謝她，同時也需要她，往往還請她串演臨時母親呢。



水上的蒙脫卡羅

在美國加州

的海外，泊着一艘船，漆着力士號（Lusk）三號（見圖）。外表看來，那艘船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待登舟一看，就會認識其中的祕密了。那條船原來是一處賭窟，爲了要躲避警察們的耳目，就設在這條船上，除非是賭客，否則是不會知道的。

力士號原來是一條魚雷敷設艇，一直停泊在加州海邊。一次拍賣戰時剩餘物資，力士號也在其中。靠賭爲生的康納羅，偶然靈機轉到那條船，於是他化了一

的蒙脫卡羅。



的代價，買了下來，再把內部改造了一所富麗堂皇的賭窟，而且比旁的賭窟更爲安全，可說是水上

改裝後的力士號，完全是賭窟的風光了。裏面有輪盤賭（見圖），骰子，撲克，和其他的賭具。最令人注意的是一百五十架簇新的吃角子老虎機，整齊地排列在甲板的兩旁，顧客們陸續不絕地玩着。每天晚上，力士號載了成千上萬的賭徒，帶了多數的銀幣，向海中開去。在離開岸邊約有八哩十哩左右，船停泊了。賭徒們就開始他們的工作，呼盧喝雉，運籌握算，終宵不輟。直到東方現着魚肚色，贏的人欣欣然就此住手，輸的人也是精疲力盡，賭博收場，賭客們仍由原船載到岸邊，直到第二天的晚上再來。

長人志

在全運會中，除了選手外，那長人也成為攝影記者的標的。西人對於中國的長人，却感到特殊有興趣。遜清同治年間，徽州人詹五，身體特別高大，曾被西人居為奇貨，遍歷歐美各地，獲得重利。同時另有一長人，名劉繼之，山東人，高七尺三寸，重約三百磅，曾赴美國參加百年大會。其實身體較高的人，從各書上考查起來，數量很多，並沒有驚異之處。

孔子說：「大長不過一丈」，而防己氏身橫九畝，可說是古今的唯一長人。吳國吳子胥眉間闊一尺，漢朝的苴毋霸，腰帶長十圍。元魏南明太守慕容叱，頭長一丈，圍九尺，這都是異相。古代的帝皇，身體都特別高大些。禹高九尺九寸，湯高九尺，秦始皇八尺七寸，漢高祖七尺八寸，漢光武七尺三寸，昭烈帝七尺五寸，項羽八尺二寸，王莽七尺四寸，都顯得比普通高得多。

再有幾種不經的記載：洞

冥記說：「支提國人長三丈三尺，臂三指。」佛經也載：佛長一丈六尺，其小弟阿難，及

從弟調連，都長一丈四尺五寸。再有一說：南海有毘壽國，王高丈二，頸長三尺。

滑水

天氣已經很炎熱，水上運動開始盛行了。除了游泳之外，滑水也是美國很盛行的夏令水上運動。它和游泳不同，游泳是浮沉於水中，宛如一條魚，滑水却祇是在水面上溜來溜去，好像是一只脚上有蹼的水鳥（見圖）。假使一個女游泳家是「美人魚」的話，那末二位滑水的男女選手可喻作一對美麗的鴛鴦，在水上調情作樂。

滑水要穿一雙特殊的鞋子，下面裝着一塊滑板，有兩公尺長，十八公分寬，平坦的底上，打磨得十分光滑，在水面上浮動，絕不會受到阻力。它有點像滑冰鞋，不過滑冰鞋底下是一條豎着的鋼條，而滑水鞋是一塊平的木板；這正因為一是在堅滑的冰上，一是在柔和的水面的緣故。

在池邊和空中，還有許多鞦韆架似的繩索懸掛着，備作種種表演用的。當穿上了滑水鞋，踏上水面的時候，像一隻河中的小船，順水飄浮，大有飄飄欲仙之概。那時就可以看



鞅繩架的助力，開始前後左右的滑動，慢慢地愈滑愈快，就愈顯得精彩。最能精彩的，會跑會跳，或是兩個人疊起來（見圖），表現許多驚險的動作。



雖然是在水上，却能够如履平地一般。

患精神病的狗

狗也會患精神病的，雪可就是一個例子。

雪可是一只德國大型種的狗，但時常有點鬱鬱不樂，當一只貓走近它的身旁，也會吃驚顫抖，甚至見到它自己的影子，都會害怕。雪可的主人，把它送到狗醫院去求治，但檢查不出生理上任何病態。狗主人想：雪可生理上既然正常，難道心理上有病麼？但從來沒有聽得獸醫中有精神病科的，看來雪可的一生是完了。

後來遇見麥考爾夫人，她是一位訓練狗的專家，她

瞭解狗的心理，辦了一所狗學校。許將雪可收在她的學校裏，讓她來試試看。雪可在麥考爾夫人那裏，住了兩個月之後，幾然改變了。它能和其他的狗一起生活，一同遊戲，從前許多變態的行為都消失了。

據麥考爾夫人說：狗的心靈，和人相似，當它生活得不正常，或是遇到了重大的刺激，心理上也會發生變態。人患了精神病，可以從語言中探知其底蘊，找尋解決的方法。狗却沒有如此容易。美國獸醫協會發表，每年有數千條狗，都因為患精神病而遭重大的損失，假使能有方法醫治精神病的狗，可說是解決了一個重大的問題。

無聲的音波

人類耳鼓所能接受的聲音，祇是聲帶上的一小段，普通是每秒鐘震動二十次的聲波。聲波震動得太慢，聲音低微，當然是不容易聽到。震動太快的聲波，也不能使聽覺感受到。有一種超速度的聲波，每秒鐘震動到兩萬次以上，物極必反，反而成了一種無聲的音波，人類是絲毫感覺不到的。可是這種超速度的音波，却潛藏着龐大的力量。現今科學家已製成了一種器具，使這種龐大的力量能够充分地利用。

這種聲波產生的力，能促進分子的流動，使油和水能够融合，能使一塊銅片在水中發生泡沫。它能破壞細

胞的活力，使一只豚鼠的耳朵漸趨萎縮。一瓶威士忌酒，經過了超速度聲波的透射，可以相等於一年的陳酒。可以用來消毒牛乳和分解牛乳中的脂肪。超速度聲波的力量雖然很大，但却不能透過一只溼的雞蛋壳。一個人握了一團很柔軟的棉花，若經過超速度聲波透過後，棉花立刻會燃燒起來。（見圖）

超速度聲波的利用，現在還在實驗室中試驗研究的階段，必定會有成功的一天，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希望它能成為動力的泉源，而不像原子能那樣作為殺人的利器才好。

蚯蚓畜養場

美國的黎孟一家，是以飼養蚯蚓發跡的。大家都知道蚯蚓是益蟲，對於農作物有極大的幫助。經過蚯蚓食後再排洩出來的泥土，含有豐富的硝酸鹽、磷酸和碳酸礫，都是農作物最需要的肥料。黎孟先生獨具慧眼，嘗試飼養蚯蚓，經數年之經營，那家蚯蚓行居然營業鼎盛，黎孟也靠了蚯蚓大發其財了。



促進蚯蚓交配，增加產卵，再用卵來孵化蚯蚓。一箱一箱的卵，舖上泥土樹葉以後，貯藏在地下室中，隨時還用稀的糖汁餵它。經過了三十天孵化以後，卵子就變為蚯蚓了。每一箱中有三千條蚯蚓，那些都是蚯蚓畜養場的優良出品。現今黎孟孵化的蚯蚓，暢銷美國全境，加拿大、非洲各地，也有很大的交易。這種最普遍的小動物，却因此遐邇聞名。

據黎孟說，他園中有一顆蘋果樹，還祇有五歲，去年已經結了十八只美麗的蘋果，那就是蚯蚓所施的技巧，用蚯蚓的排洩物充肥料而得到的收穫。普通的情形，蘋果樹非到十五年是不會結實的。因此蚯蚓的排洩物在黎孟看來如同珍寶一般，那也是蚯蚓行中的副產物。

• 誌雜大三 •

秋 春

福 幸

點 西

版出社報書球環
(售均攤報局書)

黎孟開始時到田野中去掘蚯蚓來飼養，後來進一步

國信銀行

舉辦
一週
特種
定期
存款

辦理
商業
銀行
一切
業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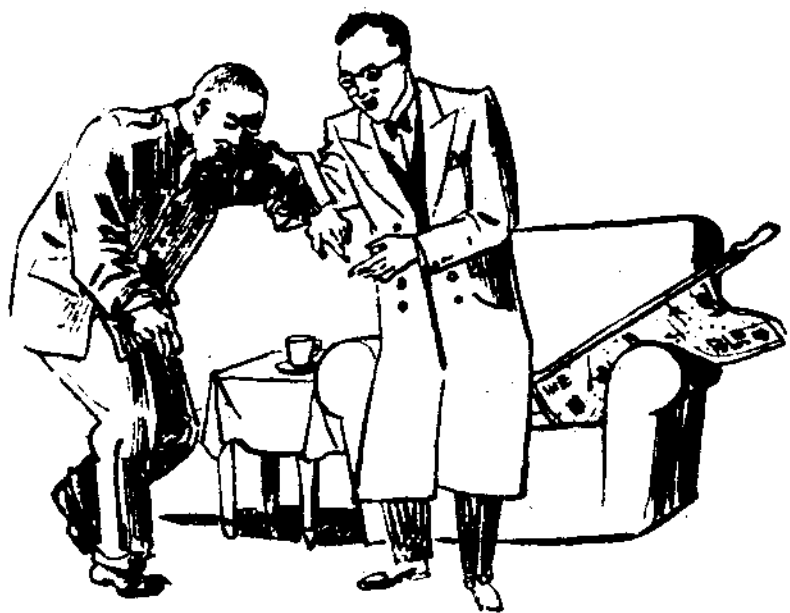
(總線) 六九三二九 (話電)

號二二四路口漢海上 (址地)

在死亡的邊緣上

蕭 羣·文
董天野·圖

一個外科醫師的手記



有一天，

我正看完門診

回到休息室裏

打算看一回報

，一個着灰布

棉襖褲的壯年

人站到我身前

，他的出現極其突然，我一點沒留意他是什麼時候走進

這個屋子裏的。

他楞頭楞腦地說：

「大夫，您一晌好啊！」

我把報擱起，這人的面孔非常熟習，但一時我却想

不起在什麼地方看見過，我仔細地端詳着他，我想從記

憶中搜索一個影子，但這種努力顯然是失敗的，我完全

記不起他是怎樣一個人。

他或許看我挺不自然的樣子，於是自我介紹地說：

「您忘記我了？我就是那個在這裏割過肛門的病人

。」

他又惟恐我想不起來，附帶加說：

「我就是睡在那個東邊房間裏的，您不記得？我整

整在床上哼了十好幾天。」

從他的自白裏我想起確是有過那麼個人，那會還是

夏天。一個着一襲破制服的軍人走到我的門診室裏，他

劈頭就說：

「大夫，您救救我吧！」

說着他就要跪下來向我叩頭，一個看樣子頂結實的

傢伙，而且又是軍人，我心裏暗暗地想，一個這樣的人

在平時一定是够叱咤一世的，然而現在他却是一個陌生

者的面前低下頭，顯得像羔羊似地那麼軟弱。

我扶起他說：

「你好好說吧！如果我能幫你一點忙，我一定會盡

我所有的力量的。」

他接着告訴我他所遭受到的：

「您不會想到的；這些日子我實在太痛苦了，我整

日整宿地疼得不能安眠，這個病說起來發作還不到一年，起初就是大便感覺困難，我心想不礙的，再說一個像我這樣吃糧的老粗，連雜合麵還吃不飽，還那有餘錢治病？於是就給攔下來了。但情形越來越糟，本來大便還能像細條似地擠出來，而到後來簡直沒法下來了。就是勉強能擠出一點，也是那種又黏又稠像膠樣的東西，您想人如果光吃而不大便怎成？爲着免除痛苦，於是我祇有少吃東西，這結果很明顯，我的身體越來越軟弱，人也越來越瘦……」

我聽着他的自白，我直覺地覺得，他可能得的是一種直腸癌瘤，這種病發作的情形，多半與他所說的故事相近，這種病人我們看見的不少，但治療的結果也很令人不滿意，或者簡直說很失敗的。

我簡單地檢查一回，然後我說：

「你也許生的是一種瘤子，什麼性質我現在不敢同你說，你需要住院，我們得詳細檢查，然後我可以同你說究竟該怎麼治療。」

他躊躇一陣，哀憐地向我問：

「大夫，您看我這病還能治好麼？」

「同你說，現在我不能答覆你，不過照我看，或許要來得麻煩點。」

他表示爲難地說：

「不瞞您大夫笑話，治病委實是治不起，您想要有錢還會就誤到今兒個？您大夫能不能行個方便，給想個

簡單法子，大夫，我就是人窮；但您給我治好病，我決不會忘記您的。」

「像這樣的話語在我是時常聽到的，我表示很麻煩，我直捷了當地說：

「這是沒有法子的，你如果想在您這兒治病，一定得住院，告訴你，我絕不是神仙，也不是變戲法的，我不能吹一口氣讓你的病一下子變好。」

我的說話或許顯得殘酷點，但一天應付許許多多病人，實在沒多餘功夫同一個病人好好解釋，說實話，我的脾氣多少有點變暴躁了。

我接着去忙別的病人去了。他瞧瞧我不愛多講話的神氣，於是用決定的口氣說：

「我回去想法子去，等湊齊了錢，我明兒就來住院。」

我實在並沒留神聽他的話，或者我簡直有點將他忘了。但第二天他却來了，而且帶着一大堆鋪蓋捲，就像上那兒去借宿似地，見了他那土頭土腦樣子，護士也笑了，半開玩笑，半埋怨地說：

「你瞧你這神氣，你難不成不知道醫院裏什麼都預備有現成的，你怎麼不把房子也搬來呀？」

我的病人似乎做錯了一件什麼事似地害羞地說：

「像咱這樣沒見過世面的鄉巴佬那知道這個？不瞞您說，我豈止帶了鋪蓋捲，我還爲吃飯發愁呢。我還說，這裏沒親沒戚的，也沒有人給送飯，要是在醫院裏住

個幾天，不給餓壞才怪。」

他住院了，當天作着一般普通檢查，像驗血球，驗尿，驗大便，這一切在我們醫院裏是照例對於每一個住院的病人都施行的，而且爲着工作的效率，限定必須在十二小時內全部完成。

病者的一般檢查並無若何特異點，他僅是血色素較爲少點，合百分之七十，另外他的體重很輕，才四十幾公斤，據他說，他過去非常健壯，在過去三個月中，他至少減輕三分之一體重。

從第二天起，我們開始對於他的症象施行特殊檢查，像照直腸鏡，取標本，另外用X光作着整個腸胃體系透視並造影。

對於像這樣的病人，施行檢查是頗困難的，他顯然地很不耐煩，他懷疑這些檢查對於他的病症究竟有什麼用處，我得向他左一次右一次解釋，他似懂非懂，說多了，他索性要求：

「大夫您就給我治吧！別三番三次地檢查了，我受不了呀！」

「不成呀，我沒有研究明白時，我沒法下手的。」這樣的話是多半出乎他的理解範疇的，他當初還以爲一進院我馬上就可以同他開刀，於是再過一兩個禮拜，他就會痊愈出院，他實在將我想得太能幹，而我原也是這麼平常的。

又過了一兩天，病理報告回來了，上面寫着鱗狀癌

瘤，而X光照影的結果，也證明直腸下三分之一處有狹窄影像。

於是靠着這些根據，我可以對我的病人下一個診斷，我的結論完全符合我第一次診視他的直覺印象，這種診斷本來是我早就可以料到的，然而於在科學的立場，如其沒有化驗室的論據，那麼它的基礎就顯得非常脆弱似地。

對於這種直腸癌瘤，最普通而也最爲一般人所公認的療法，無疑地仍是外科手術。我們的醫學雖然在過去一二十年間有長足的進展，但對於這種病症，似乎還沒有太多的發現，我們現在所用的方法，像傳統的古老方法一樣，仍是直腸本身截除，另外加做人工糞門，那意思說將癌瘤本身去掉了，另外在腹部從結腸上開一個窟窿，連到肚皮上，作成一個新的肛門，這樣排泄可以不必再從下面走，它的目的是希冀病症不至於再繼續擴展，然而實際上它也無非多一點延長壽命的功用；就說這，也是非常可憐的，普通根據文獻的報告是很少有超過五年的。

做這些手術，還得假說患者並無其他轉移可疑，我們的病人在身體其他各部並無找到其他淋巴腺增大，而他的肺部X光像也並無特異點。

根據我們最後研究結果，於是我將我們需要做的告訴患者，對於癌症之可怕以及什麼人工肛門等等他完全不明白，我用多少淺近的話語重三復四地說，我告訴他

這是一種毒瘤子，不趕快治幾個月之內就會要命的。他弄明白了，沉默了半天，他的臉色是黯淡的。

「不成，大夫，你行個好，我不能這麼做，您說從肚子上拉大便那算什麼呢？那不完完全是個廢人嗎？我寧願死也不能這麼做的，您給想個好法子吧！」

想個什麼法子呢？他這樣的回話實際上是我早就預料到的，不用說像他這樣一個沒知識的人，即使明白點的也不會答應的。本來嘛，在肚子上帶一個肛門，臭氣四溢，這決不是一個普通人所能忍受的，要說服病人接受這種手術實在需要很多的唇舌，我看見過外國雜誌的報告，有好些病人雖然答應了，然而他們以後的日子是悲慘的，好些人因為不能忍受這種酷刑而悄悄地自殺了，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做醫生的祇能將這些利害老實實告訴病人，並且將治療方法說得很清楚，他如其接受自然很好，然而如其不願意，也是沒法勉強的。

我還告訴他：

「這是一種常用的方法，不這麼做是會送命的。」他仍是堅決地搖頭，他的決心是沒法改變的，他的條件是怎麼治都成，但他不希望有一個人工糞門，他說得好。

「我得活着，而且活着像一個人。」

於是我祇得退而求其次，對於直腸癌，外科手術當然不祇這一種方法，像新近美國 Babcock 就一掃過去傳統的作風，他的方法是不用做人工糞門，直接將直腸

連同肛門整個截除，然後將結腸從會陰割拉出，他的方法實際與前人並無多大區別，所不同的不過將人工糞門造在下面而已。這種治療的改進，比較能使患者接受，但它的前提需要病症剛在初發期，我們的患者，嚴格講來是屬於晚期的，所以這種治療效果是頗令人懷疑的：眼前的事情是比較困惑的，他一定堅持不願意第一種手術，那末留下來的祇有考慮這種新法子，他聽了倒是比較高興，他很爽快地答應：

「大夫，這再好沒有，就這麼辦吧！」

當然我做事是不會這麼草率的，我將一切可能發生的事都向他解釋得很清楚，對於癌症的可怖我沒法向他太明顯說出，我當然不能說：「你不用太希望了，你早晚幾年總得死的。」我讓他請他的最近的親戚來，那個實際上不過是他堂房一個哥哥，他在這城市裏是非常孤單的，我向他的堂兄說：

「這不過是一種姑息療法，我給你說，這結果連我自己也不敢估計，可能在半年一年內就會復發，生這種毒瘤子的人，早晚是免不了一死的，你要是同意，我們在一兩天內就開始動手手術，你自己多想想，而且這手術也相當嚴重，一切都可能會發生的，他很可能因手術致死，你們合計合計，別將來後悔。」

他的堂兄，一個老實莊稼人，顯得很為難，他說：

「您說這事情叫我怎辦，他的家裏都不在這裏，我不過是他的一個堂兄，他要是有個三長兩短，我又怎麼

交代，這種事真是套到頭上還沒法不管，他在這裏就我一個親人，我要是不過問，他就得乾着，我要問呢，又怎麼問起？」

他停了一會，於是很不自然地：

「就這麼辦吧！誰叫我是他的親戚呢？我回頭同他

本人商量商量看，明天給您個準回話。」

他嘆息着走了。

明天他一早跑來找我，他幾乎咬定牙關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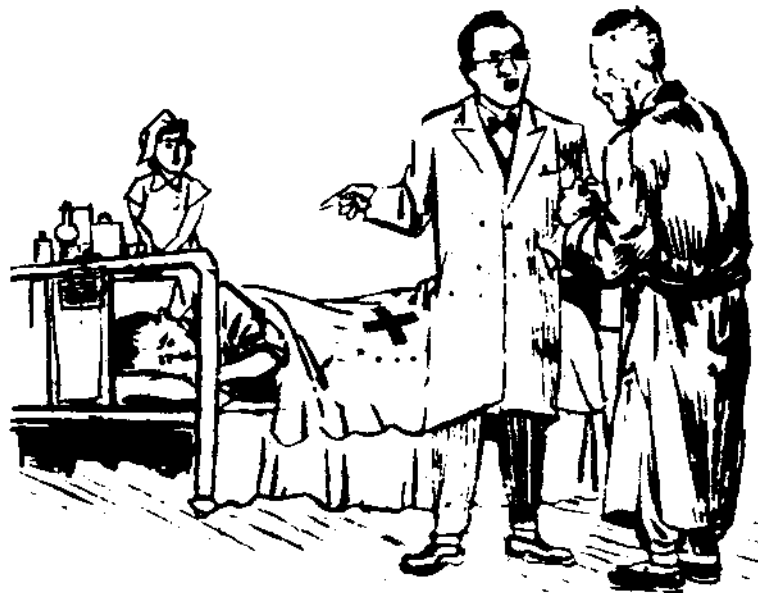
「大夫，一切就照您說的辦吧！這叫碰運氣，要碰得好算好，不然呢，那也是天意。」

他還要求我：

「大夫，您多給仔細點，還有像咱這種指身為業的人，錢多了，實在負擔不起，您給想法少算點，咱往後要是混好了呢，再報答您，咱就是人窮點，可是誰要是對咱好，一輩子也不會忘這份恩德的。」

我給他說：

「我們這種醫院錢不會多要的，至於說仔細，對那個病人都一樣，根本談不上。你想病人的生命在我們掌握裏，我們會還鬧着玩？」



他不再說什麼，他為他的堂弟簽了手術志願書，他並且答應手術那天輸給病人四百C·C血。

我可以看得出，他確是有着太多苦楚，一切正如他說，事情套在頭上，誰叫他是他的堂兄呢？

手術照着預計的日子施行，患者的神情相當自然，他好像一個臨刑前的羔羊，一切都認了，好好壞壞，一切聽命運去安排去，他祇是輕描淡寫的對他堂兄說：

「我這回好像是闖一闖，闖過去呢，我忘不了你這番對我的關心，要是萬一闖不過去呢，你就把屍身收殮起，等有機會時煩人帶到鄉下去。老兄，說實話，我真不願麻煩你，我曉得你一肚子委屈，這一切其實都不關於你的事，可是咱們究竟是同一血統出來的人，看在祖宗的面上，你也給多盡點力，我無論是死是活，我總會想法報答你的，老兄，我先向你說一聲，謝謝吧！」

他的堂兄將臉轉過去，多善良的老實人，他的眼睛裏簡直要流出淚水來呢，他的聲音是發顫的。

「老弟，說這些幹什麼呢，好好安心吧！咱們一家子人，在家裏尚且得你拉着我，我拉着你，更何況在外面？你什麼都不用說了，老天爺是有眼的，老天爺會保

佑你好好痊愈，好得像過去一樣。」

病人又向我說：

「大夫，這下辛苦您了，我什麼都不說了，煩你多上着點心吧！」

病人給担到手術間去了，經過氣管醚麻醉後，病人完全安靜下來了，他睡得很穩，像在做一個悠長的夢。

手術在嚴肅的空氣下進行着，想像的困難是完全遭遇到了，病人的直腸下端有二吋光景完全被瘤質佔據着，周圍的腸細膜上是無數的淋巴腺球轉移，這些與附近的組織都密密黏在一塊，要剝離開來是頗困難的，眼前的景象使我們很悲觀，他的後果是叫人起疑問的，要是嚴格講起來，這甚至是應當歸併到不能截除一類的。

可是我們仍是照着原先計劃做了，先將S形結腸完全剝離，等腹部傷口完全縫合後，再從原有肛門部將下端直腸連同S形結腸一起拉出截除，整個手術一共進行了整整三小時。

病人的手術的經過極端良好，除了頭三天有較高溫度外，整個地說來是相當平穩的，在第五天病人准許進食，而且再過幾天他已經可以照樣從下端排泄，據他自己講，比沒開刀前要鬆快多了，祇是大便時之收縮力量減低了，而且在肛門後端尚有一個傷口，不時排出膿樣的液體。

病人對這結果是相當滿意的，他對於未來希望得太多了，也懂得得太多了，他說：

「大夫，您的手術實在太好了，我老不來，不久我就可以回到隊伍裏，大夫，您不曉得？我吃糧有個十多年了，我從沒幹過錯事，也沒挨過長官的責罰，人家都說，小夥子，好好地幹吧，早晚你會當班長呢。」

就連他的堂兄面孔也是愉快的，他非常高興地說：「這下我總算心上了塊石頭，謝天謝地，他總算好了，這下我總可以放心了，本來嘛，大夫，您想，他要是出了什麼錯，就別提我怎麼向他家裏人說，單說料理後事我也無能為力呀。」

我可沒有那麼樂觀，我的心理是矛盾的，瞧着他們滿足的神氣，我也有理由應當高興的，病人的情形轉佳，這在大夫立場說來當然是件興奮的事，可是我的學識與經驗告訴我那不過是暫時的，我當然不願在他們的熱勁上澆一盆冷水，但我却不得不向他們說實話。

我很鄭重地向他的堂兄說：

「我實在不願太掃你的興，手術以前我會同你說過這種病是沒有什麼希望的，開刀以後我更確定我的話，他的病實在太重了，別說我沒有辦法，世界上再有名的大夫也會束手無策的。他這種病即使照我原先的建議做一個人工糞門也不會有什麼效用的，何況他採用的又不是這種法子？我老實同你講，我還是那句老話，他不會活得太久的，這些話我沒法向他本人說，因為你總是一個近親，所以我不得不把這中間的利害告訴你。」

他聽着似乎很不了解；也難怪，讓他這麼個老粗明瞭那麼多的事實在是够困難的，從他的面孔上，我就可以看出，他也許覺得這大夫太古怪，別人將病人治好了自己誇口還來不及，而他却三番兩次說些不吉利的話，他半信半疑，但他顯然並沒把這些話在心上秤秤重量，他似乎想說：

「管那些呢！反正他現在好就得了，將來？將來再說吧！」

又隔了一個禮拜，他們準備出院了，臨走他們挾着帶來的舖蓋捲來看我，我的病人對我感激的神氣，是從他臉上的表情可以窺出來的，他說了許多感謝的話，這些話叫我聽着難過，我寧願他說些別的，他愈對我感激，就愈叫我羞愧，對於眼前的人，我祇有感覺悲哀，而這種悲哀又非他人所能了解的。

我交代他：

「你目前雖然覺得好多了，可是病症是會得隨時復發的。我希望你出院以後仍舊能來我們這裏放射學科作X光深部治療，這樣會對你多多少少有點幫助的。」

我並且左一次右一次叮囑他：

「還有，我希望你能時常上我這兒檢查，兩個禮拜也行，一個月也行，可千萬別不來，你即使自己有事不能來，我也希望你能與我們保持一種通信的聯繫。」

這是我們一貫的工作態度，一個病人出院後，我們的治療並非完畢，我們有義務仍舊同他維持一種聯繫。

病人的結果好當然好，即使不滿意，也可以讓我們知道，那末在我們整個統計上我們可以看出我們的治療方針那點需要改善，那點值得自我檢討，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我們一向認為這種工作是很重要的，或者它的重要性並不少於我們對病人的本身治療。

他一切都答應了，他說得好：

「大夫，您實在太關心了，我一定來，我就是不好，我也會來，我會告訴我那點不合適。」

而實際上怎麼呢？他從來沒來過，他也沒有給過我任何信件，我可以想像得出，他根本並未接受X光深部治療，我的話他也會早就從耳朵裏滑掉的。

現在他却忽然來了，我算了一算，差不多離他出院正好有四個月，瞧他那神氣，我曉得他一定不太好，像他這種人，非等病魔纏得他不能忍受時，他是絕不會來的。

「怎麼樣？還好嗎？」

我明知這樣的話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但我依然問。我的話勾起他無限辛酸，他的臉色是黯淡的。

「大夫，您就別提起了，簡直不行得厲害呢！我出院後其實好了沒到兩個月，以後就慢慢不行了，我當初離開醫院時，我滿心想這下可除根了，誰曉得好日子竟那麼短，這會犯得也太快，其初我也想着不要緊的，但慢慢大便又變得困難起來了，而且痛得利害，這一兩個月以來，我過的簡直不是人過的日子，我整日整夜地痛

着，有時我想我這下准沒有救了，大夫，您說我還有辦法嗎？」

他的自白已經爲他的病症說得清清楚楚，他確是復發了，而且簡直有點出乎我的意料，復發得那麼快。

「你爲什麼一直不來呢！」

「大夫，您那會曉得呢？我到隊部上去了哪，我們隊上說的，要是兩月不到差的話，就給革了。」

「可是你當初答應過我的呀！」

他紅着臉。

「而且當初我還囑咐你讓你施行X光治療，你也親口答應過的。」

「我的錢上實在沒有法子呀。」

他的臉更紅了。

我曉得我的責備是殘酷的也是多餘的，但處在這種境地，我又能做什麼呢？我想如其他照我所囑咐的辦，至少情形不會這麼壞的，他也許可以讓生命多延長些日子。

我爲他作了一次詳細檢查，肛門的探視證明瘤子又完全長起來，而且他鼠蹊兩邊也長滿了大大小小的淋巴球，事實上宣佈他完全沒救了。

「瘤子確是再犯了，不瞞你說，現在我也沒有什麼辦法。」

他央求着說。

「大夫，您看現在就再沒有法子可想，譬如做一個

人工肛門什麼的。」

他的話確是令我有點生氣，這種人真是沒法子，他現在能够接受，爲什麼當初不能爽快快快答應呢？

我祇是無表情地回答：

「現在不成了。」

「爲什麼呢？」

「不是時候。」

「那末依大夫看：再沒有別的法子了。」

「你現在可以回家養着，多吃點好的，愛怎麼玩就玩玩吧！」

我又能說些什麼呢？我幾乎很明顯地宣佈了他的死刑。

我還同他說：

「我希望見見你的堂兄，我想同他談談。」

他快快地走了。

隔上幾天，他又來了，他的神情更沮喪，他是獨自來的，走路顯得很吃力，好像隨時都會跌倒似地。

他一進來就朝我辦公室的椅子上坐下。

我心裏很難過。

「你的堂兄沒來？」

他搖搖頭。

他沉思着，忽然他睜大他那佈滿血絲的眼睛，狠狠地敲着我：

「大夫，您說我一點沒有辦法了？」

「嗯。」

「那末當初您爲什麼要同我開刀呢！」

「站在大夫的立場，能够盡一點力仍是願意盡一點力的。」

「您不是開壞了？」

他的臉忽然板下來。

我沒想到他會這麼問的，一下子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我多少有點冒火了。

「當初開刀時，我一切都同你說得明明白白的。」

「可是您並沒有說完全絕望？」

「我同你的堂兄完全提過的，我對他說，你這種病根本沒有希望，早晚總是沒治的。」

「他從來沒有向我提起過。」

「我以爲他會向你暗示的。」

他忽然笑起來，好像對一個纏繞好久不能解答的問題忽地恍然大悟似地，他笑得很難看，在我看，他的笑就好像一根根利刃向我刺着。

「大夫，您一定動怒了吧？我實在不該這麼問你的，我不過同您逗個玩笑，從我生病那天起，我就看你們對我的態度不太自然，沒有一個人肯明明白白告訴我究竟是什麼回事。我向人問，人總說不礙事，好好養着吧！對於您，我應當很了解，作爲一個大夫，當然沒法向病人說出絕望的話來，我也原諒我的堂兄，他待我實在太好了，這樣的話讓他那麼一個老實的莊稼人確是沒法

啓口的。請寬恕我，大夫，我完全相信您，您的治法及手術是使我佩服的，但人的命不全是操在大夫手裏的，天下的病有能治的，有不能治的，我一點不錯怪您。本來嘛，要是天老爺說不行，誰也沒法抗拒的。現在好了，我得到一句明白的話了，您剛才已經說過，我是完全沒希望了，這幾個月來我所要問的就是這句話，而我現在居然得到了。」

我把頭垂下來，我的腦子裏很亂，我簡直不敢正視他一眼。他慢慢地燃上一支煙捲，又遞給我一支，很從容地：

「大夫，您抽煙嗎？煙質是不大好，但還可以抽抽。」

我搖着頭。

他悠閑地噓着煙，接着說：

「老實說，死我倒並不怕，這些日子的罪也折磨得我够苦了，我早就希冀死的，死了一切乾淨了，一切也就完了，我活着也太年輕，大夫，您說不是嗎？我才廿八歲，三十歲還不到呢？唉！短命鬼，我個人死了其實倒沒什麼關係，可是真對不起家裏人，讓活着的人流眼淚更是叫人傷心的事，我非但有個老娘，還有一個妻子，她才二十來歲的娘兒們，以後讓她怎麼辦呢？」

我沉默着。

隔了一晌，他忽然將聲音逼低：

「大夫，我求您……」

說有一種睡覺藥吃多了就不會再醒來的，我跑了多少家藥房，但沒有人肯賣給我，他們一定要大夫的簽字，大夫，這點務必請您幫點忙吧！您讓我痛痛快快地死去，我這次打算回家看看，我多少年沒回家了，我要看看我幼年生長的地方都是些什麼樣子，我更要為我老娘同妻子想個辦法，然後等一切都料理停當了，我會悄悄走出來，悄悄地結束我一生的。」

還有什麼話更能讓人感動呢？這問題實在太複雜了，我不會解決的，世界上也沒有人能解決的。

我是一個大夫，然而對他我完全無能為力。

而且我當着他面宣告了他的死刑。

我搖着頭，我將臉垂得更低了。

「大夫，你一點不肯給幫忙？」

「請你多原諒，我實在不能給你幫什麼忙，你還是

走吧！」

他吃力地欠起身，他再朝我望了一眼，然而我在躲避着他。

他歎息着，聲音長久在空氣裏震盪着。

他走了，他以後沒再來。

「一個可憐的人。」

每逢我想起他時，我的心裏就長久鬱結着，他現在怎麼樣了？我無從知道。可能，他已經離開這個煩惱的世界了吧？

——六月十八日，作於天津。

美靈登有限公司

(印刷部)

承	書	彩	賬	規	出	交	約
接	報	色	冊	模	品	貨	期
印	雜	畫	簿	宏	精	迅	不
件	誌	報	據	大	良	速	誤

地址 上海香港路一一七號 電話 一五六三至五

海·市·勞·生·錄

眉子

喝血之徒

昨夜本想寫些東西。喝了幾口酒，根根骨頭發軟，勢如大廈將傾，難以支持，就此爬上眠牀，躲進睡鄉，結束了一天生活，不死而如死矣。邇來嗜酒愈甚，貪得很，却又弱得很；小飲輒醉，醉則必睡，天大的事情，也擱下了。平生少所歡娛，聊以自娛者，惟「杜康」耳。李白云：「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楹。」說的太灑脫了，余則惟期把自己弄得昏昏沉沉，在糊裏糊塗之中，好像什麼都不放在心上，如釋重負一般輕快，視爲麻醉藥劑的代用品而已。「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這種「打相打」式的飲酒，人家說是豪放，余以爲近乎土匪行徑；土匪者，大將軍的前身，皇帝老子的未成形的雛體也。上馬殺人，下馬飲酒，何必喝酒，喝血可耳。

七月十六日。

暮天晴雨

今天總算是晴了。三四日來，每日晚歸，每歸

遇雨，老天爺找定了我這個「無車階級」開玩笑，簡直該打屁股。只恨沒有那麼長一根毛竹板子，揀不着老天爺的屁股，只得罷了。數日來雨勢或緩或急，有似作癩，興之暴如楚霸王，衰之速如李闖王，雨未過而天已青，霞已豔而雨未歇，真合了天有不測風雲那句老話。則亦有可賞者也。急雨狂瀉之晚，如天河倒翻，世界有頃刻陸沉之虞；忽然雨過天晴，陽光朗照，一張哭臉，突然變成了甜蜜笑容，流波送盼，情韻無限。余行於破敗失修之路間，凹陷處積水作小型池塘貌，水深不過一二寸，却有波平如鏡觀，竟留天上暮霞倒影。夕陽萬分不甘寂寞，作色興奮若狂，豔麗中夾雜悽慘意味，如徐娘自傷遲暮，捨命賣俏，看去不無淫蕩之感矣。霞彩佈空，半天濃豔欲瀉，急雨新晴，一切景象如洗，異於常日也。路面猶留餘溼，水潦中倒映雲霞豔影，畫意躍然，視見於天際者更富魅力，別有一種新奇的感覺，俯仰之間，悅目尤甚焉。若非破路，不得此上下交映美趣，夕陽無限好，猶難好得如此狂蕩無比耳。又一晚，大雨後細雨不絕，雨細如毛，輕飄如柳絮之舞，而夕陽已不能忍。



無限之意出現。晴光耀滂，溼雲浮移，暮雨夕陽，同時並作，細雨中映入陽光，雨姿軟膩慵懶，陽光中佈入雨氣，光色柔順滋潤，又晴又雨，嬌好中雜入頑劣成分，又是不平常景趣。余獨行復興中路，將及英士路處，只見陽光從路畔之一邊，越屋脊照又向一邊。人行道之一列洋梧桐樹上端，幹長枝短葉闊，只有上半叢之葉，感受陽光，餘則爲屋脊所障，不能感光，有黯然神傷意。陽光映及之房屋樹葉部份之前，細雨形態，十分清楚，餘則不甚可辨，雨太細而光較弱，遂模糊也。余身高不及樹高三分之一，全身都是陽光照射所不及，在視覺上不覺行於雨中，惟細雨撲面，陣陣生涼，在感覺上十分清快耳。

七月十八日。

大票出世誌喜

大小各日報，同時揭載「大票」出世消息；票面最高法幣五百萬元。這一大，從十萬一直大到五百萬，着實「努力」，看來物價之大，這一遭跟不上幣值了，跟不上就是物價低落，小百姓過好日子時候遭遭終究等着了。喜上心頭，弄弄筆頭，否則成了「這種日子，嘛哈話頭」矣。大票大票，你且聽了：「大票節節高，都說不得了。其實尊駕來，大家早料到。伸頭是一刀，縮頭也一刀。反正是

一刀，討些什麼饒。大也何嘗大，兩張影戲票。大餅和油條，不過五十套。去買白錫包，湊不滿十包。庸人多自擾，嚷着太大了。窮人不開眼，說話欠思考，膽敢不歡迎，混賬王八羔！」

七月十九日。

賣長鏡

陰曆初一月半賣長鏡，爲上海街巷風光特色之一，他處似甚少見。日前夜歸早，聞巷中呼賣長鏡聲。家人曰：「哦，又是月半了！」探首窗外，向上一望，果然一輪明月，姿容皎潔，已經爬過了對面人家的屋脊高高一段。屋脊甚低，月上仍未高也。默默作想：「今夜倒是好月亮」。長鏡云云，就是焚化媚鬼的紙鏡。叫賣者以婦人女子爲多，十九作本地口音，聲調似一脈師承，輕重疾徐，差不了多少。一串串長鏡，整齊地懸挂在一根長長的竹竿上，作縱式跨肩平擱，慢步而行，紙鏡微微飄動，亦成定型。遠遠望去，有如一條蜈蚣，懶懶地作着蜿蜒姿態，覺得有點怕人。雖是見於鬧市中，形態還是相當蕭瑟，呼聲還是相當淒冷，與市容市聲之其他方面，都不能調和；彷彿果有鬼物憑附者也。夜靜境冷，不見其形，只聞其聲時，尤有鬼氣森然之感。

七月二十二日。



都市惡聲

好長一段時間以來，常日沉陷於「暴音」的困壓中。一隻耳朵邊是機器聲，一隻耳朵邊是街車聲。與耳相去，都不過二三丈距離。聽之不已，頭腦欲裂。此種聲音的襲擊，勢如連續不斷的機關槍炸彈大砲，一齊圍攻，既不能退縮，又不能建築防禦工事，以兩隻耳朵容積之小，如何裝得進這麼許多噪劣枯暴的聲音？而暴音之來，不管你受得了受不了，只知道向你耳朵裏攆，攆得進要攆，攆不進也要攆，真像要攆破了耳朵，脹碎了腦壳，才肯罷休。遇到「惡客」，略為應接，已不有趣；若置身無數惡客深密包圍之中，復一齊囉哩不休，其無趣與可惱，可說是罄竹難書者矣。特別是巨型的重載卡車與那些常年奔喪的漂亮小汽車，來去不絕，輪胎滾動，地震屋動，喇叭狂鳴，更是「放他媽的陳年狗臭屁」，響徹雲霄，好像他媽讓人強姦得要死而大喊「救命」，尤屬惡客之中的惡客，為耳邊各種聲音中之最不堪承教者，聽着只怨自己不該生着兩隻耳朵而已。都市生活，花花綠綠，熱熱鬧鬧，受得住或許是「開心」的，受不住就「倒霉」透了頂！

七月二十四日。

聽董芷苓『紡棉花』

聽女伶董芷苓「紡棉花」。此種玩笑戲，也得有些小聰明，偶然貼演，無傷大雅，視作絕技，列為壓卷名作，賢者不為也。亦男伶所辦不到者耳。董伶模仿平劇四大名旦外，又一人兼唱「二進宮」三角，旁及北平大鼓，河南墜子，廣東歌曲等，配角男伶劉煥崑，間以紹興高調，揚州戲曲，愈覺南腔北調，耳不暇接。加上喝采鼓掌之聲擾成雜亂的一團，的確非常熱鬧。看戲聽戲，近乎玩笑，但多少有些藝術上欣賞的作用在內。惟「紡棉花」一劇，胡鬧以外無所有，不成品格。伶人身份，只是「小的在這裏伺候你老人家了」而已。董芷苓學某伶時，怪腔怪調，刻劃得醜態畢露；某伶歌唱藝術固然比不了梅蘭芳程硯秋，可是董芷苓在歌唱方面，與「好」亦有相當距離，如此無情地糟蹋人家，未免有傷忠厚耳！此人十年前到過南京姚家巷南京大戲院與鬚生趙韻聲同台。某君約觀其劇，曰：「這個孩子是北平女學生，是票友下海，你看怎麼樣？」當時覺其楚楚可憐，不意經若干年風塵歷練，脫胎換骨，似乎變了一個人了。

七月二十四日。

平劇

平劇命運的程途，如說有一百里，已走到了九十九里，快要「撞壁」了。子象「龍香」由易



魚淡，看看一大碗，嘗嘗滋味不像那麼一回事了。平劇以淺俗打倒崑劇，事實上還是承襲崑劇的餘緒。時代一變再變，變得平劇也快站不住脚。若無「紡棉花」「盜魂鈴」「戲迷傳」「十八扯」那些「胡調」戲，以及竊取電影話劇手法的「機關佈景連台本戲」湊湊熱鬧，擁有之觀衆，恐只留着抱殘守闕的一羣，比較上寥若晨星矣。

七月二十四日。

水的猖獗

連日報載長江水位增高消息。王雪塵兄與李浮生兄去牯嶺，數日前有信到上海，謂登岸進九江市，已假舟楫。今日報載，南京北郊燕子磯，市街亦成港汊，若干田疇，淪爲澤國，秋收無望矣。抗戰初年，長江水位亦高，余經武穴登岸，市街間架木橋鋪木板，作人行道，郵筒在水中只露出一小段，如人之淹沒全身，僅留頭上一帽未滅；市樓以木梯上下，樓下滿室是水，廚房水深齊腰面，且有錢蓋飄浮於水面者。市街地勢較高處，水勢較弱，店舖猶可以舖面營業，武穴傘店特多，紙傘以紅色爲多，紅油紙傘成羣倒懸舖內，作色炎豔欲燃，情趣甚佳。當時九江輪埠亦已上水，惟溢於江邊，未漲及市區耳。漢口江邊已築隄，隄內無水也。後若干年，余離重慶，止於江西將二年。山洪衝瀉時，贛江

於一夜間可狂漲數尺。嘗在泰和渡江，舟人失顧，舟身如箭猛滴，眼看就要撞上已爲大水衝毀之橋樑，不是船底向天人落水底，至少得給激流冲到南昌去投入敵人懷抱，實屬險不容髮。幸舟人用手攀住橋樑，始免於難。又嘗在贛州東門外傍江而行，濁流汹涌，輒見上流冲毀浮馳而下之物，瞬息間隨水同逝，江面不見一舟。又在江山時將去衢州，狂雨數日，江水怒漲，兩小時借友人張傘到江邊看水，滔滔滾滾，狂吟長嘯，友人曰：「你現在能够坐船去衢州，比汽車快得多了。」

七月二十六日。

虹橋路第一號

翡翠谷

GREEN VALLEY

• 店飯園花 •

(應供)

西養 西點 冷飲 熱飲

特設 雅座 午也 下午 可坐 小冷 飲進

★ 景八「翡翠谷」

瑞台踏月 曲院迎涼 雲梯緩步 錦茵散策 玉階虬松 翠屏繁燈 蜜室燃寶 天池浴風

星月微窺 人秀微， 樓台各隱 樹西東。

虹橋路一一九一號 電話29463



珍珠



約翰·史坦培克著
麥耶·譯

三

城鎮像個殖民地動物。它有神經系統，腦袋，肩膀，雙足。一個城鎮與其他城鎮互相分離，所以沒有二個城鎮是一模一樣的。一個城鎮有整個的感情。新聞如何巡迴城鎮，是個不易解答的謎。新聞傳播似乎比小孩子們奔衝報告還要快，比女人們隔着籬笆告訴還要快。

金奴和璜娜以及其他一些漁人們還沒有回到金奴的矮屋，整個城鎮的神經已經跳動着新聞了——金奴發現了世界之珠。喘不過氣來的孩子們還沒有說出話來，他們的母親已經知道了。新聞在矮屋上掃過，像濺沫的波浪一般在城鎮的石塊和水泥之中激盪。新聞傳到在花園裏散步的牧師耳中，在他的眼中，添上了深思的神色，

添上了教堂需要修建的記憶。他想着珍珠價值多少。他又想着他有沒有替金奴的孩子主持過洗禮，或是替他主持過婚禮。新聞傳到店舖主人，他們看看沒有高價賣掉的男子衣服。

新聞傳到醫生耳中，他與一個女病人同坐着，年齡才是她的病，可是她和醫生都不願承認這一點。當他們弄明白金奴是什麼人時，醫生忽然變得又嚴厲又正氣地說：「他是我的病家，我替他的孩子治過瘧子咬。」醫生的肉裏眼掩得又細又小，他想着了巴黎。他想起他住在那裏的房子又大又華麗，跟他同住的死板着脸的女人美麗而又溫和，雖然她不是現在那三個女人。醫生的眼前，看不見那上了年紀的女病人了，他只看見自己坐在巴黎的一家酒館裏，一個侍者在開一瓶酒。

金奴找到了世界之珠。鎮上公事房中坐着的是向漁人收買珍珠的商人。他們坐着珍珠送進來。他們談着，叫着，軟騙着，硬嚇着，直至漁人以最廉價格出售。可是也有個限度，再低他們也不敢，因為有一次，一個漁人在絕望中，索性把珍珠送給教堂了。交易完成之後，這些收珠商獨自坐着，玩賞着珍珠，他們希望這些珍珠真的是屬於自己所有。可惜的是真正收珠商只有一個，他們不過是代表而已，被遣出來，分設辦事處，給漁人們一個競爭的印象。新聞現在傳到了他們的耳中了，他們的眼珠一轉，手指一燙，每人都想到自己的主人不可長靠，總有一日有人來接替自己的位置。於是人都想

到只要有多少資本，便可以重新開展。

各色人等都對金奴發生興趣——那些人不是有東西要想出賣，便是有事告助。金奴找到了世界之珠了。每個人忽然都跟金奴的珍珠有關係了，金奴的珍珠進入了他們每個人的夢中，思慮中，陰謀中，計畫中，前途中，希望中，需要中，性慾中，飢餓中，而只有一個人阻礙在中間，那便是金奴，於是他成了每個人的仇敵。這新聞在城中把黑色的邪惡擾盪起來了；那黑色的沉渣像蠍子，像嗅到食物氣味的飢餓，像愛情被抑制了的孤獨。這個城鎮的毒囊開始製造毒液，城鎮因此腫漲氣喘。

可是金奴和璜娜却一點也不知道這些事。因為他們既興奮又快活，他們以為人人都同享他們的快活。只有璜湯麥斯和亞波夢妮亞是的，還有這個世界。黃昏時分，當太陽落下了半島的山後，沉入到外海中去時，金奴踮踮在屋裏，璜娜在他的身邊。矮屋裏擠滿了鄰居。金奴手中拿着大珠，手心感到溫暖而有生命。珍珠之歌和家庭之歌混合起來，顯得更悅耳了。鄰居們看着金奴手中的珍珠，他們想着，這樣的好運，會不會降臨到每個人的身上來。

璜湯麥斯蹲在金奴的右手，因為他是金奴的兄弟，他問答，「你成了富翁了，你打算怎麼辦？」

金奴看着珍珠，璜娜低垂着眼皮，她把披巾遮了臉，使別人看不見她的興奮。而在珍珠的光輝中，金奴心中在過去想到的，以為不可能的，現在都出現了。在珍

珠中，他看到璜娜，考瑞蒂托，和他自己一起跪在一個高壇前，他們早已結過婚，現在已有能力付錢了。他輕輕的說道，「我們將在——教堂裏結婚。」

在珍珠中，他看到他們怎樣衣冠整齊——璜娜的披巾是新的，所以很漿硬，她穿的一條新裙，在長裙下面，金奴可以看見，她是穿着鞋子的。他又在珍珠中看到，他自己穿着一套白衣服，拿着一頂新帽子——不是草製的，是很好的黑色氈帽——他也穿着鞋。——不是馬鞍式的，而是拷花的。還有考瑞蒂托穿着一套美國來的藍色水手服，一頂金奴上次在一隻遊艇上看見過的遊艇帽。這些東西都是金奴從光亮的珍珠中看到的，他說：「我們要有新衣服。」

珍珠之歌響起來了，在他的耳中，像鼓聲一番。於是在珍珠的可愛的灰色的面上，出現了金奴要的小東西！一隻魚叉，補償去年遺失的那一隻，桿上要有——一隻環的；還有——他的腦筋跳得不快——一支槍——他既然這麼有錢了，為什麼不呢。金奴看見金奴在珍珠裏了，拿着一支漁却斯特卡手槍，這是最野黨的白日夢，非常愉快。他的嘴唇猶豫地說——「一支槍」他說。「一支槍怎樣？」

障礙是可以被槍來打倒的。這是一種不可能的事，如果他能夠想到，有了槍，整個界限就要爆炸，他可以前衝上去。語云人心不足，你給他一件東西，他要第二件。這話說的很蔑視。不滿足乃是人類的偉大能力，使

他們超越容易滿足的動物。

緊緊地擠着的鄰居們對金奴的野誕的想象點點頭。邊上有一個男人低聲說，「一支槍，他要有一支槍。」

可是珍珠的歌在金奴耳中勝利地響着。璜娜抬起頭來，她的眼因金奴的勇氣和想象而睜大着。界限給踢出去了，他身上有了電力。他在珍珠中看見考瑞蒂托坐在學校的小桌前，正像金奴有一次在學校門前看見的一樣。考瑞蒂托穿着一件上裝，白領頭，一條絲領帶。考瑞蒂托在一張大紙上寫字。金奴有力地看看他的鄰居說。

「我的兒子要到學校裏去，」鄰居們都嚇呆了。璜娜呼吸短促。她眼睛光亮地看着他，又低頭看看懷中的考瑞蒂托，看看這是不是可能的。

可是金奴的臉現出肯定的神色。「我的兒子將要翻開書來讀，我的兒子會寫，知道怎麼寫。我的兒子會知道數目，這些事他會知道，有了他，我們也知道，這樣把我們解放出來。」金奴看見珍珠中他和璜娜蹲在矮屋中的火邊，考瑞蒂托在讀一本大書。金奴道：「這便是珍珠會帶來給我們的。」他一生之中，從來沒有一連氣說這麼許多話。忽然他怕自己的說話了。他把手指遮了珍珠，遮斷了珍珠的光。金奴的懼怕，正如一個男人懼怕不知不覺間說「我願意」一樣。

現在鄰居們知道，他們已目擊一次神奇了。他們知道從今天開始，他們在未來的幾年之中，一直要談論這件事。如果事情過去了，他們會回想當初金奴的眼光，

他說的話，眼中表現的神色，他們會說，「他這人變過。他得到了某種力量。你聽從那時候起，他變成了一個偉人。我是親眼目睹的。」

如果金奴的計畫不能實現，這些鄰居們會說：「他忽然變得瘋了，說了好許多瘋話。上帝保佑我們。是呀！上帝懲罰金奴，因為他反抗既成的事實。你瞧他變得怎麼了。我是當他的理智消失時，便親眼目睹到的。」金奴低頭看看彎着的手，他的敲過鐵門的手指關節已結了疥。

現在暮藹來了。璜娜用披巾把考瑞蒂托縛在胸前，她走到火洞前，從灰爐中掏出一塊煤來，在上面放了一些樹枝，把火煽旺。火光在鄰居們的臉上舞蹈。他們知道應該回去吃飯了，可是他們都不願離開。

黑暗幾乎已經進來了，璜娜的火光，把人影憧憧，照在牆上，這時，他們都耳語傳遞說：「牧師來了，牧師來了。」男人們脫掉了帽子，離門退後幾步，女人們把臉上的披巾整整好，低下了眼睛。金奴和他的兄弟璜湯麥斯站了起來。牧師走了進來了，一個灰色的上了年齡的人，皮膚蒼老，而眼光年青尖銳。他把這些人看作孩子，也像孩子般待他們。

「金奴，」他輕輕地說，「你取這個名字是追隨一個偉大的人——教堂的一個偉大神父。」他像祝福一般地說着。「你的名字，使你的同胞的心甜蜜，沙漠變成綠土，這個你可知道？這是寫在書裏的。」

金奴低頭看看考瑞蒂托垂在璜娜腰邊的頭。他心中想，有一天，這個孩子會知道，書本裏有的是什麼，沒有的的是什麼。金奴腦袋裏的音樂已經消失了，不過輕輕地，慢慢地，早晨的曲調，魔鬼之歌，仇敵的音樂却響起來了，可是那是很微弱的。金奴看看四周的鄰居，要想知道是誰把這音樂帶進來的。

可是牧師又說話了。「我知道，你已經找到一筆大財產，一顆大珍珠。」

金奴張開手掌，舉了起來，牧師給那珍珠的體積和美麗看呆了。半晌才說，「我的孩子，我希望你沒有忘記感謝上帝，是他給予你這種財產，你要祈禱他保護將來。」

金奴呆地點點頭，而璜娜却低聲說道，「神父，我們會。我們現在還要舉行婚禮。金奴說過的。」她看看鄰居，他們都肯定地點點頭。

牧師道：「你們第一個念頭就是個好念頭，我很愉快。上帝保佑你們，我的孩子們。」他轉身走了出去，鄰居們都讓出一條路來。

金奴的手又緊緊地抓住了珍珠，魔鬼之歌還在他耳邊響着，敵對着珍珠之歌，他猜疑地看看四周。

鄰居們紛紛抽身走了，璜娜蹲在火前，把盛沸豆的泥壺放在火上，金奴走到門邊，向外張望。像平常一樣，他嗅到煙火的氣味，看到模糊的星星，感到夜氣的潮溼，於是用手遮了鼻子。那隻瘦狗走了過來，像一面風

吹雨打的殘破的旗，擺蕩着軀體，來迎接他，金奴雖低着頭，却沒有看見。他已打破了界限，走到外面的寒冷和孤獨中。他感到孤獨，沒有保障，那鬥爭的蟋蟀，尖叫的樹蛙，關閉的蟾蜍都似乎傳來了魔鬼的曲調。金奴感到戰慄，把氈子更牢牢的蓋緊了鼻子。他的手中仍握着珍珠，手掌緊握，皮膚感到溫暖和光滑。

他聽見後面璜娜在泥板上拍餅的聲音。金奴感到身後全家的溫暖和安全，家庭之歌從身後傳來，好像小貓嗚嗚的叫聲。可是現在，他已說明了他的將來的情形。計畫像是現實的東西，他是有經驗的。計畫一經決定，實現了以後，便成爲現實，跟其他許多現實一樣——永不會毀壞，不過極易受到打擊。這樣，金奴的將來是真實的，已經建立了起來，而其他力量已開始毀壞它，他知道這一點，所以他準備迎擊。金奴也知道——上帝並不喜歡人類的計畫，上帝不喜歡人類成功，除非出之偶然。他知道，如果一個人以自己的努力，求得成功，上帝便要對他施行報復。於是金奴對計畫害怕起來，可是既決定了一個計畫，他不能毀掉它。爲了迎擊，金奴已準備好硬着頭皮，反抗世界。危險尚未降臨，他的眼，他的心已經預感到了。

他站在門口，看見二個人走近來；其中一個提着一盞燈，照亮了地面，照亮了二個人的腿。他們轉彎走進了金奴屋前的籬笆，走到他的前面。金奴現在看清楚了，一個是醫生，另一個是今天早晨開門的僕人。當金奴

看清來者是誰時，他的手指關節便感到焦痛了。

醫生說道：「你今天早晨來的時候，我不在家。現在，一有空，我第一個便來看你的孩子。」

金奴站在門口，身體擋住了門，他的黑色的眼睛中，升起來憤怒和憎恨，還有恐懼，在他的心中，數百年征服的創痕是刻得深深的。

「孩子幾乎已完全好了。」他簡單地說。

醫生微笑着，可是他的眼睛並不在笑。

他說道：「我的朋友，有的時候蠟子刺有一種奇怪的結果。表面上好像好了，可是忽然——嘖！」他用嘴唇做出爆炸的樣子，顯出毒發的速度，故意提高了醫生用的皮包，使燈光正照在上面，他知道金奴的一個人，相信任何器械。他繼續道，「有時候，要瞎眼，腐腿，駝背的。我的朋友，我知道蠟子咬，我能够醫治。」

金奴感到憤怒，憎恨，又混雜着恐懼。他不知道的，也許醫生知道。他不能貿然忽視醫生的知識。他便像他的同盟一樣，很輕易的掉入了陷阱，除非自己知道書本上的確是這麼說的。他不能以生命或者瑞蒂托的正直來冒險。他退開一步，讓醫生和他的僕人走進茅屋。

璜娜從火邊站起來，退後一步，她用披巾的縐邊，遮了孩子的險。當醫生走到她前面，伸出手來時，她緊抱着孩子，看着金奴，金奴站在火前，火影在他的臉上跳躍。

金奴點點頭，她才讓醫生接過孩子去。

「提起燈來，」醫生說，他的僕人把燈提高，醫生在孩子肩上的傷口上看了一會。他想了一想，又把孩子的眼皮揭起來，看看眼球。當考瑞蒂托掙扎着時，他點點頭。

「正如我所想到的，」他道。「毒進了內部，馬上要發作的。來瞧！」他掙開孩子的眼皮，「瞧，——藍色的。」金奴焦急地看着，的確是藍的。他不知道是不是一直是藍的。他不敢冒險。

醫生的眼睛裏水汪汪的。「我想法把毒驅散。」他說。把孩子遞給金奴。

他從皮包中取出一小瓶白粉，給孩子吃了一些。他再看看孩子的眼球，咬着嘴唇彷彿在思慮。

最後他把孩子交給璜娜，他轉身向金奴說。「我想在一小時內，毒要發作的。這藥也許可以把孩子救出，不過一小時後，我再來。也許我能及時把孩子救出。」

他深深的吸口氣，走了出去，他的僕人提着燈跟在後面。

璜娜把孩子用披巾包好，她又焦急又害怕地看着孩子。金奴走了過來，揭開披巾，也看着孩子。他張開手掌，看見珍珠還在。便走到牆邊，從一隻匣子裏取出一塊毛氈。把珍珠用毛氈包好，再走到屋子角落，在泥地上，用手指掘了一個洞。他把珍珠放在洞裏，又把泥土蓋好，踏平到看不出痕跡。然後他回到璜娜躡着的火邊，看着孩子的臉。

（未完）

包羅德探案

弱女驚魂

姚蘇鳳·譯

英國亞伽莎·克羅絲丹原著

三：意外乎？

從這個時候開始，雙方的談話纔改變了一種聲調，也改變了一種空氣。本來呢，包羅德和白妮始終是背道而馳的。這也難怪，他們的年齡相差得太遠了。他的聲譽和威望簡直對她毫無作用——她當然是屬於新的一代的人，所以她祇知道一些正在風頭上的新人物的名字。因此，包羅德雖然不止一次地給了她以警告，她依然不甚覺得重要。他在她的心上大概祇是一個狀貌滑稽心思複雜的外國老頭子罷了。

然而包羅德却不勝詫異了。首先，他的虛榮心已經受了打擊，因為他一直有着一個「天下之人誰不知道包羅德」的虛信。但是，這裏偏有一個人在他面前公然表示了對他的名字的未嘗前知，豈不使他大感掃興？

無論如何，由於那一枝手槍的失踪之突被發現，形勢遂見轉變。現在，白妮顯然已經停止了她的把一切都視為開玩笑的態度，雖然她對於那一件事情還是保持着一些輕鬆的風格，那可以說是她的原有的習慣了，她本來是慣以輕鬆的風格處理着一切的事情的，但是現在看來，她的態度到底也顯得不同了。

她從櫃子那邊走了回來，在一張沙發的靠手上坐下，沉思地燈額無語。

經過了幾分鐘的靜默，才聽到她說了一句「那是一件怪事」。

包羅德却回頭過來對着我說：「哈斯丁，你可還記得我所向你提出過的那一個小小的意見？我是對的！試想想吧，假使白妮小姐已經在旅館的花園裏被人槍殺了——由於那一條小路上難得有人經過，很可能在出事後幾小時以外才被發現——而她的手邊却遺留下那一支屬於她自己的手槍。那麼，毫無疑問地，那將被猜測為自殺的；而自殺，別人所設想的理由自然永不缺乏，譬如，爲了多愁，爲了可怕的失眠……」

白妮似乎被感動了，顯出些微的不安。

「那是真的，」她說，「我就常常憂愁得要死，每一個朋友都說我有些神經衰弱呢。」

包羅德像是沒有注意她的說話，却繼續發表着他自己的幻想，「所以，自殺的結論簡直是可以被人信服的哩，如果那一支手槍上還給那個兇手故意印上了你的指印，而別人的指印却又一個都不留，判斷爲自殺自然更簡單也更入情入理了。」

「多麼有趣得可怕啊！」白妮說。我真的覺得她好像是可怕地被引起了興趣哩。

包羅德却故作不解地說：「難道不是這樣麼？可是，小姐，你得知道，在這裏，不容許再有更多的興趣哩。是的，以前的四次都失敗了；但誰能說第五次不能是一個成功呢？」

「準備你的柩車吧！」她依然輕鬆地說。

「可是，我們在這裏，我的朋友跟我兩個人祇想消除那些不愉快的東西。」

我對於包羅德所說的「我們」這個字不禁感到愉快，因爲他常常有一個旁若無人的習慣，我的存在就常常被他疏忽着的。

「是的，」我插嘴說，「白妮小姐，你不用着急，我們將保護你。」

「你們是多麼的善意啊，」白妮說，「我覺得全部的事實都是詭奇的，而且，而且太刺激了。」

她在表面上還是保持着她的自得其樂的樣子；可是，我能够從她的眼睛看出她的難以掩蔽的困擾來。

「現在，所該做的第一件事是，」包羅德說，「我們得有個好的商量。」於是，他坐了下來，用一種友誼的態度對她微笑着，「小姐，讓我先問你一個最老套的問題吧，你有沒有仇人呢？」

白妮搖着她的頭，「恐怕不會有吧？」她似乎抱歉地說。

「好極，那麼，那一方面的可能性我們就可以不加考慮了。而現在，就不妨再問一個在偵探小說或偵探影片裏常常提出的問題——假如你不幸而死了，小姐，誰是你的所有的財產或其他利益的繼承者呢？」

「我簡直從來沒有想到過，」白妮說，「無疑地，那個問題是毫無意義的。是的，我在這裏總算還有這樣一處討厭的舊房子，然而，它是早給我全部抵押給別人的了；看來這裏也不見得會發現一個煤礦或一個小說裏所常常提到的寶藏密藏在山石裏面吧？」

「資產抵押給別人了？」

「是的，我不得不抵押掉啊。在六年以前，這裏接連經過了兩次喪事，就接連繳付了兩宗重稅。先是我的祖父

，繼之是我的哥哥——這兩個人一死，我們白氏真的就變得人亡家破，不堪回首了。」

「令尊大人呢？」

「他從大戰後帶着一個殘廢的身體回家來，死在一九一九年。還有我的母親，則我在襁褓中時就失去她了。我從小就是被祖父撫育着的。他老人家很歡喜我，却非常不滿意我的父親，因此，我的父親就把我們兄妹兩人丟了下來而獨自去從軍了。我的哥哥叫求烈，說也奇怪，跟祖父也始終合不上。我敢說祖父原有一種「不重生男重生女」的偏心。他老人家所以歡喜我的理由也就因為我幸而不是一個男孩子；但是，同時，祖父却又說我的個性頗能承繼他自己的精神。」她笑了起來，「他老人家可以算得一個老滑頭，我相信，可是他的運道真的不壞，這裏原有一句老話，說「任何東西只要被他一碰就會變成黃金」，於此可知祖父的手腕了。事實上，他是一個賭徒，贏得真不少，但不幸而終於把他所有的錢完全輸了給別人。所以，當他死下來的時候，全部的遺產便祇贖下了這裏的房屋和土地。當時，我僅十六歲，而求烈哥哥則是二十二歲，我們就共同生活在這裏，但是，求烈哥哥也終於不久以後因覆車而死，於是這個地方就單純地變為我一個人的所有物了。」

「但是，小姐，在你後面，誰是你的最近的親族呢？」

「我的表兄，范西。他是在這個小城裏做律師的。極好也極可敬佩，祇是頭巾氣太重，十分乏味。他常常給我很好的忠告，他還想糾正我的放縱的傾向呢。」

「他為你管理着你的事情麼？」

「假使你要那樣說，也可以說是的。不過我其實沒有什麼事情需要他來管理。他祇曾為我經手了抵押房產的事，並且還代我把前面的那間小屋租給了別人。」

「唔！那間小屋。我正要問起它呢。它是出租了的？」

「是的，是出租給一家澳洲人的，我知道他們姓柯，極熱心，克勤克儉，歡喜自己種些菜蔬或瓜豆，所以他們常常驚心於我的從未利用着我的自己的大好的園地，而他們倒「得其所哉」了。事實上，他們對於我也許可以說是一種麻煩——至少那男主人是我所憎厭的，他說話太多，嘴上親暱過分。他的太太則是個殘廢的可憐人，一天到晚躺在床上。不過，那一切自然跟我不相干；他們是我的房客，不欠房租，我就值得歡喜了。」

「他們在這裏住了多久？」

「快要半年了。」

包羅德點着頭，我發現他似乎有些「心不在焉」。果然，他接着就又回頭過去重新提出了那個表兄的問題，「我想起來了，」他說，「我要問你，你的那位表兄是「姑表」呢還是「姨表」呢？」

「姨表啊，我的母親就姓范。」

「那麼，除了那一個表兄以外，你還有其他的親族麼？」

「在約克郡還有幾個白氏族中的遠房的弟兄姊妹，但事實上在平常時候簡直甚少往來。」

「還有另外的人麼？」

「沒有了。」

「那未免太寂寞了！」

「寂寞？」白妮看了他一眼，茫然地說，「多麼奇怪的設想啊。你得知道，我本來並不一直住在這裏，住在倫敦的時候較多，而這裏却是偶然一來，小住而已。況且，我向來就不歡喜跟那些親族人等混在一起。說老實話，他們只會給你麻煩和騷擾。一個人的獨居生活有趣得多了。」

「小姐，你真是一個現代人，佩服佩服。現在，請告訴我你的身邊的傭役們的情形吧。」

「噢，簡單得很。給我管家的就是你剛才看到的那個愛蘭，她的丈夫也在這裏，算是一個管園人——馬馬虎虎，其實不甚稱職。不過，我給他們的工資也實在少得可憐。祇因為我同意了他們帶着他們自己的兒子來住在這裏，他們也就不以為非了。說起愛蘭，她真是一個好幫手，事無粗細一把抓，尤其在我住在這裏邀集朋友們開着「派對」的時候，更是少她不得。」

「啊！派對！多麼好玩！」

「好玩麼？也許是的！下星期一我就又要來玩一次了。你一定知道，那一天在這裏是一年一度的賽船令節。」

「下星期一——唔，今天是星期六，是的，是的，哈斯丁，那不就是後天的事麼？」

包羅德總算又想起了我，但我沒有回答他。事實上，我正在奇怪着，為什麼白妮小姐不乘便邀我們參加。

然而包羅德却又把問題問到了別處去。「現在，小姐，我已經知道你交游甚廣了；她們都是這種的人麼？譬如，今天中午跟你在一起進餐的那一位女士，是誰呢？」

「噢，她叫費麗黛，可以算得我最要好的朋友。可憐她運道太壞，嫁了一個「嫖賭吹無一不來」的十惡不赦的丈夫。在一年之前她就跟他離婚了，但直到如今還是沒有辦妥法律手續。我一直希望她能够離婚成功而回家。」

謝老的兒子羅吉梅的。」

「羅謝老？就是你剛才提起過的那個倫敦的著名藝術收藏家麼？」

「正是他。他有個獨子名字叫吉梅。有的是用不完的钱。你今天在旅館裏看見了他的漂亮汽車沒有？當然，他是一個猶太人，但決不是別的猶太人那樣的猶太人，他真漂亮，而且愛着費麗黛愛得入了迷，隨時隨地「孟不離焦，焦不離孟」的。他們現在就同住在大華飯店裏，下星期一日的派對裏當然少不了他們一對。」

「那麼，費麗黛女士的原來的丈夫呢？」

「那個混蛋麼？噢！早已滾到不知那裏去了，沒有人知道他究竟在那裏的。難怪費麗黛一直提心吊膽了。你明白，你決不能夠跟一個不知何在的人解除你的婚姻的束縛的。」

「多麼可憐！」包羅德附和着說。

「可憐的費麗黛，」白妮黯然地嘆了一口氣，「她的運道太壞了。本來呢，他跟那個混蛋丈夫已經談好的了，她早已抓住了他的把柄。而他也表示願意走開；可是，簡單地說來，他似乎另有一些壞念頭，而她却沒有及時滿足他；因此，他索性用了那個「把馬兒吊在馬棚裏」的惡計，給她一個永恆的困縛——他從此以後便不知所往了，直到目前也還沒有聽到過他的消息。我說是「惡計」，難道不是？」

「天啊！」我不自禁地叫了一聲。

「你看，我的朋友哈斯丁也受不了了，」包羅德說，「小姐，說老實話，我也覺得那件事情是不可能「不了了之」的。」

「可是我覺得也不必過份地重視，」白妮坦然地說，「誰不知道呢？我就不相信那個混蛋真有什麼花樣玩得出來。不過費麗黛總是留着一個艱難的問題，她簡直不知道應該怎樣解決。」

「是的，是的，總之不是一件好事情。現在，小姐，且讓我請求你談一談周倫中校吧，他也是你的好朋友？」

「他是我的老朋友，從小就相識……唔，是的，少說點也總有五年以上的交誼了。他是一個很好的軍人，我必需說。」

「看來他希望你能够跟他結婚吧——是不是？」

「噢！你怎知道？」白妮並不羞怯，却有些驚喜，「的確，他向我暗示過好幾次了。」

「可是，你至今還沒有允許他？」

「我們結了婚又有什麼好處呢？兩個人都是窮光蛋，而他的態度也實在太老派了；況且，年齡又相去了好一段。」

她這一席話，不禁使我驚訝着她的過分的坦白。

「噢，請原諒我，小姐，」包羅德說，「我談得太遠了。現在，請再把你所遭遇的那幾次意外之事詳細地說個明白吧。先說那一個突然落下來的畫框，好不好？」

「它已經給我重新掛起來了，祇是換了一根新的掛索。假使你願意的話，你不妨親自去察看一下。」

於是，她在前面領導着我們走進了她的臥室裏去。那一個「問題的畫框」的中心是一張油畫，框子又硬又重，直接地掛在牀頭的牆上。

包羅德低低地說了一聲「小姐，你允許我的」以後，馬上脫下了他的鞋子，站到了牀上去。他仔細地驗看着那個畫框和那條掛索，並且估計了一下畫框的重量。然後，帶着一種很有禮貌的笑容走下床來。

「那麼重的畫框落在一個人的頭上誠然不是一件小事情。小姐，我且問你，以前斷了的那根掛索是不是也跟現在換上去的一根一樣的呢？」

「都是金屬線，不過舊的那一根比較地細一些。現在這一根是我爲了謹慎而特別挑選得較粗較堅的。」

「那是不言而喻的。唔，小姐，還有，你查驗過那一根舊掛索的斷裂處麼，是不是磨損了的？」

「我想，一定是磨損了的；不過我並沒有特別的注意它。我爲什麼要去注意它呢？」

「是的是的，那當然是不會特別注意的。不過，現在我倒想看一看那根舊掛索，現在可還保留着麼？」

「它本來是留在畫框上的。我想一定是那個跟我換上新掛索的工人把它丟掉了。」

「可惜可惜。我就無法證明了呢。」

「證明什麼啊？難道你還不相信它是一次偶然的意外之事？我敢斷言它不可能有什麼特殊的意義的。」

「也許是一次偶然的意外，可是我却不敢斷言。無論如何，你的汽車的引擎的損壞總不能說是偶然的意外吧？還有那山頂上滾落下來的大石頭呢？小姐，可否也帶我到那裏去看一下？」

白妮立即應允了。她就領着我們走出去，越過了花園，而到達了那邊的小山的頂上。大海就在小山脚下，一條不整齊的小徑在騷亂的山石的面上的蜿蜒而下。白妮把當時落石的地點和情形指點給我們看了，包羅德一邊思索一邊點頭，最後才問着說：

「從山頂通向你的花園有多少條不同的路徑呢？」

「一條是通向大門的，得經過那個小屋；另一條是通向那作爲小販們的人口的側門的，在那邊的山徑的半路；第三條是轉入一條十分曲折的小徑的，從那裏可以走下大華飯店前面的海灘；此外，還有那一條通過那邊的一道籬笆的缺口處而直達大華飯店的花園裏去的捷徑，那就是我常常走的一條路，今天早晨也走過了。」

包羅德却又把話題說向別處了。我不能不奇怪，他爲什麼變得那麼顛顛倒倒毫無秩序？現在，他突然地問着：「你的那個花匠常在那裏工作的呢？」

「他老是喜歡在廚房外的園地上跟別人擺龍門陣，或者他就在草地上閑坐着，直等到有人經過他時才動手把草地修翦一下。」

「那是在你的屋子的那一邊？」

「是的。」

「如此說來，假使有人走上山頂來推下一塊石頭，他多半是不會注意到的了？」

這時候才使我明白了包羅德的用意；但白妮却第二次的不以爲然了，她回答着說：

「難道你真的以爲那塊石頭是有人推它下來的麼？我不相信，我總覺得那樣的設想是多餘的。」

包羅德一本正經地又把那顆子彈從他的衣袋裏拿了出來，「小姐，那總不能說是多餘的吧？」他說。

「一定有個瘋狂的人在這裏，」白妮固執地回答。

「也許是的。這倒是茶餘酒後的閑話的好材料——是不是所有的犯罪者們都是瘋狂的人呢？是的，在他們的腦子裏，可能有些不正常的組織的；不過，那是醫生們的事。而對於我，我却有不同的工作去做着，因爲我所首先考慮的人是無辜者而不是犯罪者，是被害者而不是殺人者。從現在的事說來，小姐，我們考慮的也祇是你，而不是你的那個不知名的敵人啊。你年青美麗，祇知道陽光多明亮，世界多愉快，祇知道你的面前有美滿的生命和美滿的愛情，真值得我羨慕，所以更值得我考慮。小姐，現在請再告訴我，以你的那兩位朋友，費麗黛和羅吉梅是什麼時候來了聖羅的？」

「費麗黛是昨天來的，她本來跟另外幾個朋友在托維斯城玩着；羅吉梅大概早就來了，我相信。」

「還有周倫中校是幾時來的呢？」

「他本來住在丹文堡，他自己開着他的汽車，想着要來就來了，沒有一定的；不過，多半是在周末罷了。」

包羅德點點頭。我們就開始走回海角小築去了。在路上，起初是大家都沉默的，但包羅德終於又突然地發出了問話。

「小姐，你有沒有任何一個可以信賴的朋友？」

「費麗黛就是。」

「除開了費麗黛呢？」

「噢，我想不出；不過，我想，我是有的。但是，你爲什麼要這樣問呢？」

因爲我想你應該去找一個可以信賴的人來住在一起——立刻去找來。」

「噢！」白妮顯得受到了較多的感動，她想了一下才回答着說，「可以信賴的人還有一個，是的，我想美琪是可以找來的。」

「誰是美琪呢？」

「就是住在約克郡的一個族妹。他們在那邊有一個大家庭，大多數人在平時都跟我很少往來，但美琪却是惟一的例外。她跟我年齡相若，對我很有好感，在每年夏天我總去邀她到我家裏來小住一些時候的。雖然，她實在不是一個有趣的人物——祇是一個純潔天真的少女，連服裝和髮樣也不甚關心——所以在今年我就沒有去邀她來了。」

「單看她跟你的關係，堂姊妹，就是最好也沒有的了。而且，如你所說，那樣的一位小姐實在恰合我的意思。我希望你能够立刻把她邀來，你會需要她的。」

「那也好，」白妮想了一下以後回答着說，「反正她自己也一定喜歡到這裏來的。我可以發個電報去。不過，也說不定她早已去參加了什麼「夏令少女營」或「暑期家事講習會」。祇要她還在家裏，她當然會得來的。但是，包羅德先生，你究竟以爲我需要她來做什麼呢？」

「你能够讓她跟你住在同一間臥室裏麼？」

「當然不成問題。」

「她會不會想到你的那樣一個要求有些不合情理呢？」

「噢！她決不會，我可以說她根本不會「想」什麼，她是一個勤於實行的人，譬如，教會裏的工作，學校裏的服務，她做起來簡直從來沒有一點倦怠。」

「什麼時候她可以來了呢，如果她能來的話？」

「我可以打電報去邀她下星期一來。」

「爲什麼不就邀她明天來呢？」

「我好意思叫她去趕那擠得可怕的星期日的火車麼？假如我的電報說得那樣急切，她也許會當我死亡了的；那不好，還是請她星期一來妥當些。不過，我還是要問你，包羅德先生，在她來了以後，你是不是要把我近來的遭遇的那些意外的事情告訴她呢？」

「小姐，你還是不同意我麼？你的勇氣真是可佩！」

「我想，」白妮隨口回答，「無論如何，我們祇是看法不同而已。」

我不禁又對她的結論發生了一些驚異，甚至於覺得在她的聲音裏的確藏有一些不和諧的氣氛與未宣佈的隱秘。我們終於回到了海角小築的客室裏去。我發現包羅德的眼睛立即看向了留在沙發上的那一份他所讀過的報紙，他一走進來就向着沙發指點了那一份報紙而問着說：

「小姐，這個小城裏祇有那一份周报麼？」

「是的，祇此一家。但是，不已經够了麼？我從來不認真地讀着報紙的，我簡直很討厭那些新聞。不過，這裏有報紙，總得定一份。事實上，我至多不過看一看潮汐漲落的報告而已；在報上，每星期都有這種材料的。」

包羅德點着頭。於是，大家似乎又無話可說了。但在白妮剛坐下時，包羅德却又走過了她身邊去，坐在靠近她的一張椅子上，恭敬地問着說：

「小姐，你會否立過了遺囑呢？」（譯者註：在外國，一個作爲家主的人，尤其是持有財富的人，常常是老早就立好遺囑的，決非特殊的近情理的問題也。）

「是的，我有了，半年以前就立好了的，恰在我的OP之前。」

「OP？什麼OP？」

我想，我也不懂這個字的意思。

「OPERATION（開刀手術）啊，割掉我的盲腸，別人都說我應該照例立好我的遺囑的，我也就那樣做了。」

「遺囑上有些什麼規定的條件呢？」

「我寫着，這個海角小築給與表兄范西，而除此以外的不值一笑的小東西則給與我的好友費麗黛——事實上，

恐怕也不過是空話了，還債也不一定是够呢。」

包羅德茫然地點着頭，站了起來，「現在，我要告辭了。」他溫和地說，「再見吧，小姐，請自己當心！」

「當心什麼？」白妮問着。

「你是個聰明人，還用說麼？不過，我也實在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誰能够說得出呢？總而言之，小姐，請相信我，在幾天以後，我總會給你一個明確的答案的。」

「那麼，在這以前，看來我該當心着一切的災禍——毒藥，炸彈，槍彈，汽車的翻身，刀或斧，乃至那些紅櫻的野蠻人所常用的塗着毒液的利箭了，」白妮油滑地說了一串。

「小姐，這時候，我倒希望你少些勇氣了。」包羅德嚴肅地說。然後，他走向了門口。

「噢，我幾乎忘記了，」他又站住了，回頭過來說，「那個收藏家羅謝老先生要收買令祖父的那張畫像時出價多少呢？」

白妮顯出了詫異的表情，但簡單地回答着說，「五十鎊。」

「唉！五十鎊之鉅！」包羅德一邊說，一邊抬起頭來向着高掛在牆上的那一幅畫像裏的老年人的黯黑的面孔談擊地行了一個注目禮。

白妮說：「不過，我告訴你，我完全沒有把它出賣的意思。」

「當然，」包羅德深思地說，「當然，我知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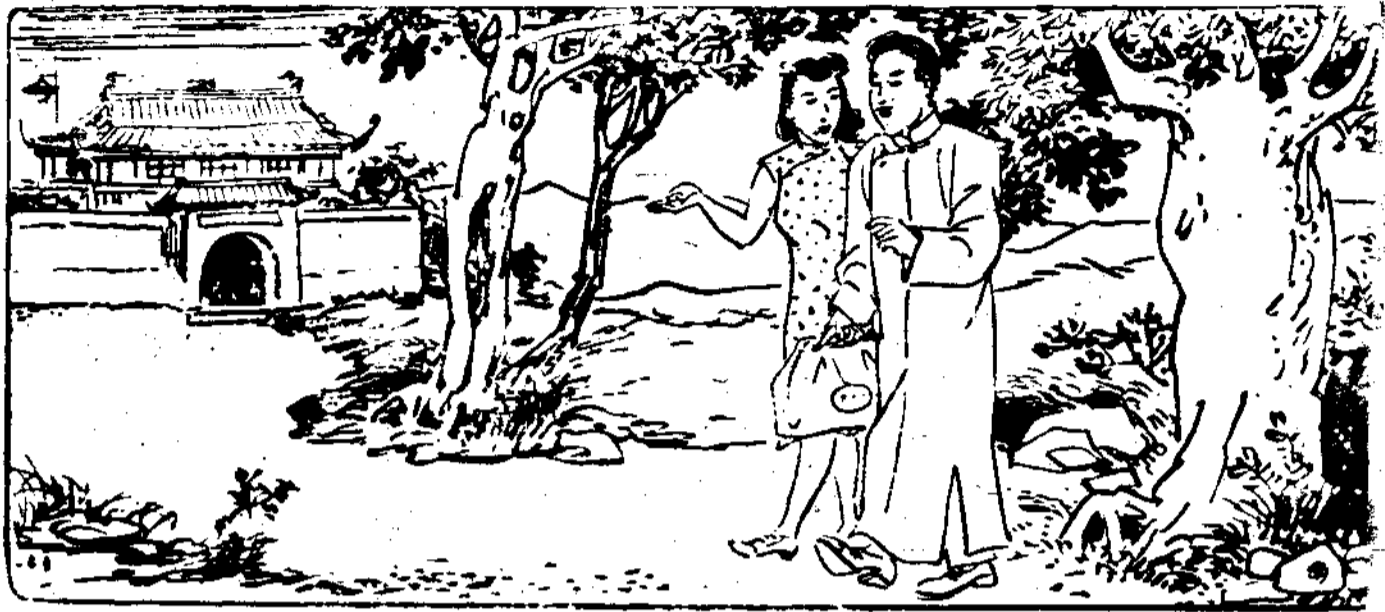
九種維他命 九種礦物鹽 縮肝精 十九種維他命 原松製劑

九九維他

補品 至寶

健身 補品

紅美亞藥房 全國藥房均有出售



長篇倉作

七彩船

章茵·文
邵綺芬·圖

「不要緊，」吳永從容地說，「馬車傾覆的事情是不常有的，也可以說是不允許的，尤其是走到像這裏一面靠着大河的地方。你想，御車的馬夫沒有本領克服這個危險嗎？據我看來，他並不會比我們倆有更大的冒險精神。」

我一邊聽他說，一邊注意着那頭馬的動態，它儘着掙扎，好像它要想回過頭來看看我們的模樣。這就未免奇怪了，既然我們都不是牛頭，它又何必要想把它的馬嘴向着我們呢？

「假使這傢伙，」我伸手指着馬夫的背影，回答吳永，「他個預備跟我們開這麼一次玩笑呢？」

「那也沒有什麼多大的關係，至多讓河水浸透了衣服，我相信我敢担保你的安全的。」

「對不起，這種並沒人在需要你表演落水救人的——個緊張恐怖鏡頭。」

「但是我也並不存心想試試我對於意外危險的發生，究竟有多麼大的應付能力。你看，它不又在向前跑了嗎？」

於是我放心地舒了一口氣，並且對他提議：「停一會我們回去的時



候，最好別再走這一條路了。

雖然我不再就憂着會有什麼意外發生，然而我已經覺得受累不堪。我拉起衣襟上的手帕，慢慢地拭着額上和頸上的汗。

等一會我們回來的時候，叫車子本來就沒有這麼方便，我想，我們索性叫一隻小船，走水路也好。

我對他點點頭，不再說什麼。因為我需要靜靜地享受一路上的風。漸漸地我感到有些倦怠了，我便緊靠着車墊，閉上了眼睛，領略這近於兒時躺在搖籃裏的那種顛簸的況味。

不知道經過了多少分鐘，也不知道經過了多少路程，在恍忽迷離之中，吳永忽然推推我的肩膀：「張開你的眼睛來看看吧！」

我移動了一下身體，讓背部和車墊之間有一點空隙，可以給風吹一吹涼。同時我張開眼睛，向着前面看去。

前面是一片翠綠的原野，只有車子所走着於這條大路，是黃色與灰色的融和，它嵌在這一片翠綠中間，恰和給畫上上的一般。

「這有什麼好看的？」我問。「在鄉間，大概總是這個樣子的景色——遠處有一抹青山，近處有一叢二叢的樹木，其餘便是一片綠綠的禾本科植物。」

「不錯。不過我希望你能够想一想，假使在這一條又長又闊的大路上，有一個長長的行列在進行的話。」

「那是一個什麼行列呢？」

「我希望你能够想一想。」

「我想不到！」

「那是一個啓發我對於繪畫發生趣味的行列！」

「囉，那倒是有意義的！爲什麼你從來不曾對我講過啊？」

「我一直保守着這個秘密，現在，你可以知道那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了！」

「然而這個秘密還沒有給我揭露呢！」



「快了快了，只有幾分鐘的時間了！」

給他這麼一說，我又興奮起來了。掠着給風吹了的鬢髮，看看天，又看看路，我突然說：

「我猜到了——是不是春天裏迎神賽會的行列？」

「對！對！」他驚奇地嚷着，「怎麼給你一猜便猜到了？」

我笑着說：「因為除掉迎神賽會的一個行列是又長而又充滿着各種奇怪的色調之外，還有什麼行列能够啓發你的作畫的天才的？」

「你真聰明！」

「不見得，倒是你纔是一個怪人呢！」

「你說我酷愛迎神賽會的熱鬧嗎？」

我笑笑。

「你別忘記了那是我正在童年啊！那時候，我還不會滿十歲。」

「真是一個孩子！」

「並且還是一個苦孩子！現在，我當然不再喜歡迎神賽會的行列了。不過我無論如何總不會忘記它，它給我的印象太深，而且也是值得去加以回憶和紀念的。」

「那麼你又何以不想把這印象描在一個長卷上呢？」

「我的確很想這麼做，問題是我的時間太寶貴了。」

「也許你怕畫成之後沒有人會賞識它吧！」

「我根本不想把這種題材的畫，公開給人們看。」

「平心而論，這種題材的畫並不壞，它是對於民間的一種風俗的描繪。譬如有人能够把華盛頓歐文所著的「拊掌錄」中的那篇關於耶誕節的文字，用圖畫來表示古人慶祝耶穌節的情形，不是更足以幫助人家去理解他的文字，而平添不少思古幽情的嗎？」

「你的見解是不錯的，但是我不是一個風俗畫家。對於鄉村中的風俗，像『演劇酬神』，『作集』，新年中的『跳鬼』之類，我都感不到什麼興趣，只有對於賽會是例外。」

「大概那是場面比較偉大的緣故吧！」



「可不是嗎？在大會的前面，是朱紅金字的銜牌，接着是木執事，香亭，錫執事，彩旗，彩傘，燒手臂香的——臂上用利鉤穿進皮肉，下面掛着大大錫爐的燃着的檀香，和一面大銅鑼，一面走，一面還不住地敲鑼。」

「這種玩意兒現在是少見的了！」

「不過龍燈，高蹺，雲車，臺閣等等現在也不多見了。從前，在大會的行列裏，那一樣沒有？最熱鬧的是一路走，一路打的一班演武的傢伙——他們拿着大刀，長槍，三節棍，鎗和鞭，相互作對廝殺。」

「想起來這是有興趣的，可是真個要叫我，我就沒有胃口。」

「雖然看了這驚人的場面，使人容易想到鄉村中發生的械鬥的慘劇，然而我不能不說那是他們對於國技的一點由於愛好所獲得的成績。現在這種玩意兒也一天天地消歇了。鄉村中的人，再不像從前那麼質樸天真。那些無聊的人們，一有空閒，便聚到小茶館裏去賭錢的倒不少呢！」

「你再說下去，大會的行列還有什麼特色沒有？」

「我不相信你不會看見過會。」

「自然，我也曾看見過，但是它給我的印象並不怎麼深刻！」

「我小時候看迎神賽會，差不多覺得行列中的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特色。除掉種種近於雜耍的表演之外，許多端了小凳子，一步一跪拜的人們，也很有趣。那些身穿紅色囚衣，手上帶着銬的假扮的人犯，走在兩個手執鬼頭大刀的劊子手的前面，尤其使我對他們發生異乎尋常的感覺。」

「你有沒有連想到貪官，冤獄，劫法場這一類的事情？」

「那是不可能的，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小孩子……」

「噫！我倒忘記了！」

「到了，準備下車吧！我們將從這裏的一條分歧的小路上走向村莊去。」

他叫馬夫停車，馬夫把繮繩勒住，我們便跳下車來。付過了錢，他提着他的那個旅行皮包，領着我向一座黃色牆壁的廟宇走去。

走到牆陰之下，他放下了他手中的行李，說：



「假使你不反對，讓我們在這裏坐一會吧！」

「這裏那有我們的座位啊？」

他把皮包橫放在地上，指了指說：

「這樣不是可以勉強坐一會的嗎？」

我留神地坐在皮包的一端，他却坐在牆陰的一角。當我不停地瞧着他的臉兒的時候，他却用他的手，撫摩着牆壁。田野裏的風，帶着熱意一陣陣地吹來，使我嗅到一種植物的氣味。

「你在做什麼？」我問。

「我在回憶我兒時在這裏作畫的情形。」

「你說你曾經在這牆壁上作過畫的嗎？」

「正是。這牆壁曾經被我當作過天然的大幅紙張，而地上的泥塊，便是我當時所能夠找到的唯一的畫筆。」

「真是一種奇蹟！」

「可惜年代久了，這牆壁不知道已經經過了幾次的刷新，把我兒時的畫，全給磨滅掉了。否則，我倒可以指點給你看，並且聽聽你的批評。」

「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在你未曾成名之前，你的第一次的創作已經毀滅了！」

「在我們中國，許多價值連城的藝術的結晶，尙且沒有法子保存，何況我的第一次的不成其爲藝術的幼稚作品！」

「但是你也應該爲你自己慶幸——至少這座牆壁總還存留在這裏。」

「就是這一點了，但是我却不敢担保它究竟還有多少年可以存留在這裏？」

「別向消極的方面想！現在我要問你：你在这牆壁上，當初所畫上的的是什麼啊？」

「你還不知道嗎？就是那迎神賽會的行列。」

「啊！那是多麼有趣的一幅畫！」

「而且是長長的一大幅，畫到牆壁的盡頭，我又回過去把它畫在已經畫好了的行列的下面；我記得當時我是躡着身子畫的。」

· 國內唯一研究攝影刊物 ·



中國攝影

月刊



選刊名家傑作

專載研究文字

介紹國外精品

每月舉行比賽

是愛好攝影者

的唯一參考書

已出版八十期

每冊三角七分

.....
各大書店及報攤均有出售

編輯出版：中國攝影出版社

上海（〇〇）郵政信箱第三六六號

總經銷者：華華書報社

上海（〇〇）安慶路三八〇弄一樓


 星宇
 Cosmos

宇
 昌
 牌

雨衣

Guaranteed
 WATER PROOF

式樣最大方
 品質更精美

大昌雨衣服裝廠

上海灘路十四號三零三號 電話二一〇七